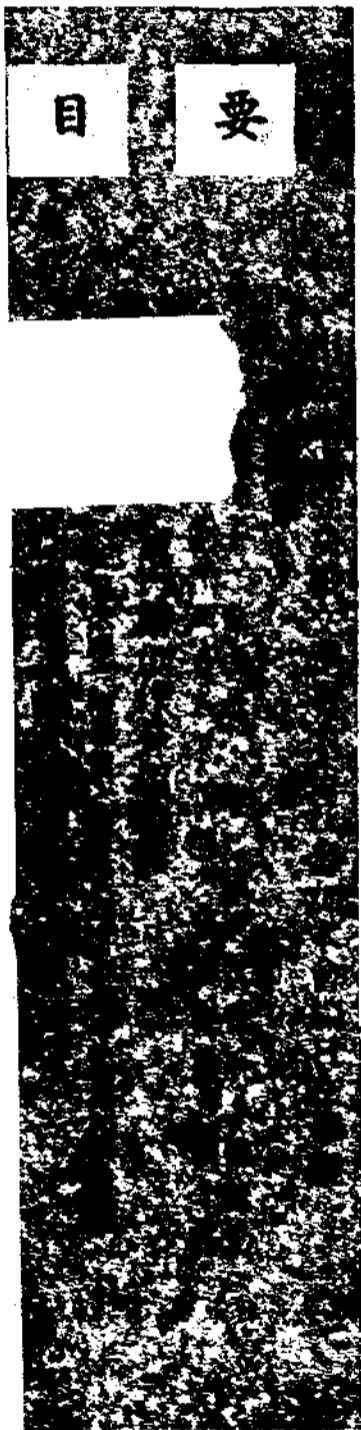


新報 第九卷 第九期

華北

作家月報

第八期



北平中華書局發行

(定價)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八期目錄

(卷頭語)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精神

管翼賢 (一)

中華民國出席大東亞文藝大會代表及本會派遺赴滿日文學觀察團一行行前感談

沈哲先 (三)

沈哲先 (三)

陳綿 (三)

張我軍 (三)

王真夫 (三)

王介人 (三)

謝曉光

有關於此行
到日本去
沈哲先 (四)

通訊

滿洲的文化十年 少 虹 (二七)

最近上海的中日文學界 和田宗 雪雲譯 (一九)

海濱的文化及文人 張金壽 (二〇)

參加增產觀察隊 祝彥成 (七)

視察旅行日記 呂 奇 (五)

晉行散記 祝彥成 (七)

文學研究

由韓文談到火氣 五 知 (二九)

戲劇家張大復作品考 (續)

傅惜華 (三一)

新傳記文學論 莫洛亞原作 趙支武譯 (三四)

日本所編的中國戲劇小說 王古魯 (四〇)

小說

勝任愉快 呈分 (四三)

鄉下的故事 楊鮑 (四六)

(歷史中篇) 圓明園 (完) 白林 (二二)

(啓事) 我的啓事 宣應 (二八)

華北日本作家短篇創作介紹特輯

內海 吉田悅作 (一〇)

歸鄉 清水信作 (一二)

桂花 小清千代子作 瑛譯 (一四)

譯筆

德宏告君 平白 (四九)

故園 一葉 (五〇)

雨夜 紐 華 (五二)

劇本

(五幕劇) 半夜 (三)

陳 綿 (五四)

會報編

本會主辦暑期學術講演記錄之一

兵器與戰爭 譚 偉 (五九)

戲劇雜談 陳 綿 (六〇)

第十三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六三)

會務動向 (七則) (六三)

出版介紹·贈書誌謝 (六四)

會員勸導 (五三)

編輯事務 (五八)

卷頭語

謝曉光

▲第二屆大東亞文藝大會，在大東亞文藝學會於去年十一月舉行，這是全東亞文藝界人士決戰情懷於高潮的一個表現。我們相信於此集中全東亞文藝界的力量，足以鞏固全東亞文藝界結合成一體的

決議錄

▲此次將召開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中的華北代表五人，兩位是本會幹事會的同人，三位是本會的評議員，謂本屆大會中國代表中之華北代表為代表本會出席者，亦無不可。而同時本會派遺之日滿文學觀察團亦決定成行，在大會前完了訪滿日

程而後赴日，因此本會得與友邦諸文藝界作多方面的接觸，尤其得與我們國內各地從事建設與推進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同志們充分的交換意見。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慶幸的。

我們希望於友邦文藝界的是：對我們以建設中國新文學出發而建設大東亞文

學的決意，予以正確的認識及理解，更期待其友誼的支持與援助。同時期待於我們國內各地文藝界同志的是：藉此第二屆大東亞文藝大會，在國外的會合為契機，一教團結，促成我國整個統一的文學團體的實現。我想不僅我個人希望如此，也可說是我們共同的希求。(八月十四日)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精神

管翼賢

今年一月以來，隨着中國參加大東亞戰爭後，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突飛猛晉的開展，在文化上也醞釀着新的運動。過去一般人對文化多持默視的態度，現在也逐漸注意起來，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也是在國家建設和進展中必經的階段。

談起文化，有些人誤認爲只有印在紙張上的東西才是文化，也就從很少的出版物裡觀察文化的動向，這是一個不很正當的看法。文化原是廣大而且抽象的東西，那些印出來的不過是文化的一部。而整個文化實際上就是生活。更確切一點說，是由生活中反映出來的，是生存的方式。文化的高低不同，正是因爲人類生活環境不同的原故。由這裡也可以知道民族國家的健全和生存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整個關聯於文化。文化的重要性正在於此。

在今日作文化工作者。若只注意於空虛的文字是次要的事，根本的一點應該是生活方式的革新。所謂生活方式革新的意義，廣義說來是要對目前的時局有深刻的認識，明白在戰時體制下一個文化人應盡的職任，從而協力大東亞戰爭的完成。同時更要喚起一般民衆的認識，促起他們的覺醒。就狹義說來，要切實革新自身的生活，實踐新國民運動，從過去的頹廢，享樂，浪漫的一切不良習慣裡解脫出來，養成一個健全，實際，儉樸的人。應該遵守現在新國民運動的原則，這也就是現在建設新華北的出發點。

這看來像是屬於政治方面的事，然而實際上就是現在文化運動的意義，以文化改進生活，從文化推動政治，文化人的職責是異常重大，這是應該特別認識的。

至於現在文化運動的精神，簡單說來就是對於東方固有文化的再認識。中國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受歐美思想的流毒很深，現在才開始反過頭來重新認識，東方文化的道義精神的確是非西洋文化所能比。不過，在認識之後需要發揚出來，也就是從理論而証之於實際，這不只是中心思想的確立，同時也和國家生命有重要關係，將來世界的和平基礎必要建立在這種精神上。

總結起來，在現在談文化運動，先都應明白戰時文化的重要性，和根本的精神，然後確立新的生活態度，發揚國民精神完成大東亞建設，所以文化人是負着很大責任的。



中華民國出席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華北代表 及本會派遣赴滿日文學視察團一行行前感談

友情的親近

代表 沈啓无



本人於去年曾出席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認識了日本之文學者的態，真學與熱情。本人非常感動，這次有地重游，與這些熱心誠懇的文學工作者諸位朋友們，作再一度的親近，真感覺欣喜。(談)

出發前的感想

代表 徐白林



素日就想要看一看決戰體制下的日本國民緊張的狀態和戰時下的日本文學運動的躍進情況，此次意外地能以華北代表的資格，參加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實為光榮之至。

此次的大會，正如名稱所示，與去年不同，由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的會名看來，便可立刻知道此次大會的性格了，也即是與其我們要怎樣

感言

代表 陳 綿



想在文學上得到成功，倒不如說是怎樣利用文學，能在大東亞戰爭上得到成功，為其主要目標吧。借此機會，各國各地方的文學者，齊集一堂，相互交際懇談，共議決案之實行，不久即可成爲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一助者，實可期待的。

本次被選爲東京召開之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之中國代表，人感到無上光榮，同時亦感到萬分惶恐。因爲能隨沈啓无，張我

軍，柳龍光，徐白林諸公之後，到友邦都城去參加這樣隆重的大會，實在是極光榮的一件事，然而自問學識經驗，都淺薄得可憐，是否能夠勝任，去以中國代表的資格出席議事，是否能夠有所貢獻而不負各方的期望，這真使我惶恐萬狀。不過現在我國參加聖戰是要與友邦同死生而謀得最後勝利的，凡我國民都應拿出心血來與敵人拚命，但感情地盲目拚命是不會成功的，所以才有這次大會來集合大家的思考，而冷靜地理智地運用我們文學者的精神武器去協助軍事的進展，去奠定勝利的基礎，以謀大東亞共榮的實現。我既是中華民國，自當去做我應做的事，雖然渺小，敢不努力！

出席之辯

代表 張我軍



本人去年曾被選出席於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當時頗感到自己的才力不足以充任代表，所以今年的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祇能不改由才力充沛之士代表前往出席。無奈推辭不開，只好再勉為其難了。自從今年一月九日國民政府參戰以來，中日兩國的國民，

精神上益發接近，感情上益發融洽，為大東亞建設前途著想，實在是可喜的現象。這次的大會，當能使這接近的精神和融洽的感情更加接近，更加融洽。本人不才無力，既覺過分榮幸，復感責任的重大，自當盡最大的努力，追隨其他代表之後以盡責任也。

出席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

代表 柳龍光



以參戰中國一代表資格與友邦及國內各地代表共舉一堂，研討而謀確立大東亞文學之大計，自覺無任欣幸。

我國為爭取獨立與光榮而參戰，實以全國民族赴之，文學者應集中力量，捧獻國家，以果成國民之任務，自不待言。能理解中國參戰之意旨，當能理解代表中國文學者出席此大會之抱負與使命。相信將在此大會上研討而確立之大東亞文學中，必括有中國光榮獨立之文學在。本此信念出席大會，深自警惕與覺悟。

寫在旅日之前

觀察團團長王真夫



自己雖是一個心拙口訥的人，惟對於文學却自信為有若堅誠的信心。這次被列為滿日文學觀察團的一員，將獲得何等收穫歸來，我不敢誇大的暴言，且在個人原也無甚了不起的抱負。若容許我說出自我的期待，我願由觀察彼邦文潮，文運之間的觀感更加強我對於文學的堅誠信心，並磨鍊我未熟的文學的深度。這般說，或許要招惹了自私的猜疑，但請再容我豫辯一句：文學是大眾的，但文學的寫作却是私人的。文學的能得給與大眾以若何影響，要在其寫作者之個人的修養如何。因此，我覺得我的自私的自我期待正是共同的潤益，也將是我獻給文學同道者的可喜的禮物。

我們的試煉期

團員 王介人



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的十年文學生活，一半是在日本，我的第一個詩集，也是在東京刊行的。

我已經和日本闊別五年了，東京的晴朗的天空，常常惹起我的懷戀；這次我又能回到第二故鄉去，心裡的歡悅。真是說也說不盡。

尤其是我們的文學視察團，正趕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我們也被邀參加出席，在歡悅之外，還覺得異常的光榮。

東條首相也說過，現在是一個大的試煉期。

我們文人雖身居後方，然也在體驗着火一般的試煉，在這試煉中消溶的都是糟粕，剩下的都是精華；以個人來說，也是一樣，往日的浮華和奢逸，都已化為朝露，能够剩下的只有質樸和堅實，在這種意義上，我願到決戰體制下的日本去得一些教訓和力量，讓我能够更有自信地走過這火一般的試煉期。

有望於此行

團員 張域寧



中日事變的所以發生，是因爲雙方的認識不足，全面和平的不能實現，也是因爲雙方的認識不足，雙方的認識不足，使使事

中日真正的相知，才是真正相親的前提，不

望於此行 到日本去 行前述感

健全 不過 配製 友邦日 是以文 基，因 對於

是虛偽的，敷衍的，苟且的，現國既已勿論，即日本人士對中國錯誤，如有所謂中國通者，只是及觸，或懂得一點中國話，便自要矯正的觀念，但中國人，對根本不聞不問，更覺難了。

決戰華北的人民是怎樣的生活與奮鬥呢？這消息將要由我們傳達給他們的吧。決戰日本的人民是怎樣的生活與奮鬥呢，一定有許多事可以作我們的借鏡，這也要由我們傳達給我們的人民的吧！

此外，我的最大的歡喜，乃是可以接觸日本的文學的的諸大家，而吸收一些文學的氣息回來。

行前述感

團員 趙今吾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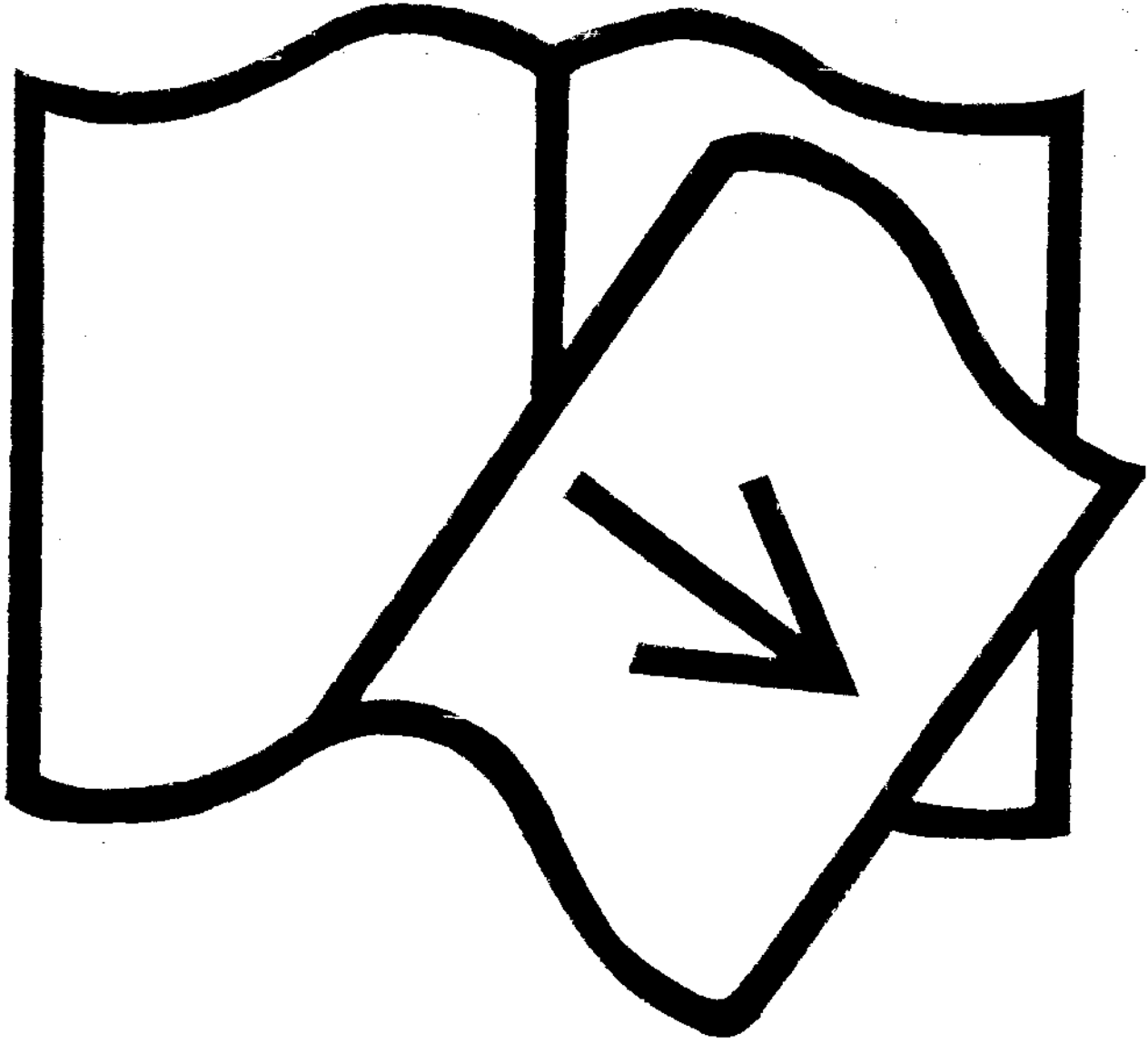
團員 郝慶松

從很久以前我就懷戀着日本那個美麗的國度，這此華北作家協會當局有給於我這樣的機會，我是衷心欣幸的。



際此大東亞決戰必勝的今日，文學報國亦爲各確立之體制重要部門之一，今次華北作家協會，組織滿日文學視察團，考察友邦決戰體制下國民奮鬥之實況，及參戰下文學運動新潮，並參加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進而與大東亞各國作家攜手聯歡，藉文化之交流，增進各友好關係，一行同人，願將華北文化界活力情況，報告友邦文學者同志，同時各國文化事業諸般情況，介紹於國完成文學報國之使命。

從很久以前我就懷戀着日本那個美麗的國度，這此華北作家協會當局有給於我這樣的機會，我是衷心欣幸的。



缺 5 - 6 页

地上乾熱着，河水減少了起來。這條河是人造的河，水蘊原就不大豐富，加以兩岸住民每日飲用，便自然乾枯下來。站在河岸俯瞰，淺淺的河水，混着泥沙，淤縮在河床的中間，黃濁濁的，使人看了，覺得就是用它洗衣服都不可能，怎麼可以飲用了！然而，我們却仍得用它來泡茶喝，用它來洗臉。小時候，常聽老人說出征蒙古時，在沙漠裏喝馬尿來解渴的故事，當時還不大相信，現在雖還沒敢於喝馬尿，却已不敢懷疑那故事了。

歐洲人很喜歡旅行，許多的文學家幾乎同時就是旅行家，讀到他們的遊記時，會使人覺得旅行是件最美麗的事；然而，前後許多次的遊歷，都未能使我充分享受旅中的醞釀味，不單如此，並且還總要帶一些不快的感情歸來，真是無可奈何的事，也許是環境的關係吧。

（筆者即歐陽武德社譯述課長謝慶華北新園協會漢道爲觀察所產報員）。

晉行散記

祝彥威

車中素描（給萍水相逢者畫一個速寫）

從擁擠着人的羣裏，在掙與擠的兩重努力之下，汗流一滴一滴集集成小河渠，從每一毛孔中淌出，那貼着皮膚的內衣，便緊緊黏在身上。好容易到了車廂裡，覺得舒適許多，打開車窗，讓夜風吹進，一連又在

月台上買來幾盒冰激凌，吃過後才趕走了一切躁悶、不安。

「這天氣熱！」說着這樣的話，一位剃光頭穿長衫，登馬靴，極端在觀覺上會給人不論何印象的中年人，便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媽媽的，坐三等車的人，擠得連立腳地方也沒有，這兒倒空着這些。」
像是在同我說話，但眼睛却放在別處，對此我又只好報之以無言，然而

目購這位長衫而光頭的朋友，却也不免世俗的懷着一點憎惡的觀感。

「冰激凌！」高聲的叫着，這位朋友便從車窻間買來了一盒冰激凌，「悠請！」他向我舉一下盛着冰激凌的紙盒，我看看這手裡僅僅一盒的冰激凌，便覺到這真是由於虛偽的習慣而產生的滑稽現象。

很痛快的吃光了手中的冷食，便隨手向地下一丟，我的眼睛很清楚的看見那個紙盒從我放在地上鞋子滾過，殘餘冰汁，便也有些流到鞋面上，可是，這位朋友却隨意地望一下我的鞋子，便也脫下了皮鞋，然後把身體斜下來，躺到座椅上。

「貴姓？」一面吸着煙草，一面似乎是在問着我，然而眼睛却還看着別處。

「姓祝」我只好告訴他。

「我姓王。」

雖然承他好意告訴我，但的確我仍覺得沒有知道的必要。

「我是××縣警察分所長，這次是有位日本憲兵隊長轉動，我送他到北京來的。」一面從紙袋裏掏出「警察手牒」給我看。

實在想不起來對於陸耀的說着這樣話的人應如何答覆才好，便只好由他自己去講。

半晌，他覺出自己的話似乎並不能引起我注意，便悄悄閉上眼睛，在車行的動搖裏，開始去尋找自己的好夢。希望他正在夢着那位「隊長」吧！

太原一瞥

旅途間，車在太行餘脈中穿行，北方山川多雄偉渾然之氣，其雄厚勢魄，與江南的秀媚綺麗，又大相迥異，傍山處居民築土屋櫛比相連，依照地勢外觀頗有層樓臺榭之緻，此景是慣居在大都市裡的人所難得遇目的。沿途飽覽山色，甚得其樂，忘旅途的疲勞。

車抵太原，已經薄暮冥冥。山間有薄霞四起，呈淡紫的顏色，極爲美

麗，有了這樣好背景的小城市，我覺得這城市也是很幸福的。

太原雖是晉省的首市，但城的面積却很小，城垣僅只十里，而居民淳樸，不善欺狡，有良厚之風。

進城後，往訪友人張君，經張君引導至柳巷街之正大飯店，遂遇於彼處，據說該飯店爲太原市唯一無臭虫的客店。果然當夜有極舒適的睡眠，惟該飯店中有很多女侍，亦係變像的「破鞋」吵鬧殊甚，擾人夢寐，與臭虫之擾人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友人問我願否一嚐異味，雖旅行中易生遐想，我也只好拒絕，蓋因這樣一個偌大旅館的若干女侍中，實無一個能當意者。

翌日，由張君領導，在市內閒遊，全市只有兩條大街，比較繁華。其餘都是僻巷，有一大百貨店曰「交易所」，我初以爲是金融交易的場所，聽人解說始知僅是百貨店的改稱，有一醫院，外觀頗似衙署，詢之果然，據說蘇三會審，便在此處，現在還有卷宗可查，可惜沒有餘閒，不然大可探究一下這一代名妓的故事。

夜間，往該市唯一劇場去看「山西梆子」，吵吵嚷嚷。音調很不悅耳，也許因爲語言的差異，始終不會感覺出興趣來，只是在劇院中發現一種現象，便是這裡有許多特殊人物的存在，這些人物入場，不肯買票，已是自然道理，並且在人叢中橫眉立目，說下流話，調戲婦女，行爲舉止，大多不堪寓目，而衣裝整齊，西服馬靴，儼然貴客，經友人解說，知係特務翻譯之流，此等人，利用自己職權來濫作威福，無辜小民，深受其苦。公務員是應該有所福民的，非是禍民的，雖是渺小的存在，但有切實利害於民衆者，是急需要自省和革新的。

太原地勢狹小，無什麼值得記述之處，只是居民誠實不欺，氣候適宜，很可羨慕，其次是爲當地的「過油肉」，鬆嫩香脆，最爲適口。

遊晉詞

晉祠是距離太原約五十里之遠的一個小鎮，是一個風景很好的地方，很幽靜，也很涼爽，夏天去乘涼，倒是很相宜的。

清晨，到長途汽車站乘汽車，其實只是一些 *bus* 來供人乘用而已，定員已經超過了一倍的样子，於是載着乘客就像載着一車豬似的出發，大家擠在一起，腿腳都不能略微舒展一下，汽車路坎坷不平，每一顛簸動盪，則有傾跌之患，我想難民逃難，大約就是這個情景，路上塵埃極多，漫天飛舞，雖僅二小時左右的行程，已經遍身遍體都被灰土蓋上。

抵晉祠鎮時，覺得疲倦已極，小作散步，纔覺舒暢，這是一個很小的集鎮，有土城在四週環繞，頗有風趣，街中有額垣間在商賣之間，由此亦可知這小城，經濟狀況了。

此行的目的，在於一瞻仰道晉祠的名勝，不會在市間逗留，便直赴晉祠，祠甚大，有正殿配殿，佛像雄偉，正殿有水母娘娘像，外廊有金剛護衛，我雖非迷信的人，可是目睹此高大的佛身，亦不覺凜然，自思古人設教愚民，也不是絕對無益的事，蓋我民多愚玩不敏，此正可使其生警惕之念的。

殿的左方，有泉湧出，沿小溪入市鎮，泉水清冽異常，如北京玉泉山一樣。所謂「晉泉」，便是指此而稱的。而晉祠亦是專祀此泉的。

山上爲一些寺僧宿處，門上貼有「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雲封」之句讀之很引起出塵的遐想，自思能够久居此間，無都市中之勾心鬥角之思，耳目清靜，日夜可伴大自然同處，心神俱皆平寧，亦是大快事也。

但，當此烽烟遍地之時，鄉間雖好，恐也是大不易居的了。

小遊片刻即擬搭車回太原，途間穿行過市街，見有衣不蔽體面有菜色的貧民，心神疲馳，溢在形外，狀極可憐。偶遇一當地服務的公務員張君，和他談及，據說這些都是吸「料子」的，若干年來，我國國民受盡鴉片之害，以致國貧民困，而今不能盡絕，反變本加厲，真可浩歎。

赴 瀛 途 中

從太原到瀛安，是要在山間穿行的，途間山巒起伏，加之夕照餘輝，映射峯頂，呈金黃色，美極已極。有牛車緩緩從山間路上走過，車上有村女

穿紅色衣衫，行於麥禾叢中萬綠一紅，景色如畫，苦於不會做詩，雖有滿肚子的詩思，這時也無法表現了。

車中蚊蠅極多，不能入睡，同車一位戴着中士符號的日本軍人，便拿了一捲報紙打着蠅，我覺得無聊便也着他拿一本學在身邊的雜誌打起蒼蠅來。途間，車輛出軌，在一小站處停止約十數小時，山間無物可購食，只好枵腹以待，那個打着蠅的中士，贈給我一枚煮雞卵，這時吃來，倍覺甘美，過於盛饌。

由此可知，世間事並無絕對的好惡，一切都是習慣環境給左右的罷了。

在 晉 南

抵瀛安後，在市間小遊，街道很小，無足勾留，只有兩家咖啡店，可供閒坐，有女侍出應客，年十五六，甚慧，與友人王君談笑甚歡，從王君處知道這女孩亦是北京人，只是談到何以離開家庭的緣故，則默然不語，似頗有隱情。

翌日，拜訪各當地機關，即出發往潞城縣第四區東關村，沿途農作物高可齊肩，適當雨後，一碧萬頃，遇一年五十餘的農民名叫「趙海龍」，談很久，鄉間苦況亦盡知，此非半沙發椅，吃冰激凌的人所能想像到。

午間，吃白水煮麵拌醋，麵中多砂，很難下咽，但一想到，我們的大眾是在如何環境中而生活，則也勉強吃下兩大碗。

歸 來 小 語

匆匆一行，因時間的關係，不曾暢遊晉南，唯在旅中，得見識頗廣，且治安不靖，途中頗歷險阻，幸得無事歸來。閱歷則更增加一層了。且得目睹現實大眾層的生活情況，此在如我輩之小市民中，是很難得的。則此行雖表面無所獲，實亦有所獲了。

(筆者由國民雜誌主編與前文爲筆者王介人同被派爲視察增產導道隊員)

華北日本作家短篇創作介紹特輯

內海 吉田 恍 (王真夫譯)

歸鄉 清水 信 (王介人譯)

桂花 小濱千代子 (梅娘譯)

內海 吉田 恍 王真夫譯

泰子從神戶搭乘的船，是二千噸左右的小而老朽的船。雖然已經過了四月的中旬，但是對於由海面吹來的風仍感到荒寒的泰子們的背後，各自地拿着柳條籠和皮包的男女是碼頭的塵埃似的運轉着。他們的哪一個入底臉，都是在眼臉上浮現着在夜車上的疲勞，被風吹散着凌亂的頭髮，那裏這裡的懷感地望者周遭，或是摸弄着自己底物件。但是時間到了，這入的波流被吸進了船中，在微陰的港空中響徹了送別的首樂。人們在疲勞的臉上換掛了感傷，瘋狂了似地揮着手。

泰子在沒有送別的人的安宴中，靜默地眺望着這些人們的誇張的別離。以多少的冷笑眺望着恐怕直至今天還不曉得別離的禮法的人們底可說是狂態的樣子。今後不得不獨自的生活下去的鐵甲，是早已披掛在她的身上了。

泰子在數年之前結了婚。丈夫是平凡的月作生活者，結婚後未出旬日就奉了公司的命令出差華北了。隨即便在出差中轉爲了在華北的支店辦公。泰子盡力地盼待着丈夫的招喚，但是丈夫却不肯讓妻住居在資土的境域裏，尤其在當時治安也還不穩定的地方。這是丈夫爲泰子的設想，愛情。但是在泰子却未能把這想做了男人的愛前。伊愛着丈夫。伊

想讓丈夫知道因了結婚，女人對於男人是持有着怎樣的信賴之念。伊是拥有着縱然是危險的地方，只要伴隨了丈夫，是甚麼也不會變來的心情。丈夫的父母不願意離開泰子。泰子一含了眼淚，兩親便像訓教頑固的孩子似地說些未知之國的驚異的事，而勸伊忍耐這一二年的短促的時日。但是經過四年了。泰子見了丈夫的弟弟，近頃娶了妻過着平和的朝夕，是不能不感到胸懷冷落的悲哀的。由於家計的關係，泰子和弟弟夫婦以兩親爲中心住在了同一的房宅裡。伊雖是彷彿嫂子似的安然靜穆的度着日子，但做爲二十五歲的妻底心裡是滿懷着對於丈夫的思慕之情。

這時，像叩門似地來了電報。像打倒爲病危的通知而驚怔着的家人似的來了死亡的電報，在二三日之前泰子們還是同看着丈夫的右肩挑上的字體的健康的消息。泰子比較平素還要冷然地聽着父親指示。第一家入是不能不奔喪的。但是父親因爲輕度的中風是沒有手杖便步行困難的。弟弟說要和泰子同行，但伊是反乎伊底素性的頑強的幾近惡意地辭拒了。在當當日，泰子便辦理了手續出離了東京。

被丈夫的同樣迎接者踏足了的地方，在習慣了日本的風物的泰子的眼裏，是極度荒涼的山腹。一而聽說着在超過四十度的熱度下卻沒有冷卻的涼的事，伊已經在籠繞屋中的丈夫的屍臭裏慟哭了。

泰子把燒卻了丈夫底屍骸的煙，像脂粉般的地敷着在身上回了東京來。家人以淚水迎接伊，但是泰子的心有如把四年間的思慕整個放在了那

荒涼的山腹了似地，做着被那悽愴的荒地牽繫着腦後的頭髮般的感覺。丈夫底遺骨雖然是在這裡，然而伊只覺得具有肉體的丈夫仍在那個地方生存着。泰子向父母說明了想再到那個地方去一次的事情。兩親自然是反對了。老人的常識是想要在一言之下抑制了伊底青春的悲哀。這是當然的，憑着幻想而意欲奔赴相識皆無的異鄉的泰子的眼睛確是充滿了血淚無疑，但是泰子並沒有撤收既經說出口的事情。被抑制了長期間的思慕的心，滿懷着憤懣；做爲妻子而未能給他灼熱的唇上撫貼一片寒冰的憤念，在伊底胸中翻湧着。兩親竟疑訝了伊的這樣的熱狂，以爲是有着這等牽惹了伊底心的甚麼東西，存在於那個地方；隨即對於兒媳的這種態度生了憎惡。泰子一面忍受兩親的疑惑的眼光，一面在夢幻般的靈牌前而啼噓了。

這樣的一年過去之後，當然的，以泰子的年青爲理由，再婚之議一點一點地發生了。父母以沒有孩子爲第一條件要把伊送回娘家，由兩親看來，這樣是對於世間的情理；總比沒有丈夫的年青的媳婦放在婆家，在世間的大街上說不通的。泰子彷彿嘆齒地一步也不想離開丈夫底家。對於最初曉示了肉體的驚異的人的那個是鍾情的女人的愛情。伊深知自己倘若離開了丈夫底家一步，也許須得依從娘家的父母的吩咐而再婚。伊不分晝夜地祈禱着丈夫的拯救。

泰子們在暗淡的感情的連續裡，從丈夫的公司裡接到了一紙通知，是關於公司職員中的殉職者的合同慰靈祭，請求做爲遺族而出席的書信。泰子前往出席這事該是誰也不能別有異見的。伊懷了許久沒有遇見的明朗的氣分，而在胸中滾滾地泛起了頂戴着丈夫底姓氏而生活於將來的泉流樣的心情。至少，背負了丈夫底姓氏，與被送歸娘家重返女兒時代的姓氏相比較是令人感到如何的純潔。伊要以不復歸返東京而保持女人的純潔。這也許是被人擊斃的行爲，但是，脫卻世間的樊籠，若能生存之道，伊是想便擇了這條道路走去的。

打開船室底門，有個好像是拭着淚的臉掉轉了過來，隨即無聲地行了禮。是個將有二十一、二歲光景的容貌標緻的女性。他給泰子略舉讓出

些座位而寒暄道：

「諸事要麻煩您，請您關照。」
是從長輩聽來的言語罷，可是夾在悲咽中說出的那聲音卻很圓潤，語尾也是清越的東京的腔調。既然搭乘這隻船，至少也是與泰子同樣地跨過外海去向未知的地方的，但是在有着淚痕的嬌艷的臉頰上絲毫也沒有悲哀的陰影。泰子對於這位女性感到了羨望。伊回復了寒暄，便頹然地倒在自己底床鋪上了。聽着船的動搖，寂寞的幻想泛湧上來。一切都變成白紙奔向背後去了，見得到的只有自己獨行着的道路的白迹。在樓梯走着之間，伊朦朧了。

「喂，喂，開飯了呢。」
「唔，勞駕了。」

漱口理髮之後，兩人相伴地走進飯廳。在開飯之間，二人一點一點的互談起來。年青的女人在天津有丈夫在等着，因此對於這孤獨的船上旅行，是無持無懼的任性地舉措着。見了這花樣鮮艷的身姿和言語和典雅進食的態度，伊自身也似重復選過了曾經有過的新日子一般的心情。男性庇護在女性的後面，是可以這等的使女性美麗而明朗的。泰子是看見了往昔的自己一樣地愉悅了，對這女人感到了愛情。漸次和泰子斷熟而學起等在天津的丈夫的嗜好和聲音的這個女人是宛如鴉鵲樣的天真。連今天會見的人都這樣地教示泰子以生命的振奮，比較起來，至今盡把臉面而暗黑的角落了了泰子自身，實在是浪費生命一般的生

「可是，令堂真就肯讓你自己出來了呢。」
年青女人答復這般說了的泰子道：

「不，母親說今後無論甚麼都要我自己去做呢，母親送我到神戶，我哭了，然而那是因爲母親先哭了的呀。獨自也能旅行，我是很歡樂的。雖然丈夫要到碼頭來迎接，但是我是有着即便運到天津也能獨自去得的自信的。」

這樣說着，做出了彷彿真的有着自信的眼神。這種眼色，是只有生

安堵與愉悅。秦子縱即被問及，也沒有答說伊自身的過去，只是靈笑着。青年的女人也微笑了。

內海的耀眼的島嶼流轉過去了。伊們走到甲板上，齊聲的數着遠近的島嶼。有白鳥飛過時也齊聲地數了，秦子忘記了年歲，久已沉瑟的邊而細俏的眉，也因明朗的海的反射，像處女般的清純了。

內海含着微風，是平和的水色。

作者介紹：吉田悅，某公司職員的太太，燕京文學同人，從年青（雖然現在也還年青；）時候便在東京一面做事一面做爲一個文學少女往文章世界，新潮，以及其他文藝雜誌投稿。在北京已有三年，這篇大概是她在北京最初所寫的短篇小說罷。燕京文學同人

歸鄉

清水信
·王介人譯·

我生在信州的長野，父母慈祥地告訴我說在善光寺的後面還有我們的老家；中學五年的修學旅行時，我會一個人脫開隊伍，從寺院走了出來，但並沒發現它。

——是——所有着大的種子樹的宅子。

只有這樣的一句話，在耳旁微妙地響着，無形中感到了寂寞。這是我直到今天的惟一的一度歸鄉。

每當我和朋友們相談，我復想到：我們的生涯，似乎多是始自關東的大地震，朋友們的最初的追憶，是從那時的某一些深刻的印象開端的。我的記憶，比較晚些，地震以至離鄉，我都不記得了。我是昭和之子，我的記憶是從御大典時起頭，只有那時洋溢在那小城堡的祭典，是離擊地留在我的印象裡面。那以前的朦朧回憶，我彷彿不能相信。所以，我這篇試筆，在我也不是胸中的慰藉而已。

十八歲時所去的善光寺，在眼裏徒然映了一幅掃興的風景，可是這

座廟，自我降生以至離鄉，四年間，却每天給叔母領着經過那裏。這叔母是一個不幸的姑娘，一個天生的嘔子。這個不能說話的姑娘和這個不擅說話的幼童，每天總是在紙袋盛滿了豆兒，大清早便走出家去。在鋪着白的圓石的院中，或松蔭下的石床上，我們終日被鴿子圍着度過了我們的時光。

大約三年前，由於偶然的機會，忽然想要寫一下自傳；當這不逞之念迷着我的時候，我相信在我只有這鴿子撲翼聲確是昔日的記憶，便從那兒寫了起來；但那多半仍舊是錯覺吧，我未能繼續寫下去。

二十歲的夏天，我戀了愛，少女是住在離開我的城鎮約有五軒的海邊。我乘自行車去會她，會着時總是約她到海邊去。當我在無人的寂寞的海上游泳時，少女便把兩頰埋在青草裡望着我。從海裏出來，我也並不和少女說話。親近的朋友們嘲笑我們，說我們像狗一樣，然而我們是十分清潔的。在這少女家裡，養着八隻鴿子，有一次，我要回去，她教我候着，我便跨着自行車等她，她把其中的一隻托在臂上走來，推到我的胸前。

——戀回去之後，甚麼都可以，給我幾句話……

我便把溫暖肉感，憐愛地緊抱在腕裡，在鄉間的路上急急走去。回來我馬上寫了信，寫了我一直沒說的一句話，把它和花草一同扎在鴿子的腳上，那時挾在我的跨間的白鴿的咕咕的啼聲，使我感到了痛楚的知愁。鴿子一直飛騰起來，向東方跑了去，我凝望着牠走了後的深遠的青空，我充分地使自己湧起了幼時的記憶。這少女在翌年不幸地結婚了，生了小孩。

我是在大正九年的十一月誕生的，長野的街上正落着雪，雪在堆着。腹痛的母親，叫開了窗子，山地的寒夜的冷氣，森森地流入了屋內。這一夜，在這被埋的天空上終夜揚着花炮。我歡喜幼時的這段故事，我曾幾度讓母親說它。

——那夜的花炮中，最大而最美的一個揚起了時，你就降生了。從樓上的窗子看了這情景的年青的母親的感動的美，我絕不疑惑。

後來常常當我對於母親感到些許無禮的疑惑時，我便想起這段話來，而重又回到原來的愛情裏去，遮了嚴寒的夜空，映照一會兒四方的白雪，然後美麗地消遺了火花的花炮底美，應該是我的生誕的美吧。也將繼續省問我的一生：何以不如那瞬間的情景！

火花般的美，一直光燃着，高高地，輝煌地……

！同時，短短的！

母親每次都是附加這樣的話，然後叱怨我似地寂然一笑，停止她的說述。

從那天起，大約我們的參拜善光寺，是不斷地繼續着的。大我兩歲的姐姐，也許參加着的。每天我們吃光了紙袋裏的豆兒就回家去。

大地震的時候，聽說躍在腳登上面響着大壁鐘的螺旋的外祖父，被第一個震動從堯上翻落下來，弄了一個坐墩兒。

像追在外祖母身後而故去的可愛的外祖父，在我也沒有記憶。中學時代，被父母迫着跪在佛堂裡，在那裏，我總是一面聽說妹妹們的念經的聲音，一面深深凝望着這沒有直接的血統連繫的外祖父母的照片。少年時我有着執愛的照片畫報，是重重的，一個人都拿不起來的豪華的東西，其中刊着許多大地震的照片，現在却想不起來了。

只有燒過的大場的天幕中龍立着的
今上陛下的威姿，西鄉隆盛的銅像上面貼着的鏡子貼，以及兒童們從長長的地塹上面跳過去的場面，還模糊的記憶着。母親關於祖父母這一點回憶，已經成了難以忘却的存在了。

不久，我和父母一同別了長野，回到了直到十九歲的奉天也沒有離開過的伊勢的外祖父母的家。在火車裡，聽說我是個很不聽話的孩子。到了外祖父母的家裡之後，也常常說要回自己的家而哭起來，難爲了家裡的人們，姐姐和哥哥，成了鄰人們一致贊嘆的對象，說他倆是有禮貌的好孩子。我呢，聽說總是那麼垂頭喪氣的，永遠不和新的家庭熟識。不久，我所敬愛的不幸的叔母，只在照應我們的處女時代中終結了她的短短的一生，那時的消毒藥的氣味現在我還可以嗅到。這對於他人完全

是唾子的叔母，只有我們也可以和她自由的談話。這叔母的惹人懷戀的叱語以及那幅彷彿憐憫地說着「這個可恨的男孩子」似的面孔——倘再想着這面孔，我只要做些小小的惡做劇，再回過頭去頑皮一笑，就可以了：她是會蘇生的啊！

十八歲時，我才開始到降生的地方去旅行，我有好幾天每夜不能入睡。

長野在我的腦中映成了殺風景的街城。像匹飢饉的猿似的我曾想要從這城裡貪掠一些甚麼，那時我的少年時代已經開始垂暮，我從車站一直而善光寺的路上走去，我沒有生出任何的追憶和感慨，只大張着兩眼和大家一同踽踽走着。離開大家，跑到廟後，一個人呆立着時，我從母親說給我的回憶的話裡所造成的對這街城的異常執愛底本質，方才被我瞭解了。同時，同樣的經驗，其後我也屢屢味到：例如對於女人，友人，對於社會，國民們……

我們只參拜了善光寺，就急急邁上了東行之途，東京對於我們，也是初次。我已經不悲哀了我對於幼年時代沒有一點記憶了。我也不自慚我對於幼年時代會一直抱着深深愛情了。並且無疑地我初次在己身中能夠深信某些東西了。我不再想看長野的街城了。回到家去被父母姊妹圍繞着時，我也只在笑着。

！我的家，沒看見啊。

我們的火車，在初春的茫漠的霧氣濛濛的輕井澤的高原上馳行着。清冷的霧滴，從車窗吹入，流過我的面頰，染濃了剛開始咬着的蘋果的赤膚，飄走了。

我的睫毛上，不知何時，那並非眼淚的水珠，是麗也閃耀着了，它在我的眼裡，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幾次地雲着我的眼睛。

作者介紹：清水信是北京日本文學者之團體「燕京文學」之同人中最年輕的一人。本年二十四歲，明治大學文藝科出身，在本年八月，被日本文學報刊會選為派遣北京大學留學生，開始功讀中國文學，著作有「明曜平帳」等。

桂花

小濱千代子
梅娘譯

從姑姑底屋裡告辭出來，修二穿過過道，邁進盡頭的那一間屋子的時候，在臨着院子敞着長玻璃窗的廊上，阿佐姑娘正在縫活計，聽見了脚步声，她轉過臉兒來。

「呀！修二哥，您什麼時候來的呀！」

笑臉，搖擺着的白花似的，把膝上的活計放在一邊，像要去找坐墊似的拉開着橫門，望着她底背影，修二覺得久別了的表妹還跟從前一樣年輕漂亮。

「剛才我正想着是誰跟媽媽說話呢，一點也沒想到是修二哥，那麼粗的聲音，我還想一定是位大人呢。」

「大陸上鍛練出來的我，叫阿佐小姐也把我看作大人了。」

「呀！怎麼剛回來就這樣貧嘴。」

歪起頭來看那被酷毒的太陽暴曬過的男人底臉，只有旁影兒還殘存着孩子時的面貌，看見了綻開的唇邊的虎牙的時候，阿佐姑娘立刻覺得懷戀擁上胸來。

把院子裡的樹皮洗得浮着油黑黑的秋雨在落着，一些變動都沒有地在落着的雨，把院內的小叢樹和院心的芳草洗得一樣的透明，青苔的淡黃色彷彿連石頭都染了一樣，透過了非得凝眸才能辨別出來的雨絲，流來了濃郁的花底香氣，簷前的一枝桂花，開放着黃色的花朵，在阿佐姑娘身後的洋服衣櫃上的白磁瓶裡，也插着一枝。

在展轉征戰于華北原野的生活之後，在剛回來的修二底眼睛裏，三年不見的日本，使他感到了後防的緊張，但這時，在阿佐姑娘底屋裏相對，這使人安詳的氣息一瞬間，修二彷彿留住了時光的流逝，重回到和阿佐姑娘兩小無猜共處的時候的情景裏。

可是阿佐姑娘竟爾連他底聲音都聽不出來了，可見變了的不僅是修

二自己，半年前，在寄給戰地的修二的媽媽底信裏，曾寫着阿佐姑娘底丈夫村山，在南方的海戰中從軍陣亡的事。之後在慶祝修二平安回國的親戚小集會裡姑父一家只有阿佐姑娘沒來，聽姑姑和阿佐姑娘的妹妹奈緒姑娘說是阿佐姑娘已經臨近產期，想到這些，又想到阿佐姑娘現在的境遇，對這位表妹用怎樣的言語來述說對村山的追悼和安慰她的話才合適呢。修二突然覺得了自己的獨身的地位是怎樣地拘束着自己，被看作大人，看見了從前吵架的小對手不意衝口而出的戲言，既不是諷刺也不是自己底原意了，他不自覺地苦笑出來。

「您笑什麼呀！」

阿佐姑娘拾起來長睫毛的澄澈的眼睛看着他。

「沒……」

他去看院子，立刻又恢復了兩人開玩笑的語調：

「真叫我驚佩！你也有作針線的時候嗎！……」

「別討厭。」

阿佐姑娘愉悅地回應着，停止了工作，暫時擺弄縫着的布片。

「嬰孩的衣服，您已經聽說過我底事情了吧！」

俯着頭嫺靜的聲音。

「聽說過了。」

修二下意識地低下了眼睛。

阿佐姑娘奈緒姑娘姊妹，伴着在××汽船公司佔有相當地位的父親，小的時候，往來于香港，上海，新嘉坡以及海外，在好華美的交際圓到的母親底養育之下，兩姊妹似的一點點地成長起來，在阿佐姑娘將上女子中學的時候，作父親的懷疑到海外對後子的教育，把姊妹倆送到修二底雙親身邊來。在回到日本的當時的兩姊妹，雖然皮膚的顏色是日本人的樣子，玩一會就顯露了外國味的動作態度，附近的孩子們都模仿着她們。比阿佐姑娘大三歲的修二一點不負輸，老是貧嘴惡舌地把阿佐姑娘欺負得哭起來。奈緒姑娘還小，是不夠作這位少年的吵架對手的。

不知不覺間，阿佐姑娘迅速由少女長成大姑娘了。在姑父底一家回到東京，搬進了在大森新蓋的住宅中去住的時候，修二也告別了少年時代，這時修二開始明白了自己所以欺負美豐表妹的心理是從何而來的。

但在見着的時候，除了像以前一樣地胡玩笑之外又不知道其他表現親近的方法，受了他底調侃阿佐姑娘也不哭了，彷彿對這樣的應付很高興，深淵一樣的瞳孔裡充滿了秘密的神色，發育得均勻的健壯的肢體中蘊藏着香氣這些都黏結着修二，在阿佐姑娘，美麗超過了年齡。官能過早地在她身上展開了雙翼。

聽說阿佐姑娘和有名的畫家村山訂婚了的時候，修二正上着大學，什麼雙方的年齡相差得太多了呀，什麼男方是再婚啦，什麼還有一個七歲的男孩啦，什麼男方和他底前妻雖然事實上是分居很久了，但一調查，才知道還存留着戶籍等等的話題，成了親戚中最多的守舊的老爺子中的人們非難這一個約的口實。生在下町（東京神田，下谷一帶）地地總稱，其地尚存留着舊時代的風俗習慣——譯者。又嫁到商家來的，長時間侍奉了翁姑的修二底母親，每次和親戚們談起這件婚事的時候，常嘆息着阿佐姑娘底婚姻是怎樣地在常識方面說不下去，這也許是掌上明珠明枝姑娘底意思吧，對丈夫妹妹阿佐姑娘底媽媽的菲難也不時地跟兒子修二發洩出來，這自然是因為阿佐姑娘底媽媽忽視了這幾年來照應阿佐姑娘們的自己底辛苦而高興，媽媽並沒注意到逐漸動搖了的修二底心，她以為修二與阿佐姑娘之間的關係也不過是親近的表兄妹而已。聽說了村山利用成名的洋畫家的資格怎樣向阿佐姑娘求婚的種種的流言之後，修二底年青的心騷亂着。心中飄浮着開了三次個人展覽會的使人感到精力絕倫的村山底相貌，想到了在阿佐姑娘底心中，村山是有着乳臭未乾的自己不能相比的魅力想到了在畫家的銳利的眼光下，村山是怎樣向那隻新鮮的水果似的少女進攻的時候，劇烈的忌妒使得他夜不成寐。想儘可能地遠遠地離此而去，但在父親在旅行，母親又病着的情況下，修二不得不自己拿了禮物去給阿佐姑娘道喜。在擺着新傢俱的阿

佐姑娘底調，裡，奈緒姑娘幫助與會得臉兒紅紅的阿佐姑娘在整理着帶去的東西。從那間有着燦爛的燈和女人底香氣的屋中逃出來，修二佇立在廊下，突然在夜暗中，桂花底強烈的香氣襲進鼻中來。

那之後，五年過去了。出征，的確把他從前一，二年間的頹廢的生活中教了出來，急劇的戰地生活連回憶的功夫都沒有。現在這樣地和阿佐姑娘相對，修二底心是漸漸地瞭然了。

遠遠聽見了好聲的語聲，出去的奈緒姑娘回來了。
「歡迎了修二哥。」
「像孩子似的，」拍地坐在進口的地板上這樣地寒暄之後，帶着溫柔的笑臉，青色的衣服下裸露着雙膝，輕俏地走近了姐姐，比姐姐還健康，像一大朵向日葵花一樣。

「聽你女大不上了？」
表哥這樣笑着問。

「是，現在正上着工場，不得了的產業戰士。」

阿佐姑娘在一邊這樣揶揄地代答着，奈緒姑娘只天真地笑着，在這樣大人氣或少女心中燃燒着的什麼樣的企望呢，想到這正是時代造成的年青女工型的一種的修二底笑着。

倆姊妹小的時候是顯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型態的。刻旋在好交際，愛美好的生活中的阿佐姑娘一天比一天漂亮，反之，奈緒姑娘却總是安祥祥的，不論是玩，是讀書都是一個人愉悅地獨處，在聰明止比較起來，妹妹是佔優勢的，但修二底心却一直都不為別的所動而傾向着姐姐。
「修二哥，您現在又回來作官了，憑給我講講您每天的心境和感想不好嗎？」

「噢！這得在問您，我想先領教領教產業戰士的經驗談。」

「呀！這我怎麼敢當呢！我哪有什麼經驗之談呀！」

「怎麼，還是得我呀！」
這樣開着玩笑，彷彿「拍」地散開的火花似地這樣的應酬意外地把兩個人扭結在一起。這時候，阿佐姑娘假裝沒事人似的站起來，走到鏡

台前去梳理着亂了的頭髮，鏡中的阿佐姑娘底視線和修二底目光碰在一起。

在剛回來的修二底心裡雖然對這位不意地長到他肩膀那樣高的奈緒姑娘的存在覺得驚異又美麗，但心裏也感到了在鏡中映着的阿佐姑娘底姿態，比他傾倒的時候又有了不同的優點，想阿佐姑娘也過是一株溫室中的花，受了戶外的暴風雨的摧殘之後會連影兒都找不着。阿佐姑娘不但沒那樣，並且連鏡裏把自己投在未知的生活洪爐之中，而訂正生之觀念的意思也沒有，那種出人意外和生命危險相碰而靜靜地等待生命變化的堅韌，像阿佐姑娘這樣的女人那兒有呢！修二又覺得日本女性的毅力，彷彿被秋雨沖洗過的院心的芳草的顏色一樣，在心底一隔覺到了明快。同時，他也覺到上一代的母親們是不這樣的。他想起來關於他和奈緒姑娘的事，兩家的親戚和家人都希望他倆結合。這件事，奈緒姑娘是知道呢還是不知道呢。不過現在向修二問東問西的奈緒姑娘，却依舊大了的孩子一樣的天真。

被姑姑叫出去的阿佐姑娘一會拿了家作的點心盤進來。咬着苦菜，修二覺得自己還沒跟媽媽表決的心，現在是決定了。攪拌着熱的葛湯，（葛湯——相等于我國之藕粉湯！譯者。）心也彷彿像葛湯似的一點點地透明了一樣，他想回絕和奈緒姑娘的姻緣。

這並不是他討厭奈緒姑娘，也不是怕驕傲的阿佐姑娘看見了自己和奈緒姑娘合在一起的姿態而傷心。在結束少年生活的時候，在那純真的心裏。

這自然是因為還不能忘情於阿佐姑娘。以往，曾為在不相干的地位眺望着那美麗的大花朵而傷過心，如今，雖說是花已結實但那莖兒是嫩的。希望能接近她再開出花來，修二用這樣的優夢作了一個笨的比喻，在這樣情感的修二底心裏，哪有一點想及了奈緒姑娘了呢。

「我，我盼望不論哪一天，能上修二哥家去盡性地和他談談，好嗎？」

阿佐姑娘收拾好了茶具往出走一邊把拿着的茶壺交給妹妹一邊有心地這樣問着修二。

「好！要談的是什麼呢？」
「好些個事，喂！我這不是這樣地在娘家住着呢嗎？這自然不是常策，想及了孩子誕生以後的種種……，寄養在村山底好朋友處的孩子，我想無論怎樣也跟我一塊住才好。」

只向着閉着眼睛愛又着雙手的他這樣說：
「我所想的，大家都不贊成，我願意在另一個新生開始的時候，接受修二哥哥底忠告。」

阿佐姑娘這樣低說着，修二默默地點了點頭站起來，雖然他想有一天他會接一位她們姊妹以外的女人來作自己底妻，但他覺得這與照看阿佐姑娘們，自己並沒負疚之處。

那一夜，修二底桌上，久違了的日記本的白色的頁上，滑上了熾爽的墨水的蹤跡。

▲桂花下，棲於喪的寡婦孕育着遺兒。
▲有孕的寡婦籠在桂花的香味裡。

仔細地檢點了自己昇華了的感情，從對稱的感情中脫開，他覺得自己漸漸地沒入了歡喜的世界。

▲雨中的桂花下綻着產衣的寡婦。
▲停了針線的寡婦望着雨中的桂花。
▲桂花的香氣中梳梳着的年輕的寡婦
一度放下了筆的他，再拿起筆來寫着

▲桂花下安息着的寡婦。
閉上了眼，靜靜地在縫着產衣的阿佐姑娘的姿態，在眼臉中映現出來。

作者介紹：在上海住着的當時，在當地日本文學者所屬的「長江文學」上發表過小說與隨筆。特殊風格是有着非常纖細的觀察力，她底文學視野，彷彿在儘可能地深深地發掘着日本底生活。即或她並沒想積極地去貫徹上述的企圖，但總不能否定浸融在日本生活中的她底呼吸與感覺吧！
與吉田女士為燕京文學僅有的兩位女性作家。

滿洲的文化十年

少 虬

從民國二十一年春，走進了新興的滿洲以後，不知不覺已經有十二個年頭，在這十幾個月裡，使一個來自江南的我，和滿洲竟結下了深深的緣分。雖然在春秋的佳日，和冗長的隆冬時候，總不免引起了我的鄉愁，懷念着江南，而厭惡着枯燥無味的滿洲，但是，如今乍一離開了她，別了久居十年的故土，又覺得依依不捨，尤其是周圍無限量的友情，這個十年歲月，如兄如弟的友情，一旦離開了她，真有點說不出來的滋味。記得唐詩有這樣的習別句子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天郎送我情。」以上兩句，真道盡了我離開滿洲那樣的滋味。

如同從自己的家庭，走出了大門，踏進了社會，又如從童年攻讀的書房裡，走進了大家庭的正院來一樣，而懷着惶恐，憧憬，和陌生的感情。無論你站在任何的角色裡，任何的立場上來看，這個新興的滿洲，或在其外廓，或在其內心上，到處都顯着她底年青，蓬勃，粗放，豪壯的姿態，尤其是站在這個古老的北京，再回頭去看她的話，更覺着她底一切，都蘊藏着青春的氣息。

現在姑就我的職場來說，我的滿洲十年，是埋在文化事業的氛圍裡過去的。記得在建國的初期裏，一切建設還將將在着手，文化界的事業當然是尙談不到。到了康德元年（民國二十二年）由於日本的大學者內藤虎次郎氏，同着水野梅曉，狩野適喜諸氏，來到滿洲，與滿洲的學者羅振玉，關鐸諸公會談之下，樹立了唯一的國際文化機關

，滿日文化協會，該會成立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影印大清歷朝實錄，與影印宋，元，明，清歷代的刻絲，刺繡精品，名爲「纂組英華」這兩部偉著出版之後，就分贈給世界各國的政府，和文化機關，很收着世界的美評。

其次，就着手建設了國立奉天的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哈爾濱的科學博物館，熱河的寶物館等等，在美術方面，從康德三年（民國二十五年）起，由滿日文化協會倡辦了「訪日宣昭紀念的全國美術展覽會」由於這次美展成績的優良，從第二年，起，這個美展就由民間事業，走進了政府的國策部門，乃以總務廣弘報處爲中心，按年舉辦着「國展」，這個國展的性質，就和日本的文部省美展一樣，凡經「國展」入選或榮膺「特選」或「佳作」的美術家，都是政府承認的畫家，也和日本的帝室藝術院會員的資格差不多。這個「國展」的內容，又如現在北京每年舉辦的興亞展相同，是凡美術的各部門都包含在內的，同時更包有書道一門。從這以後，滿洲的美術人材，就漸漸地登上龍門了。

經過數年的「國展」，滿洲美術界的人物，除去過去的幾位老輩之外，新人的登場也不斷的被發掘着，迄至現在，在畫壇中的東洋畫家（就是國畫）有于氏昆仲，于蓮客，于鸞壽二位，他們都是滿洲評壇的青年作者，于蓮客供職在新聞界，其新論與畫，皆有相當的定評。于鸞壽是以專畫長城見長，屢次「國展」，他都以一貫的作風「萬里長城」而名列高第。同時他的漢詩也常常受着滿洲文壇的推許，他們現在都是滿洲美術家協會的委員。

至於書道一門，滿洲近年也相當的發達。由於例年「國展」的結果，被發掘的滿學青年書道家也還不少，其最著者有沈公卓，周吉人，劉楚人，曲德源，依良藩諸氏，他們都參加在滿洲書道家協會，爲政府宣揚書道藝術之基本人物。同時在屢次的日本興亞書道聯盟所辦的中，日，滿三國聯合展內，畫壇於國際的書壇上。

文學方面，在建國的初期裡是非常之消沉的。本來滿洲在事變以

前，除有限的報紙附刊外，根本是談不到文的。從民國二十三年後，在新京的民間，產生了『明明』月刊，這個刊物，開始就以新文藝的色彩問世，初期的主編者就是現在滿洲文壇重鎮的古丁氏，古丁的本名是（徐長吉），繼古丁之後的編者就是現在華北作家協會的中堅份子辛嘉氏。在魯迅逝世的一週年，『明明』出了一期紀念魯迅的專號，這當時在滿洲文壇裡，可以說是難得的收穫。

由於『明明』的發展，就由中堅執筆者，起了『藝文志』的刊行，這個刊物原是非定期的，內容自然是純文藝的作品，自從『藝文志』的刊行後，新京的文壇就因之火熾起來，同是吳郎氏主編的『新民半月刊』，柳龍光氏主編的『大同報文學專頁』，都形成了滿洲新文學的園地，上述二氏並與山丁，吳郎，吳瑛等人組織文藝叢書刊行會，當時彼此之間，還演着非常熾烈的筆戰。在滿洲最擁着悠久歷史的奉天盛京時報也漸漸地改變了一貫的作風，而採取着新的文學作品了。

此後三、四年間，可以說是滿洲文壇的全盛期，政府特設了文藝大臣賞，盛京時報也樹立了每年的文學賞等等，長篇小說，和文學刊物，都如雨後春筍似的茂盛起來。但是近幾年由於紙張的限制以及生活環境的改變，有的刊物停止，有的刊物趨向於低級趣味，而老作家們也都大部的消沈下去，迄至今日，始終活躍的作家也就很有限了。在目前的滿洲作家群裏，可以介紹的自然不少，除上述的諸公外，如山延，田兵，田那，傅青等，都還繼續地寫作，尤其傅青氏，素以『鬼才』之名聞於世。他的作品始終是陰鬱，詭怪，蘊藏着法蘭西的文學氣味，生平藏書頗多，他的文學修養，大部分是從日文書籍中得來的，故他的書齋裡，自然是日文書籍最多。

最近值得特別提出的有一個刊物，『青年文化』，這個刊物是將歷來在奉天出版的『新青年』和『新青年』合併在一起的。主編者是滿洲文壇後進的異才王天穆氏，發行者是協和會的青年，監部，他們以堅苦卓絕的精神，來從事於明日滿洲的文學運動，本月就是它的創刊期，這個新生的刊物雖然還沒有露面，可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着，相信它將成爲一個健全的蓓蕾，來震發一向沉悶的滿洲文壇。

至於電影方面，我想是勿庸再爲詳細介紹，想必大家都早已領教過了。不過最近聽說由於滿人導演的稍稍成功，滿映當局對於滿洲人材也刮目相看起來，最近由於劉國權導演的『碧血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我們如果想到較比有意義的滿洲影片，恐怕還不是兩三年以內的事，關此，恕我不願再多說了。

另一方面，關於滿洲的放送事業，我想到和讀者諸君來談談，在滿洲自從實施二重放送（即專門國語的放送）以來，居然將這個放送事業漸漸地送上健全的路子上了。同時滿洲的青年文化人比較最能活躍的，也就是放送總局。在那裡的滿洲青年，可以盡量的發揮着他們的意見，技術，這在滿洲的其他各部門中是頗難見到的。由於滿洲的活躍，他們就以放送局爲中心，網羅各方面的人材，組成了『放送文藝協進會』對於新的文化如話劇，隨筆，小說，座談會，歌，詩，音樂等等都不斷地供給着高等精神食糧，安慰着四千三百萬國民，尤其是話劇一項，已經從舞台上遷移到麥克風前，而漸漸地走上了專門的『放送劇』了。這和目前的北京放送界的，整天的播送着頹廢的大鼓，評書，二簧，梆子，以及五花八門的廣告等比較起來，總覺得健全許多。

末了，我再將滿洲的舊文學方面來略爲介紹，滿洲的舊文學，過去是相當的茂盛的，如劉懷國，黃黎雍，王希哲，榮孟枚氏；他們的詩，文都很被世人重視的，但是近年來，劉氏走進了北京，黃，榮，做作高官，王氏又老病不出，於是滿洲的文壇，就只有新文學的領域了。雖然如此，但在滿洲的文化界裏，還藏着幾位青年的學者，如吉林的孫小野，于鶯壽，新京的匡昨非，張夢非，于運客諸氏，他們的作品，也不斷地在文壇中馳騁着。總之，滿洲的一切，都相當年青，蓬勃，興盛，因爲過去的沒有什麼，如是年青的作者，也格外的活躍，雖然有的不免有粗線條作風，但同時到處都流露着青春的氣息，和坦白的態度，這一點和擁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北京城，一切的一切，都顯着格外不同的風格。這在新自久居十年的滿洲歸來的我，提起來，總難免有着懷舊之感了。

最近上海的日本文學界

(一)

最近上海方面中日兩文學界的動向，那方面，卻沒有急進的發展。僅能說是維持文學在一個寒氣。這是一種良心的解釋吧。然而在日本方面文學愛好者之間，在「現地文學的再建」即應時局擔起向國民文學展開的一面，其對文學之努力，事實被認為意義深大。

在上海日本方面的文學團體，現在「上海文學研究會」是唯一的存在。另一方面在中國方面，最近對走向新中國的「中國新文學」的復興面，自發的要求一種復興之聲是非常之強。並且這是文學者們之各各的努力與克服困難工作的成績，在多方面漸漸的舉出成效。這樣的中國知識階級給與中國思想的真實的狀態，或者是一個顯著的運動，以中堅思想之潮流，頗有注目的價值。但是與中國北方文學界（以北京作中心者）同樣，上海文學界其新進展，亦不限於文學，

和田宗 ·雪螢譯·

是在所有的文化思想面。總之，我來把這樣的上海中日文學界的內容簡單述說一下。

(二)

在上海直到今日日本方面唯一的文學團體，是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春季組織的「長江文學」。這是由於在上海日本人文學愛好者並現地作家幾個人所組織的，他們的機關雜誌是「長江文學」。但在去年來於滿一個年的短期間，由於某種事情而解散了。雖說是短期間，「長江文學」對於現地文化與予的影響，如說是對於表面的，勿寧說是對內面的是相當之大。換句話說，說其效力於現地文化的創造亦非過言。而且同志同人之多田裕計氏，在同人時代的前年於上海唯一文化綜合雜誌「大陸往來」上，發表了長篇小說「長江三角洲」，被日本中央文壇賞識，而得到芥川賞，一躍而登上日本中央文壇，此後，直到今日，發表數篇取材於現

地的好評小說。此外，以現地作家而知名的小泉讓，池田克己諸氏，多數新進作家的作品亦在「長江文學」刊載，一時成爲話題。

總之同誌對於中日文化交流也有許多貢獻。然而「長江文學」的解散，反成了推進現地文化運動一大示唆，繼續變成新結成的「上海文學研究會」。「上海文學研究會」結成後，立刻集結了同人們的傑作，最近發刊了「上海文學」，這又是惹日本中央文壇所注目的，得到了各大雜誌多角的好評。日本名家高見順氏在「新潮」六月號寫了一篇詳細的作品的批評。在創作中，小泉讓氏「桑園地帶」池田克己氏「素木山房」以現地取材的創作，是具有特異性的好作品，頗得高的評價，這完全是現地作家們的有力作品向日本中央文壇的進出，相信並不遙遠。以這樣高遠的文化團體的「上海文學研究會」之「上海文學」，在現地對於日本方面文化育成面，應該說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又其意義正是現地文化面唯一的前衛體也無須贅言。

同會是「上海文學」第二輯，

目下正在準備中，其中集結的作品很是被注目的事，以現地文學的進展可以說是具有不能默殺的重要性。

(三)

上海的中國文學界一如前述，所謂在中國新文學的曙光期，對於舊文學的復古趣味之接受，其態度是被再認識，此爲事實。我想尤其是從真意努力着的新進作家的文學建設來看，也能充分窺知。並不是以這些傾向來持筆，但是由上海最近出版的雜誌和報道機關的紙上看來也可明白的。

在雜誌方面有新銳作家柳雨生主持的「風雨談」同誌執筆者主要有予且，譚正璧，楊蔭深，紀果庵，文載道，屠仰慈，渾介，朱樸，陶允德，周黎慈之外還有許多作家。去年三月創刊的散文雜誌「古今」也是由以上諸氏發起刊行的。現仍出版中。事實因爲無論那個刊物都是走向育成中國新文學界之新生命，其熱烈的努力是頗值期待的。此外有「東西」「萬象」「大眾」等各種不同性格的雜誌，發表許多創作詩，及其他評論等作品，值

得注目的，是意圖着怎樣努力中日兩國之密切的文化提携。近來日本文士們來上海，在這方面作着可靠的提携，但將來這樣文化交流，在新中國文學界，燦爛的果實，輝耀着新的光榮，是可預料的。因無庸說在日本方面對新中國文學界的認

識態度也一變了，想到相互之文化關係結果是在於精神運動的源流時上海今日是新中國之文化首都，於此相信與新發展的諸情勢同時上海文學界之前進也將以巨步而出現。

(筆者為上海發行之「大陸往來」日文雜誌編輯) 七月三十日記

海澱的文化及文人

張金壽

俗語說：「山清水秀」，一方面是山水，又一方面是連住在那地方的人也算在其內的。四面多水，故南人多活潑，北方多山，故北人多穩健，若在夫山水之間生長起來的人，不論南北，總會得到山水一點靈秀之氣的。

西直門外十五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個村鎮，叫作海澱也時海甸，那是旅行萬壽山及西山等名勝必得經過的地方。這村鎮因為靠近城市，故人民開通無礙野氣，又因為靠近西山，而村外有小河圍繞而過，故人們大多秀麗，有些江南人的樣子。因為因底是村莊，人們以種地生活者居不少數，所以性質仍舊樸實純厚，但因近十年接近了繁華歐化的大學校，而人民也竟會說些「生活程度」，「文明」，「野蠻」之類的新名詞。在鄉村與城市之間，

在開通與閉塞之間，在青山綠水之間，這小村子變得居然產生了好些不平常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沒有惡劣的環境誘惑，竟居然不至於像城內人把聰明用在賭博跳舞上面，也不至於像僻村人把聰明用在下象棋編筐子上面。寫文章，畫畫，都出了幾個值得提提的人物。

以先在海澱住的大多是富貴人家，像是有到萬壽山伺候西太后方便而在海澱買房的，有伺候上面這些人賺得錢而住海澱的，更有作爲買賣而住海澱的，不管如何這些人都不算窮，都有些富裕錢作別的事於是海澱直到那些人都死去之後仍舊留些玩的踪跡。在文的方面說，打過燈虎，那時節筆者尚幼，只會圍了燈看熱鬧，什麼聊齋，西廂記水滸之數的人名回目名，他們都作成謎令人來打，一處燈完了之後另

有一個新的人組織一個出來，熱心之極。前七八年在海澱小學內還有一個不懸虛的謎社出現，我也參加來打一兩條，之後就沒有入組織，這謎社可說是回光返照吧。還有說書場，什碎濟公傳，隋唐，小五義都有人說，日夜繼續，筆者也是書迷之一。迷學說書的事不只三五次，那書場每天都有許多人聽，証明那時候海澱還有不少轉入沒落的大家公子還有閒錢來玩；後來書場因聽家漸少索興取消，一直也沒有再成立起來，這現象可以說是公子哥兒們已經沒落下去，另一方面呢，由於城裡報紙的副刊盛興，有些人已弄起新的東西來。

在筆者在私熱念「大學」的時候，彷彿聽到過人家講究有人在報上「投稿」，那時候我家看一份彙報，我覺得上面的談話很有興趣，記得有一個叫「楊曼青」的文字尤其妙。後來才聽說小日報上常刊海澱人投的稿子，不過偶爾一看，沒有要求家中把群強強改爲小小訂來看。直到我懂得寫稿的時候，人家前輩英雄早在城裡樹立了愛國的基礎，評劇界及文藝界都有名了。

海澱人因爲在鄉間而又寫文章不弱於城內，城內爲表示奇怪及欽佩之意，就有「海澱三傑」的稱謂。聽說這三傑是景孤血，哈殺黃，張繼，另有一位張慕雨，也很有名。景先生是評劇家，新民報太平地的編輯，哈先生是三五九及戲園報的編輯，在詩詞歌賦方面，景先生是很有名

的，尤其是詩，用典尤妙。三位的評劇文字在評劇界久已聞名遐邇，而且兩方也特約撰稿，編輯，如今在凌雲漢閣主老先生外，海澱人更在評劇界坐頭把交椅的。張繼先生是世醫，善寫小品文，(像袁中郎所寫的一類文字，不是現在的小品文)詩詞也有獨到之處，在昔日立言報，新北報等文藝版都有隨筆及詩詞發表，不過詩文都失之纖纖，才子氣太大，有靈短命的趨勢，不幸果然才入中年便死去了。張慕雨先生與上談的三傑爲莫逆之交，在小日報和哈殺黃先生組織過「秋雨社」即以哈頭秋(殺黃)的秋，張慕雨的兩起名，兩個人互相鼓勵，寫稿甚多。後來張先生不大常寫，哈先生改爲寫評劇文字了。另外聽說有一位鄭先生，一位趙先生都常寫文章發表，不過很早死去，筆者無從得其詳了。

在三傑成名後幾年，海澱又有許多人喜歡寫稿，如王潤琴，寫評劇文字，也寫半文半白的小品，立言報發表甚多，不過後來不常寫了。如侯廷榮，王爾源文章也很好，不過好對道不感興趣，寫了幾篇就不再寫，比較能持久些的是筆者和李翰子，筆者是在事變前就在各小報投稿的，正式寫發表表則已在事變後的「湖風」時代，翰子也是如此。我們那時的幻想是稿子能登在「湖風」上，因爲湖風是惟一的文藝刊物，而且湖風是各大學教授及華北僅存的文壇範子發表文章的地方，可

讀一登門，聲價十倍。我們這時間內特別用功，陸露冰主編的差報副刊我們兩個支持一半，寫得越來越進步，不過投湖風可是難免撞釘子的，一投一撞，再投再撞，終於撞上了一層，歡喜之極。後來索興得編輯約寫稿的信了，那時青年們往「湖風」寫稿的不下數百，後來據編輯說，每日都裝有不少來稿，可是每期只能容十一二篇，一共出了十期就改了風格，共編才刊百多篇稿子，而名人的佔十之八九，計十期內我們各能刊載三篇雜文，實是僥倖之極。否則因為提不起興趣以後不再寫稿也未可知。事變後生活無着，找事也不行，於是就只有寫些稿子，拚命地寫！因為純粹是當作「貨品」來寫，便惟恐不刊就努力叫它好，叫它精，叫它驚人，一年內的量數抵得以前五年的，一年間也比前五年總共起來還進步。（事實上絕不如批評家所云貨色變壞的作品是寫不好的。）後來給予改革古書，研究文字學，稿子就不常寫，專心弄文藝的就只有我一個人了。由寫稿交不少城內的朋友。後來經華文大版每日報編輯社及朋友們的提掖，自己也知格外努力，就慢慢作了編輯，也作過徵文審查委員，竟居然給人批評起文章來了。

又之後，海派文風仍熾，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投稿的還是很多。民衆報第一次徵用萬字小說，海虎的來了兩篇應徵，一篇中選。婦女雜誌徵求過「我的生活自

白」，海派來過兩篇，一篇中選。讀者是只限女子的，我與海派的女子也真行了，記得一位姓任，在和我家所在的胡同相對的一條胡同裡住，後來聽說她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姑娘了，可惜沒有中選。另篇則是在燕大附中作過書記及教書的，不過我始終不曉得她們是從小生長在海派的抑後來搬到海派去的。投稿方面，老虎洞有人寫過，投民衆報，刊沒刊我可忘了。又在中國公論見過海派小學女子教員往其中之青年呼聲投的稿子，雖然沒刊，究竟可喜，但願她能夠繼續寫下去。

最不可忽略的是最近者吾友三日刊有位燕大先生時常寫稿，越來越進步，可見他很努力。他是我的母校的先生，論起來是在我畢業後來的老師，又窮又有病，可是不計一切地努力寫稿，敢說話，漸漸也說得很好了。書畫方面有幾位很不錯的，如同位同學不同班的趙女士，因為環境不佳不能升學，小學畢業的程度專靠天才竟能仗着靈畫來養活一家四口人，城裡也有她的畫單。我小學時候的老師段西俠，文的新舊詩文，武的拳腳刀劍，醫的中西醫術的種種，全都又會又精，人說他沒有把工夫用在一種上面，否則會有驚人的成就的。他不是海派人，可是來此十餘年性質早已改了許多，說在海派人羣之內料亦未為不可也。其餘畫仕女的更多，大多為女子們，不過我是不贊成弄那些不能表現個性的東西的，因之也對弄那個的人

不會注意，那裏這里也只好忽略了吧。其餘如女子的插花作活，男子的武術，也真有奇特的，不過不在本題之範圍內，所以不贅述了。

海派出這些人物并不算奇怪，而奇怪的是這些人幾乎全是自修得來的努力。沒有一個是什麼大學畢業又是得什麼學位的，素樸得沒有抗一面金字招牌，一而彷彿聖勢不壯，但另一方面才更覺得可貴，才覺得海派這地方好。景孤血是在月亮低下看過書的，投稿往往自己走二十里地送到報館而為着幾個報費，他在某文內說他小時環境不佳，曾一面咬著凍柿子一邊在寒風中瑟縮。他說他從老師沒得到多少學問，所有全是自己鑽研。給予則是「突然」考了大學三年級，舉了業復入研究院，現在已入中國大學作國文講師，尤其可佩。筆者自己也是學歷不驚人的。舉此幾個例子就可以證明苦人的程度如何罷了，反之，倒是闊一點的不怎麼好，海派人攻兒子入大學的也有，我們一班的同學就有大學畢業的，可是終歸竟到了就是比我也都不算怎麼好的地步。

不過究竟還是得歸功於海派的環境的。西邊的小河，小山，稻田，那都是培養人的心靈，使人冷靜的地方。站在雙橋，靜悄悄地往四外看吧，有時遠處有輪船經過，老頭，有揮映唱歌及澆園唱歌的農夫，有模稜洗衣的少女，有遠處的青山，白雲，蒼翠的樹林，冒着烟的矗立的大煙筒

，老爺廟的紅牆，西苑的矮垣，都是以便一個熱衷功利的人暫時丟掉時刻離不開的所謂「希望」，但這不是使人屏絕現實的環境，這環境是叫你穩穩當當地，安安靜靜地，一步步往前走。影響人的是對於事情抱了不羈張，不浮誇，不奸詐，不惡壞的態度誠實地幹。與某些地方之能影響人專以輕浮誇大為能事的總強得幾倍了。不過這地方到底是鄉村，老人們除了有學識的好處之外，迷信，腐敗愚昧同時也在他們的心裡，以先攻女兒讀書的就不多，攻兒子入中學的也算希奇，因之不知有多少有希望的青年被埋沒，多少青年束縛，掙扎出來的也就是很少數，多半倒是抑鬱一世或者被壓制到改變了上進之心。尤其是女子，其中真有天才。假如我們承認天才這名詞的話，尤其「作文」及「繪畫」兩門，小學裡就很有不得了的，如得循循善誘的師長及明禮達理的家長，說不定會有多少在各界成名的人物出現呢，可惜家庭既多腐敗，而教員中亦是混飯的人多，所以許多人有其素質而不能得到發展的機會。近年來家長開通多了，都願讓攻兒女讀書了，不管其起因由於合理的或者是盲目的，但總究是好現象，可惜已窮得不像光顧的容易供給，而且先前教員們尚可混飯，而今却連飯也混不得飽，在二三乘七得二十一時是台聯想到恰好是玉米麵一斤的價錢呢，則不得而知了。那麼對以後的海派實在有不甚樂觀的推測，然而

越是有這種苦且無人肯好好指導的環境，倘能打破而前進，則結果必能有更大的成功，彷彿獲得更多的感觸，愈發成其為美玉了。不過這確有幾個人能有這種百折不撓的苦鬥的精神呢，這實在是使人不勝不憐心的。

牛曼在海澱的人並非專能得到海澱的好處，倘如他有機會到北京城來他便可以立刻覺得海澱給他的確有太以誠實的壞處

，這誠實若用以應付機詐百出，今日仇明且友的北京社會，人對己，己對人都感到處處失望，至少在比較了解的人來評論總難免把爾強死板等字樣加上來，切莫說理，在事實上就是這樣子。這壞處說起來比好處的分量不小，改而應付環境，一時恐怕也作不到。海澱人進城後也有學會抱拳笑呼，拉手問好而心裡罵人的，那是多番鐵釘子之後才改變成功，因此處世自然能

够圓滑，說話自然能够悅耳，不再得罪人了，而因之往往却也失去海澱人的特質，雖也在海澱生長起來的，但他已變成「北京」人了。最理想的是保持心地的純潔同時也能用機詐去應付機詐，那可太不易作到了。

兒女大學校，是家長已開通了許多，讓的方面也更多，如商店學會了搭彩牌機關入。賣麵也賺了假等等，而彼此間也不再如先前那麼樸實，以後也真說不定誰不能得有多少上面談過的人出現。這現象對於海澱，對於海澱人究竟是好是壞呢，筆者也不敢斷定，但總之在事實上海澱已逐漸「北京」化了。

中國文學出版界之一新貢獻！

本會「華北文藝叢書」已陸續發行

第一冊—短篇小說集—京西集 張金壽著

(現已出版)

第二冊—長篇小說—蓉蓉 聞國新著

(十月出版)

本書為本會會員張金壽氏近四五年來於華北及海外各雜誌刊物發表過之短篇小說集，張氏過去以多產作家聞名，本集收其三十餘萬字中之精華，十五萬字，共短篇小說十五篇，刊為「華北文藝叢書」第一冊。張氏筆力純厚，描寫深刻而用字通俗樸實，為一般讀者所共喜，尤其張氏會於工廠有過數年刻苦的生活，對其中一舉一動皆有深刻的認識，因之由其筆下描出來的工廠與工人，絕非士大夫夢想起來的工廠與工人可比。此集之半皆為以工廠，工人作題材而寫的小說。其餘各篇亦大多描寫鄉間農民的生活，皆為作者素所熟悉而又經過細心觀察者，樸實無華，在高唱鄉土文學的現時，此集實不可不讀。二百頁，定價二元。

「蓉蓉」係聞國新氏近年所作長篇小說，曾在「中國文藝」中刊載一部，甚為讀者好評。本會應多數讀者的熱望，將「蓉蓉」印為「華北文藝叢書」之第二冊。此篇約十五萬字描寫鄉間一純樸的女孩子，後來因故到萬惡的都市裡去，為都市的奢華淫蕩所變，不能自持，遂淪落下去，後來竟連性命也犧牲了。這是現實，正不知有多少鄉下的好女孩子與蓉蓉有着同樣的遭遇呢。聞氏寫作多年，經驗宏富，本篇結構緊嚴，描寫深刻，益可見其寫作上之魄力。現已付印，預定十月上旬出版，定價二元。以上二書均由華北文化書局總經理。

第三冊—劇本集—**半夜** 陳綿著
第四冊—短篇小說集—**森林的寂寞** 袁犀著

(以上二書十一月出版)

圓明園

(完)

白林

七

北京城，像一朵金色的花，開放在荒涼的北方的原野上；牠深藏着歷代帝王雄大的夢想，牠含有着傳統的文化的芳香。現在，這金色的花，開始在遠方急襲來的暴風雨中激烈地動盪起來了。

八月二十二日之夜，剛敲過初更時分，遠遠的西郊，傳來了驚人的大砲聲，震醒了全城的住民；赤紅的火光，照亮了西北邊的半空，婦人小孩的哭聲，像怒濤似的一齊湧起，使每個人的心中都失去了鎮靜，內城外城，到處謠傳着紅毛鬼子已使出了妖術，北京城將要在一夜之間被妖火燒成灰燼，有的人更誇張地說已親眼看見了紅眉毛綠眼睛披着頭髮的紅毛鬼子，殺進了紫禁城。貴族與顯官，都脫去華服換上了布衣，領着涕哭着的家室四出逃竄，成羣的無賴與乞丐，呼嘯着開始在各處搶劫，淒慘的號哭聳達於遠近，一直到朝陽射到了城頭，這騷動才稍有一點安靜下來。

自從翌日的早晨起，城中居民連日紛紛出城逃避，車馬絡繹，坊市爲之一空，西郊圓明園附近一帶，官民舖商被焚之家，又都焦頭爛額的反而竄向城中，慌張的逃出逃進，他們連自己也不知道應該逃到那裡去。

從一個由西郊逃進城來的農民的手中，携來了圓明園燒毀的斷爛物，銅龍半爪，獸環一具，引起許多路人的注視。

「唉！這不是皇上家的東西麼？」一個白髮老者，一手撫摸着鬍子，一手揉着胡桃嘆息着說。

「是的，這是我逃來時路過圓明園撿來的。」

又一個舉着雀籠子的老者嘆道：

「那麼，御園已經不保了，給我看一看那隻龍爪。」

「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都被可恨的紅毛鬼子燒毀了，唉！」農民說。

「唉！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是第一次經着紅毛鬼子造反到京城來，真是反了，反了，年頭變了！」一手揉着胡桃的老者，二邊走進胡同

裡，一邊還在不住地搖著頭。

「大爺！我的房子都被紅毛鬼子燒了，我的老婆和孩子，都不知死活，我找不到他們，只好逃進城裡來，請你們幫一幫，給我幾吊錢，我把這兩件東西給你們，好換一點吃的，唉！完了，甚麼都完了！」

「誰買那東西做甚麼，我們連自己還活了今天不知明天呢。你到那邊那家王府去賣賣看，只怕也都沒有人了……」

圍觀的人都一個一個的走散了，只剩下這拿着半爪銅龍一具獸環的哀愁的農夫，佇立在斜陽射著的胡同口，在悲泣着自己的命運，痛恨着不知從何處來的凶狠的紅毛鬼子。

從八月二十四日起，城中的各舖戶，大都關上了門，許多大商家，都停止了賒欠，著名的飯館德豐堂沒有了酒席；義聚，永泰，天興各人綢緞店，都關門歇業，貨物由店中運出。南城外的幾家洋貨舖，和裕成樓等大金店，都將珠寶金器運回宅中；只有鼓樓前頭的幾家布店，前門大街的一兩家藥舖，和其他數得出來的幾家小商店，還在照常營業，蕭殺的氣象，在秋風中越發顯得寂寞。

滿街的槐葉，又多半變了黃，行人稀少得可憐。許多米舖，都扣起了簾幕，無處可逃的窮苦貧民，排着隊在僅僅開着一扇小門的米舖前，擠買慘有沙土的黑米麵。糧價已經飛漲了，老米百斤四十五吊，白麵百斤六十吊，香油一斤一吊六百元，酒一斤一吊六百元，鹽一吊錢三斤。車價在緊急的時候，出三兩五錢銀子，也無處可僱。這一月的八旗人的錢糧，恐怕要放不出來了；過慣了太平日子的北京人，第一次過起這叫天的日子。

北城一帶的貴官富戶，差不多已十室九空，青空中響着沒有了主人的鴿子的笛聲；失去了皇帝的北京城，在深秋中更漸漸的增加了牠的憂鬱。

八

英法聯軍的大兵，已開到了城下，個個都腰纏纍纍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大搶掠，立即在城外各處按好了砲位。

八月二十四日，恒祺於德勝門外與聯軍代表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武力的威嚇之下，應允了立即送還巴夏里等俘虜，並約定於翌日議和。

下午，俘虜巴夏里，羅克，印度土兵納新，隊長夏諾安的傳令兵羅塞，巴竭勒，法兵金斯特耳，及伯底，埃斯凱拉克，得勞屠耳等八人，經了二十餘日的監禁，帶着憔悴的容顏，被釋放回營了。

八月二十五日，聯軍送來了照會，定於二十九日午刻帶兵入城，由安定門進，不然則開砲攻城。

八月二十八日，恭親王發出了致額爾金，格羅二使的照會，其中大意如次：

「貴國爲文明大國，其軍士飽經訓練，宜有紀律，今乃焚毀皇帝行宮，肆意搶掠，所根據者何因？貴統帥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聞乎？」

頃奉照會，有開安定門之要求，且主即須允諾，若拒絕之，將於本月二十九日砲轟都城，查天津條約，業已由予及予之前任簽定，其後並無變更，閣下之來，非爲交換咸豐八年之章約乎，吾等既已協定，按照條約，貴軍祇能駐於城外，不應入城，且閣下已申明不復別有要求，惟在換約，以圖永久之和平也。」

聯軍對於這個照會沒有答復，仍然堅執要求使者交出安定門，否則仍要開砲轟城。

八月二十九日，恒祺與豫親王等，焦急地等待着城外的恭親王送來的命令，北京城的居民的命運，就決定於這危急的最後的一瞬了。

將近正午，城外的納比爾將軍，立在砲身的旁邊，一手捏着金懷表，準備着發出轟城的命令；他的碧綠的眼中，發放着凶狠的光，他急於要看見雄偉的紫禁城，在他的眼前坍塌下來，無數的黃色人種，在他的面前死亡。

這時，忽然聽見了他的參謀的報告：

「安定門開放了！」

納比爾將軍放下了他的金懷表，表上的針正指着十二點，他一半得意一半失望地喊道：

「安定門開放了！」

聯軍約四百人，開進了安定門，中國官吏在國子監預備下了帳篷和筵宴，聯軍不理，先向步軍統領衙門，索取了安定門的鑰匙，格蘭特將軍策馬登城，指揮着部下在城樓上設下了大砲，將砲口對好了紫禁城，才令全營將兵駐屯在安定門外。附郭的民房，都被焚毀了，遺留於內城的居民，又開始逃避起來。

聯軍入城後，又有兩個印度騎兵被放回了，這就是在通州被俘的聯軍俘虜的最後生存者了。九月十三日，聯軍俘虜的十數個屍體，被清廷官吏送回安定門外的聯軍兵營，這都是死在圓明園中或刑部獄中的。

英方的死者，於九月初四日安葬於安定門外的俄國墳地，法方的死者，於九月十五日安葬於阜成門外的法國墳地。

由於巴夏里等的報告，聯軍憤激於清廷對待幾個俘虜的虐待，於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因着此次的戰亂，中國許多人民的死亡，大量文物的燒燬，無數珍寶的損失，又應該向誰去索要呢！

九月初一日，順天府，大興縣，巡防處，都貼出了安民告示。

九月初二日，恭親王，豫親王也貼出了安民告示，勸慰商民各安生業，但是因為聯軍兵士在城內的騷擾橫行，橫刀躍馬，恣意出入宮禁市坊，動輒毆打，雖婦女也不能免。居民就越發不安起來。

九月初四日，聯軍在安定門大街角路當中南的大影壁上，貼出了一張大告示，看見了這告示以後的附近居民，又都挪移一空。

這是一張文理不太通順的告示，原文如下：

「大英欽命陸路大將軍克剎切曉諭事，照得茲以大英法欽差大臣等，不帶大兵進通之事，大清欽差大臣怡穆，允定本國立派委員，將在通各等事宜備辦，該員等准此往返途間，只靠免戰旗號為保全之據，詎於八月初四日，突被僧王大臣等伏兵襲擄，致我兩國即將該軍掃除四散，今茲進兵在京城外紮營，都城一門亦為我軍把守，旋因查出前所襲獲之員人，經各等參處期待，甚至內有數名處死甚酷，殊堪痛恨，此事毫不涉他，惟有中華官吏是問，理合設法償補，因查遣兵交使之常例，而獲我人員等後，首先處待之處，即乃圓明園，今定將內有殿宇，儘行拆毀外，更向大清國務索賠償之項，以便分給或與遭害之家，或與被難之人，以示撫慰，中國官吏，果能照此速辦，則凡有京城內外官民人等，各

照得官員相持無事，均可照常安堵無虞，倘若其項不於限內措交，抑或不服即日定的復和，本將軍斷難保其後嗣也，為此曉諭京城內外居民人等知悉，切切特示。」

九

無名的野花，爬蟲似的蔓草，展開着複雜旋迴，伸張着無窮的生命力，憐惜地來遮蓋這光榮的人類文化的遺蹟。由荒蕪的大自然的胸膛，絞盡人類的智慧滴盡人類的血汗，一片瓦，一塊石，層層堆積起來的輪兵的建築物，又由殘暴的人類的手來拆毀，由荒蕪的大自然，仍然歸還為荒蕪的大自然。

嘲笑着悲哀的人類，夕陽撫摸着潔白的大理石的殘柱，精巧的橋梁的殘骸，小孩子在曾經是宮殿的斷石間收放着羊羣，老太婆在曾經是御園的柳蔭下吸着旱煙。農家的炊煙，在廢墟中悵然地曼曼上昇；沉於思慮中的蘆葦，靜靜俯視着腳下的流水而無言。

現在已經是湮沒無存，陡然留下遺跡供人憑弔的圓明園，是位於北京城西北約十二公里，原本是明威的廢墅，後為雍正藩邸賜園，康熙四十八年的時候所修築起的清朝的大離宮。到雍正，乾隆時，又會大事增修，那時物阜年豐，庫藏充實，是清朝文化的黃金時代；當時的皇帝，每年自春季到冬初，除了正式的儀禮在紫禁城的宮殿舉行以外，差不多一年中的三分之二，是在園中處理政務的。從康熙到咸豐的六朝天子之中，在大內羸弱的也有一位乾隆皇帝而已。所以圓明園的造營，實是合康熙乾隆三朝的人力物力財力而完成的東方最偉大的建築物，也是中國近世三百年來文化學術的精華所聚之處。

從北京城的西郊到西山之間，就有着以下各著名的御園：

長春園，萬春園，靜明園，靜宜園，暢春園，頤和園，西花園，近春園，樂善園，熙春園，在這些名園以外，最聞名於世的，就是這壯偉的圓明園了。它有現在的頤和園的三倍之大東南方隔一層牆壁的長春園和萬春園，也劃為圓明園的界內，受着圓明園總管大臣的管轄。東西二五〇〇米，南北二〇〇〇米，周圍七十餘華里，園中有名勝四十景，十八門，規模之大，實足以匹敵秦之阿房，宋之艮嶽。尤以乾隆年間，會起用當時駐京的法意等國教士郎世寧，蔣友仁等，模仿凡爾賽宮殿形式，建造法蘭西路易十五世時式的建築，和意大利巴洛克式的宮殿——遠瀛樓，海晏堂，諧奇趣等；並配以歐洲也罕見的大噴水工程。

園中的數字，就其建築上言之，也極為新穎，一反宮殿建築之例，在富麗堂皇之中，而備有天然的野趣，其平面配置，也於均衡對稱中力求變化，亭台樓閣的各種形式，務盡奇巧之能事，小規模的殿宇，散布園中各處，遠近相間，無一雷同者，一似採用無數不同的藝術家的考案，兼合世界各地的精巧的式樣而完成者，但在這錯綜不齊之間，更見出匠心獨運，形象的複雜的可愛處，不獨於地勢，式樣，佈置，配合，大小，高低，及屋舍的多寡上看出，即就其各部分別以觀，也有其不同的趣味。散在於各處的湖水，怪石，奇花，異草，令人目不暇接，通連各處園庭的長廊，尤屬精妙，其特異處又在取徑直，而變成無數曲折，時或穿入花架深處，時或隱入假山背後，忽而環繞小池，忽而現出奇景，富麗的宮闈，有的聳立於山谷之間，有的橫臥於孤島之上，這被稱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真稱得起天上的仙界，人間的樂園，而園中收藏的

古來的珍珠寶器，書畫古玩，更屬無可計算，現在竟被殘暴的英法軍焚掠一空，最後更燒成一片焦土，實在是東亞文化的一大損失，也是東亞人士莫大的恥辱。

在圓明園被焚之後，陰歷九月十一，十二兩日，在北京城內，恭親王與英法二使，訂立了屈辱的北京條約，英國索賠款八百萬兩，法國索賠款六百萬兩，另外向英法俘虜死亡者家屬賠款五十萬兩，割去了九龍半島，而從中說合和議的俄國，也獲得了廣大的沿海州。

十

住宿在西郊外天靈寺中的恭親王，顛倒的手中拿着恒祺轉送來的額爾金的照會，他又氣憤又驚懼地讀着：

「貴國果願拯救其瀕危，必照本大臣所定，勉允遵行，據查國庭，似為兩國人數名受各等暴虐之虞，內各殿宇，尚有未經全壞之區，立必拆清，此節我大將軍克刻當設法自辦，貴親王可毋庸與聞外，必將三十萬銀兩，交與本大臣委員查收，候本大臣奏准分別賠償，或給遺害之家，或給被難之人，以資撫卹。此外所有在天津會定續約內，除一條改為「俟約內賠項總數未得交完之間，我兩國任便將兩軍均在津城駐劄」之詞，其餘照舊不改，貴國立必蓋印畫押。其國庭拆毀一舉不日與辦，餘定本月初七日已刻以前為期，務當於限內必以本國被兇之人賠償銀兩俱於初九日措交。並以貴親王親率便宜行事之權，於本月初十日，必將續約畫押八年條約互換等因照復，否則者會大將軍克入京，將皇宮攻取，當再相機設法，勉令貴國必從所請……」

恭親王回顧着左右：

「豈有此理！刁惡的紅毛鬼子！他們要燒圓明園，要攻皇宮，這，這，這怎麼辦，這怎麼辦？誰也沒有主張。」

恭親王焦急地在客堂中走過來又走過去。

九月初五日的清晨，額爾金的照會，剛轉送到恭親王的手中，英軍米啓爾將軍所率領的一師兵，已經被派到了圓明園，開始野蠻的「拆毀圓明園」的工作。

米啓爾將軍分派了各隊伍擔任「拆毀」的區域；一直從圓明園，到西邊的高壽山，香山，玉泉山。命令一下，都架起了火，連接約有「星半的鱗次櫛比的建築物，頃刻工夫，幾十處地方，就都升起一縷一縷的濃烟，無數的宮殿，發出淒愴的聲響，轟然坍塌下來，赤紅的烈火，瘋狂地騰空而起了。

深黑的煙團，結成一大塊濃霧，瀰漫於天空，像墨汗似的被西北風吹動着向北京城的上空流去。

風越發的大起來，火勢也越發的大起來，周圍十餘里的山野草木，都染上了一層蠟黃的顏色，忙於焚掠的兵士的臉上，也都映着紅色的火光。

米啓爾將軍同時發下了准許搶掠的命令，貪婪的兵士們，又開始在各處搶掠起來，冒着猛烟，爭先恐後地在各處狂奔，他們的軍服的袋中

，裝滿了金，銀，寶石，珍珠，珊瑚，翡翠，水晶，瑪瑙，象牙，玳瑁等等的寶物，西郊一帶的御園，達官的別墅，都被焚掠一空，有一隊步兵，在暢春園尋出了英國使節馬夏特尼獻給道光皇帝的兩輛西式馬車，和英國進貢的大砲，天文機械，某一來福槍隊的士兵，在會遭劫火的圓明園的一隅，尋出了一塊價值九萬元的黃金。

從早晨到下午，各隊兵士都已按照預定做完了野蠻的工作。駐在正大光明殿內的米啓爾將軍，走出殿外，帶着一隊騎兵，到各處巡視了一週，他認爲已經完成了這件光榮的工作之後，又回到了殿內，命令部下找來燃火的材料，於是幾個手脚伶俐的來福槍隊兵士，就動手放起火來，這最後屹立於火場中的正大光明殿，也在米啓爾將軍等的狂呼歡笑聲中，熊熊的燃燒起來了。

在狂風與火焰之中，米啓爾將軍得意地率領着隊伍，奏着軍樂，蜿々的向北京城去了。從初五日早晨起，圓明園和附近的一帶，燃燒了兩天兩夜，整個的西郊，沒有剩下一間完整的房屋，黑煙密密層層的壓着四面，像蓋着一張巨大的幔帳。狂風淒厲地吹送來許多沒有房屋的男女的哭喊聲，日光已被烟霧遮沒，這慘淡的景象，彷彿像一個長期的日蝕。

(完)

我的輕率 ——「釋迦」中止執筆之辯——

袁 犀

當我的長篇小說「釋迦」在「華北作家月報」連載了兩次以後，我讀了它們，我十分慚愧並且不安。我決定把這連載中止了，這完全是由於我有一點作爲文學者的良心的原故。

我對於我自己的過於輕率，感到了極大的慚愧，我寫「釋迦」還太早了一點，並且我的研究還沒有充分，雖然我曾經以不算太短的時間，研究了印度古代哲學思想和原始佛教哲學以及上代印度社會的背景，但這些完全是不夠的，並且微弱得很的，我時的自信了我的準備工作，拿去給作家月報發表了，這樣的輕率是我自己所不能原諒自己的。

文學者至少要誠實，文學者失去了任何的節操以後也必要誠實的。我痛感到這一點，我不能再把「釋迦」這長篇再連載下去了，把它中止，對於讀者——尤其對於我個人是非常有益的事。

寫大釋迦牟尼，是一件艱巨而且需要毅力與虔誠的工作，我覺悟了這個。

我的對於大釋迦的研究，仍舊繼續，並且我有了堅固的決心，我一定要完成這部艱難的巨大的作品，我要在前人許多未能完成的釋迦傳之上完成了它，我將以半生的時間去追求新的釋迦精神。

若干年以後，「釋迦」一定要光輝燦爛的做完成的吧——這是我的願心，我的決意。

完成「釋迦」是東方的文學者的義務。因爲我一時的輕率，而發表了「釋迦」，而又中止了「釋迦」，對於許多可敬的讀者以及作家月報的編輯當局，謹致歉忱，並要求深原諒！

由韓文談到火氣

五知

前些日子從南方的刊物上，曾看見罵韓愈的文字，斥爲「甚麼東西」。本來古往今來的文人，只要是死了，便不會再說話，再作文，（扶乩除外）拉過來隨便罵罵，都無所謂。且早已「蓋棺論定」，於古人也毫無影響。不過從我們自己立言的修養上說：總覺得火氣太盛，不管理由如何，先已失去講學論文的风度。

老實說：對於韓愈這位大文家的文章，我也是不喜好的，其不喜好，也同讀飲冰室的文章一樣。唯一的原因，是韓文公，梁任公，這兩公的作品，都不免「火氣太盛」，頗有咄咄逼人之概。說得不恭敬一點，同犯着「夸大病」，使讀者於無意中發生一種反感。韓文公於六朝浮靡之後，提倡復古，作爲古文，史稱其「文起八代之衰」。至於個人的愛好與否，乃是主觀，性情，和口胃問題。也同吃菜一樣，有喜歡吃辣的，也有喜歡吃酸的，這與古人似乎沒有多大關係。還有近年來有老師宿儒，偶爾談到韓愈的文章，也有人似乎沒有多大關係。我想恐怕亦是喜愛，或不對口胃的關係。決不至於說韓文以至古文完全要不得，勸大家都不必去讀它。

若說到文章的美麗，自然是駢文較古文好，所謂偉詞麗句，理圓事密，實與今之純文學差不多。不必說「文選」上所錄的，就是極簡短的如「六朝文學」之類，雖篇幅不多，但讀起來覺得那一篇都好，都美。比之「古文辭類纂」，好像一個是美麗的少女，一個是龍鍾的老嫗，「雖多亦奚以爲」。惟駢文到了後來，也同清之八股一樣，正如當時（隋唐）攻訐的，說牠「浮濫靡麗，華而不實，人厭排偶之習，遂存矯枉之心。撫古而作，偏爲奇單，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八期 由韓文談到火氣

陳周諸彥，漸有見端，固不待隋唐之復古，文體始爲之一變也」。《見隋書文學傳及文心雕龍時序篇》）在隋開皇時，有李諤上書云：「自魏三祖，更尙文辭，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競逐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擢茲取士。」（隋書李諤傳）因於社會的觀感變遷，所以在隋初便詔令天下，凡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當時有司馬幼因文表華艷，至付有司治罪，則彼時由政治的權力，來改革文風，其嚴厲堅決也可想見。自是公卿士夫，咸棄絕華綺，重尚理質。如諤書末云：「及隋受命，屏斥輕薄，遏止誕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遵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蓋在隋唐之前，朝野上下，對於駢偶文體，以其內容空虛，徒具形式，大家已羣起矯正。而孫盛，習鑿齒輩，並規摹左氏，姚察梁書，序事立論，亦多散體，實開文藝復古之風，不過積習既久，驟難更易，到了韓愈，才因時會的歸趨，士夫的要求，起來提倡古文，主張「詞義貞剛，重尚氣質」。柳宗元，皇甫湜，張籍，李翱等，又從而和之，唐之古文遂蔚然稱盛。且在愈以前，還有元結，獨孤及，蕭穎士，李華這些人，始以雄駿之風，鴻麗之詞，不變習俗。又以三代之文，律度當世，則韓愈在這承前啓後中間，不過是文壇上一個重要角色而已。（唐實錄稱愈學獨孤及之文）所以古文這個體例，本是對今文指時代而言，也並不是韓愈創造出來的，只因他提倡復古，他的文章又化整爲散，於是無形中他便成爲古文派的一個代表。

韓愈作古文的時代背景，畧如上述。至於古文，包括韓文和後來的桐城派——究竟好不好呢？這個問題太大，不敢妄論，並且所謂好壞，大部分是隨主觀而轉移的。我只覺得如尙書，左傳的古文，簡潔流利，即從唯美文學上說，也頗令人愛讀，不過學起來很難。而韓文和後來的桐城派，我個人是不大喜好，這仍然是口胃的不合，至於韓派古文，在當時已有許多批評，許多毀譽。如謂：「世俗之文，偶對優句，羈束聲韻，漸致文弊，其以雄詞遠致矯之，亦有所不得已也。然過於鍊裂章句，墮廢聲韻，遂來倒置眉目，反

身帶帶之說」。(見裴度與李嗣書)這是對古文最公允的議論，也可以說是對古文學最切實的賞評。且當時所稱古文者，最著名的，如元結之「五規」，韓愈之「五原」，李翱之復性平賦書，以及韓派之徒的著作，雖體仿諸子，文尚理質，都不免一團火氣，用之議論敘述尚可。用之廟廟典制，或社會慶事，在彼時已多不合。所以我們所見的韓文雖多，仍以其五原中之「原道」，「原毀」諸篇及其書，序等，最稱闕肆。而柳宗元善言景物，也僅限於紀遊之作，韓派古文之長，不過如是。

其次要說到的，便是愈等主張「文以載道」的問題。本來在古時文章的作用，以記實紀事爲要，至漢魏六朝，乃以廟堂文學爲多。士大夫對於文學，還是以「有之無文，行而不遠」爲依歸。韓愈除了文藝復古以外，又力主文以載道，使文學有了一個大底目的，同時也確定了它的範圍。這在當時雖然不能不承認是個重要的勸發，但文學本身，先以排偶變爲單散，不啻由華綺的面貌變爲枯瘦。繼又由發抒性情的工具，易爲載道的內容，於是從活潑的精神更步入板滯嚴重。經此兩重改革和限制，若專從文學上說，真可說是由喬木遷於幽谷，由生門走進墳墓。並且他這種主張，在當時很占勢力，於後來很生影響，幾乎成爲文章上的一個鐵則。我想明清兩代以八股文取士，其原意是「代聖人立言」，便是「載道」的極致。而愈的原道，原毀諸篇，也可算是載道文的楷模。所以我們一讀到這些文章，便感覺到「冷豬肉」的氣味太重，而近人反對舊文學的，也以反對這一類爲最激烈。其原因有兩種，一是這路文章，根本已失去文學的意味，毫無清柔美感可言。一是因反對舊禮教，而道即是舊禮教的總名詞，既是反對道，自然也反對載道之文。不過就近年來文學論者的說法，則載道文又轉成摩登的玩意。這話怎樣說呢？因爲在前些年大都主張純文學論，(即唯美派文學)後來隨着學說思想的演變，一般志士又主張文學是宣傳的工具，凡是藝文，都應該有他的時代背景和作用。復成立「文學帶作用論」。則載道或代聖人立言，自然都是作用之一。若從此說，則韓愈古文不特不應菲薄，不應打倒，並應推戴他爲文學作用論的創始者。

至於文章的火氣，這與作者的性情，環境，大有關係。說得好是筆底下帶感情，蓬勃有生氣。而嚴格的講，則是作者個人的修養還未到家，尙未臻「爐火純青」的境界。但火氣這兩個字，是很抽象，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正如一件古瓷，在我們看來，毫無疑問，一經古玩商的眼睛，便說：火氣太重，決非真品。文章的火氣與否，也同瓷器一樣，雖然沒有一定的標準，但總可以領會得出。即如韓文公自己稱道他的學問文章，說：「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又云：「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其於自己的評論，是：「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見進學解)史稱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反列以撲，剽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其道蓋自比孟軻，至班固以下不論也。」(見唐書韓愈傳贊)以愈的學術文章，和他在當時文苑的地位，如上面的夫子自道，洵足當之無愧不過說得太明顯，一點也不蘊蓄，總覺得火氣太盛，不是純儒。而「原道」一篇，火氣尤大，所謂「斯道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下文雖未說出，但明明以己來繼承孔孟的道統。所謂：「一肩担道義」，雖然是昔日士大夫一向夸大的本色，而狂妄的態度，也就很可觀了。我們看孟子在當時，東說西說，也是這裡「拒」，那裡「關」，也是以道統自任。而孟子的語言議論，只覺其一派清流，決非夸大，這便是火氣不火氣的明顯例証。

我在上面會說，近世梁任公先生的文章，也同韓文一樣，雖然集名是「飲冰」，讀起來總感覺到火辣辣的。若以爐火純青的境界來衡量，固然是他們的短處，而同時也是他們的長處。因爲他們的文字富於熱力，使讀者易受感動。並且我還以爲這種文章，是由環境上先天帶來的。蓋平淡安閒的文字，固然第一須要作者有修養的工夫，但其文章性格，多半是自守，自安，與

人處世，無爭無忤，才能作出幽嫺淑靜的文字，而臻於「純青」之境。惟韓文公以至於梁任公，他們的環境，都是以改革爲己任。一方面要打倒舊的，一方面又要建樹新的，在他們個人的氣度上，已經是既忤且爭，於是發爲文章，不僅是火氣，簡直是積極的攻勢。這雖可以作韓文公火氣太盛的一個理由，但終不能解釋其全部，因爲如書，序等體裁，是應該避免帶一絲毫火氣的。

關於寫他的事，我仍以爲應歸入個人的嗜好問題。至他文章的好壞，數百年來大家一致公認它已經成爲一個派別。老實說韓文也自有他的優點，並且也非絕對的單奇的散文。直至現在還有許多人正在研究古文，摹仿他的筆路。惟我覺得韓文公這位大師，除了文以外，可讀之事甚多，並且都與文有密切關係。我們幼小時讀「古文觀止」中有「李白上韓荊州書」，以李白的才氣文名，把韓愈捧得無以復加，固足見韓公在當時文壇上的聲望地位。每讀此文，除了佩服李白的詞藻辨才外，多少發生一點肉麻的感想。但是再反觀韓公的「三上宰相書」，不僅爲世詬病，文字的肉麻，尤有甚於「識荊」之請。由此二書，或者是古昔對於自薦，相習成風，不以爲怪。但韓公既以道統自任，則夫子「不踐不求，何用不誠」，與「人不知而不慍」之說，豈未之聞乎？而最重要的，莫如諛墓之事。嚴有毅「嗜退菴語存」云：「劉義開昌黎能下士，步行歸之。坐虛同孟郊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後爭論不能下，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如與劉君爲壽。」又一考之史籍，鄭禮食歸，兩見唐書，而退之送行詩叙，修獻補功德。又京兆尹李實聚斂徵求，勇於殺害，民袖瓦礫，遮道伺之。退之自著「順宗實錄」，上書則曰：余來京師，今十五年，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閣下者云。又李璣李愿兄弟也，送愿「歸盤谷序」，諱其焚敗，推許太過。「平淮西碑」，又抑璣功。是愈之食量好貨，其曲筆有如是矣。」以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師，而其著作，乃大半都是諛墓，諛權之文，真可以「食墨」，「曲筆」之語相贈，本來頌揚死人，盛於王勃。學者謂：浮澤盛而慮憲衰，矜夸行而廉讓廢，終唐之世，文士如韓愈，呂溫，柳宗元，劉禹錫，李翱，皇甫湜之徒，皆

勃之倫也。矯稱諛辭，增其先德，唐世學士慕之，以爲世後可，公取而給贈，盛爲碑銘，窮極虛譽，以諛來史。（見章太炎檢論）又唐荊川記「潤筆」云：「皇甫湜修福先寺碑文，三千字，一字三佛，其矜負然爾。」又可見退之師徒潤筆之昂，世俗云文章有價，此文公之所以稱文者歟。

這些事才是昌黎的真正缺點，他一方面「送窮」，一方面賣文索賄，並且要求宰相提拔做官，末了還要衛道。矛盾事情集於一身，文章，不過是他的敲門磚而已。

戲劇家張大復作品考

(續)

傅惜華

井中天傳奇

井中天傳奇，傳奇品卷下，近訂曲海日，傳奇品卷目，今樂考證九，曲錄卷五，俱著錄，題張大復撰。

此傳奇取材於平妖傳（注一四）故事，而借鄭信神臂弓一節，改作李遂事。因李遂得該神臂弓於井，卜吉又逐胡永兒於井中，以此歸日，標名曰「井中天」。按平妖傳小說載一貝州王則之反，皆由聖姑姑，左衛師，胡永兒，張靈，卜吉諸人，以妖法煽動。其後則與永兒聯手過甚，靈皆避去，文彥博統兵征勦，彈子和尙與張靈歸正，用五雷法佐產事擊殺左衛，遂擒則永。此傳奇皆據此敷演，而節去前半情節，僅於寶白中敘出，蓋小說事蹟較繁，劇不能盡述也，傳奇本事，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八稱：李遂入井，與月龍仙子成親，贈神臂神臂弓，後用以破王則，仙子以所生子還之。蓋文彥博征王則，多目神臂六字於額益以示之，曰：逢三途，妖魔退。三途者，諸葛亮，馬遂及李遂也。諸葛亮即彈子和尙。本稱彈子和尙，由釋氏中生，澳洲聖壽寺中慈雲長老，收而養之。及長，還辰

州靈夢山白雲洞有白神，實藏天雷，三次入洞，盜取天雷二十四，雷文靈，不能認，遇聖姑姑於華陰楊春鄉家，為之講解，結為姊妹。聖姑姑者，益州雁門山老狐，子曰顯兒，被獵戶射傷左股，因名左顯。女曰媚兒，嘗與顯門關關道七寶清風有情，未幾早沒。聖姑姑與左顯方以幻術誘楊春夫婦，奪之如神。及姑姑見顯子天雷，皆符符道將呼風喚雨，竟人紙虎捕雲龍之法，凡七十二變。姑姑左顯子三人，日夜練習，妖術頗成。時又有道士張靈者，亦多幻術，嘗得媚兒靈寶，持示汴京富戶胡洪，以為仙女，夜供書齋禮拜。其妻步氏，怒而讒之，交飛入口有娠，生女曰永兒。聖姑姑知前生是其女，密授以法。洪被回祿，家赤貧，永兒變法取錢物，復令致富，洪懼得禍，擇一愚男子懲辱之。永兒知聖姑姑已離楊春，在鄭州山中，乃之鄭州訪之。雇卜吉車坐，抵城東門內，入一宅，卜吉候索車錢，久不見出，入趣之，則永兒已投入八角井內，見者謂其過殺此女，攜送州署，州官令人井索，吉入內，徐行至山洞中，遇聖姑姑，與二三尼兩耳黃金鼎，令獻州官，州官得鼎，復將吉刺配密州，又令解役於中途害吉。聖姑姑已與張靈密計，令救吉。靈剪紙為月，以示解役，遂縱吉去；而州官聞解役言，且見兩輪月，以為妖人，呼問間之。靈令取鼎，鼎內露出卜吉，立殺州官。朝廷命包龍圖為開封尹捕捉妖人。有杜七聖者，與彈子和尚鬥法，拚命換彈子，百計不能得，為所騙，及至擒獲而曹，彈子用術致風雨，運去無跡，遂出榜文，遍募擒妖。而永兒在貝州，賣泥塑獨以動眾。有排軍王則，見而悅之，欲求其法，永兒遂引誘聖姑姑，令配為夫婦。貝州有軍六千，知州張德未給月，衷心並怨，聖姑姑等設計，令張靈卜吉彈子左顯，各變法取倉庫中錢米，運至則家，令給軍士，德知則散糧米於家軍，而檢視倉庫，失物無算，拷問其何術，乃供靈等四人所為。德知靈等開州，彈子彈開封，大驚駭，傳檄捕捉。左顯遂激眾為變，殺州官，擁則傳亂，仁宗遣冀州太守劉彥威討之，三敗於城下。永兒遂大掠河北，則日漸驕縱，逼殺烈女關氏之妻趙無瑕。永兒亦各自為恣。包拯應詔督討賊，乃遷西京留守文彥博為招討，三路與師。永兒夜乘大艦，從空打彥博。彥博夙奉九天玄女，玄女令多日神拘縛所坐交椅，而語以須用三遂以破賊。時則永及左顯，惡貫滿盈，覺吉皆遁去。彈子素有根器，自則叛時，徙居城外，不入其黨。玄女又密授彈子天罡正法，令破妖護國，彈子改名諸葛靈寶，應彥博招，為之謀主。有軍士馬遂，幼與則同讀書，為彥博招則降，欲乘間殺則，彥博則牙，被則部參所殺，而則亦傷臂，不能用符咒。於是李遂請用抽子軍五百名，由地運入城中，用神臂身射賊，賊兵大敗。遂用法追左顯，以情憾之，永兒亦被獲，則獨就擒，送京師正法。彥博與李遂，奏凱辭歸，貝州以平。初聖姑姑見賊勢漸衰，欲往天柱

山頂池中，取神刀殺彥博，九天玄女變為處女，誑取其刀，以照妖天鏡照之，聖姑姑受縛，玉帝罰送白雲洞，代狼神看守天書，永遠不令出洞云。考王則張靈（不作靈）卜吉事，見宋史明鑄傳，然傳奇所演，未盡屬實；而劉彥威亦無討王則事。至於李遂與貝州抽子一段情節，乃本醒世恒言（注一五）所載靈信事，點染而成，通本詞目頗為複雜，然李遂拾平妖傳小說而製。

大復此作，乾隆間，尚傳於世，故黃文鳴曲海會著錄之。其後未見流傳之本，今樂考證曲錄二書，所載名目，乃本於黃氏曲海，並未獲親原書。戲曲選集及曲譜中，亦不見錄，而梨園中，更無演者，蓋此傳奇，散佚久矣。

快活三傳奇

快活三傳奇，傳奇品卷下，重訂曲海目，傳奇彙考目，今樂考證，曲錄卷五，並著錄，題曰張大復撰。又劇說卷四祀承錄條（注一六）則謂此本係清初人朱佐朝所作，未悉何據？

此本傳奇，凡二十九齣，演蔣靈得婦，後俱成仙事。考蔣靈得婦，乃明成化間事，宅允明野記（注一七）載，蔣靈餘杭人。嘗與二客自海歸，至諸暨村間，遇晚，適望大何莊，即趨之。宅捕又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莊小憩，俄忽雨作，業意不佳。蔣願門欲內直入，二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婦翁家。二人笑止之。門忽然而開，一雙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人遂謝，蔣面發赤，不能仰視。雙覺之，乃特贖二客人，曰，請則寒村避雨，此郎既云云，乃我婿耳！禮不可與客等，可立俟於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雙遂閉門，至堂揖坐，二客通姓名。雙曰，老夫陶某也。喧涼備，復督蔣曰，人孰無顛沛，途間不備如此，豈爾身之道耶？二客又為遜謝。迨夜，命酒勞客，竟不進蔣。蔣極立簾下，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將自行覓旅舍。時一更向盡，方起行，忽聞門內，暗中低語云，勿行，有物在此，少待，持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得供享，乃復竊主人物乎，良久，墻頭響出二裏，蔣取視，皆女飾飲，俱黃白也。速負之行，不久，又聞墻頭墮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辨，又念此為二客物無疑，急復開簾取金，匿懷袖間，仍負囊疾走。二人尾之，然不逼近。黎明何視，乃一婦及青衣耳蔣大驚，駐問之。婦亦驚，既而曰，姑到君旅邸言之。蔣即換與去，入一館，密扣之。婦曰，我主人女也。幼許嫁某，今且娶矣。我不願歸，嘗願意於一姓家郎，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妄語云云，我計為私郎的矣，亟裝，並少資負，竊而離館，適為人覺，故不近君，今幸已如此，即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矣。蔣於是

待二友，得獲之遺家，始家人以娶之。婦入門甚賢能，爲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蔣曰：始我不識從爾夫，故禮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這病矣，奈何，然父母愛我甚，感使之知，當亦不多離，君試圖之。蔣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爲君效委曲，乃至受所，爲商人貿易者，竟竟，更款客，謀談客中事。客言二三年前，餘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間以片言得一婦。翁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叟曰：知其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雖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說容貌了悉。叟曰：直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固也。更更三編後奔出，笑告客：我夫妻只生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爲生，客誠見吾女，頓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固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婿乎，叟曰：苟見之，慶幸不淺，尙何忤情爲？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叟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母女笑絕：分此生無復開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婿叩頭謝罪，共述往語。叟曰：天使承爲此言，眞前緣也！何尊之有？遂大詔族里宴會，盛禮厚資，禮歸之。復禮客爲媒。遺脫甚夥云。又拍案驚奇卷十二（注一八）有一陶家翁大雨留賓，蔣宸卿片言得婦一話本一類，亦衍述此事。此本傳奇，並附會作蔣雲爲揚州太守，以票會銀十萬，其後與婦俱仙；驚探太平廣記之說：而西人言志，一人欲貴，願爲揚州太守。一人欲富，願腰纏十萬貫，一人欲成仙，願騎鶴升天。又一人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殆兼富貴神仙於一身也。傳奇題目，又牽及拍案驚奇卷一之「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相指破靈龍」話本，兼飾爲齊聖之章，既富且貴，復作神仙，故標名「快活三」。

金剛鳳傳奇

此本傳奇，高道以前，梨園曾有搬演者；然從未見刻流傳之本，而選集曲譜均無采錄。唯據館藏有明崇禎八年鈔本，極爲可寶！蓋據此本頗可考知作者張大復之生年時代，當係萬曆間生人；快活三傳奇之作，最遲亦成於崇禎八年也！

金剛鳳傳奇，傳奇品卷下，重訂曲海目，傳奇彙考目，今樂考證九，曲錄卷五，俱實錄，並題曰：張大復撰。

大復此作，衍五代吳越王錢鏐事，以神史中有金剛女與吳越王相遇之說，而飾之。題名「金剛」者，因此女名，鐵金剛；所謂「鳳」者，指吳越王妃名李鳳娘也。通本情節，略云：吳越王錢鏐，少失父母，雄略過人。鄰母告以生於錦屏山，有姊嫁豫州吳姓。王少年侍勇。有侯名魯金者，采珍玩於浙中，枕守李鳳娘，不能應其求。湖守劉宏越守董鳳，以魯金爲所害。金方歸魯金，王應鳳爲夫，忿怒擊金而遁，借宿山村老嫗家。嫗

女鐵金剛，搏虎而回，校勇相契，許結夫婦。王往豫訪姊，道逢顧全武等，劫取魯金所結金珠，擁王爲首，王不取一物，遂投鐵姊，姊不肯認，姊夫吳濟留居。會魯金以失事妻弟產雄，遣官逮治。其女鳳娘，遂使牙將鍾超等殺逮者，起兵自立爲南唐王，而吳越王亦借吳濟投南唐，唐王以魯金之勤，皆其所救，盛怒欲罪之。時鍾塘潮水露堤，築不能就，鳳娘勸使築堤，能拒潮水與否？王承命而往，以強弩射退潮頭，其堤立就，南唐乃配之以女，拜爲驛馬，封爲吳越王。而顧全武入山爲盜，擁戴鐵金剛，以爲寨主，遣軍謀萬天民，遍訪吳越王。聞其爲南唐驛馬，金剛大怒，攻城，無能退其鋒者。王妃用計，以爲正妃，使婢侍絡繹趨侍，金剛侍者皆美艷，而照鏡之次，醜怪不堪，因此自愛。吳越王遣鍾超顧全武等，殺宏誅昌，撫有全浙，吳濟亦拜爲將，於是魯金金剛，加以封贈，重酬母，而錦屏山爲衣錦山云。（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八）此本傳奇，關目情節，甚爲荒唐，與五代史傳所紀，多不相合。按神中謂：金剛女生平未嘗醜貌，吳越遣使迎之，對鏡梳妝，自覺醜貌，觸石而斃，吳越王封而祀之。傳奇所演，與從稍異。總屬空中佈置，不妨異同；其影借乃齊王無事，非無因耳。

此本傳奇，甚罕流傳，梨園中亦久失搬演者。長洲吳氏（梅）著應他室，嘗收藏有舊鈔本一帙，殊爲可珍！惟吳氏歸道山之後，此書不知傳於人世間否？即或幸存，亦不悉散落何地矣！

鏡鏡緣傳奇

鏡鏡緣傳奇，傳奇品卷下，重訂曲海目，傳奇彙考目，今樂考證九，曲錄卷五，均實錄，並題曰：張大復撰。

此本傳奇，所演關目，假許慎君殺蟹精故事，附會而製。（註一九）全本情節，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九載：蟹衣郎者，水獺精也。於金山聽經，江右一女子，隨其舅至山，願入寺見之，心甚愛慕，老僧知其有緣，而叱而去。竟投女家，化作男子，自稱蟹衣郎，女受其迷，不知蟹妖也。既而有妊，其舅漸覺有異，以箭射蟹衣郎殺之，即變爲蟹，食其肉。女私取蟹骨，骨中有鏡，因以骨鏡函封密藏。未幾生子，甫數歲，蟹水不啻平地，入深淵，捕魚蟹等如寄，性極魯莽，因呼之曰弄男兒。有相者言龍潭中有穴，當出貴仕。母以父骨骨其子，弄男即負投潭中，潭中龍出門，不勝，徙去蟹衣骨，既入穴，得地氣者久之，化而爲龍，挾其母飛騰而去。弄男兒以勇聞，朝廷遣將兵捕賊，賊首即母之舅，遂招以降，弄男受勳封，母之舅亦拜官。龍復於蟹端示現，告以夫婿借老，已因脫離前身，乃獲換骨，舅非仇人，乃恩人也。弄男兒竟享富貴終其身云。考許慎君殺蟹精事，本於十

二頁者傳(註二〇)據云：許真君名暹字敬之汝南人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價

高。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相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來少年，乃具較廣之精，

吾必江西果爲洪武所遺。若非夢說，恐致迷途。屢稱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黃牛

。真君以道眼通觀，謂童子爲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

巾拭之，將以歸之。收身牛奔門，當以劍截彼一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

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圍潭州，却化爲人。先是

，歷朝化爲美少年，以資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劉至女。至是，真君求見黃使君，謂

曰聞君有貴婿，乃彼輩老魅，焉敢逐形。屢稱復還本形，爲吏所殺。真君，晉太康間

，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此傳奇謂願骨中有鏡，其事太幻，更謂與

女有緣，故題曰願骨。

大復此作，流傳頗廣，梨園中亦久無斷弄者，而戲曲選集曲譜，均不采錄。乾隆時，

黃文暉編曲海一書，曾錄此傳奇，故其散失，當在乾隆以後也！

(註二一)香山遺書，爲現存書中年代最古者；相傳宋時曾明禪師所作。

(註二二)香山記傳奇，作者姓名無考，僅知爲魯魯以前人之作，有萬曆間富春堂刻

本傳也。

(註二三)續白雲十二集，清鍾德書編輯。此書有保明戲曲選集中，採錄最宏富者。

新傳記文學論

A 莫洛亞原作

趙玄武譯

1

新傳記文學，究竟有沒有那麼回事呢？人們能夠明白指出那一年是傳記文學突然停

止在什麼新傳記文學忽然生長的年代麼？如果能，那麼新傳記文學的不同之處是什麼

，對於第一個問題，究竟有沒有新傳記文學？我們可以給予肯定的回答。讀一下潘魯太契

有乾隆原刻本，覆刻本，石印本等。

(註一四)「三遂平妖傳」，爲明代靈怪小說之一。明初羅貫中撰。原本二十回，有

萬曆間諸王慎修刻本；流傳極罕。此書通行者，係馮夢龍增補本，凡四十回。有泰昌元

年原刻本，覆刻本多種。

(註一五)「醒世恒言」爲話本總集，共收四十篇明馮夢龍編。其第三十一卷「斷腸

使立功神臂弓」一本，即演鄭信事。有天啓崇禎刻本，葉敬溪刻本，衍慶堂刻本。

(註一六)「劇說」卷六，清人雅撰。有曲苑本，訂曲苑本。

(註一七)「野記」一卷，收於明人李斌編歷代小史；有萬曆十二年趙氏刻本。

(註一八)「拍案驚奇」，話本總集，共收四十篇，明凌濛初撰。有覆刻尙友堂本，

消閑居刻本，覆刻本數種。

(註一九)「鐵樹記」十五回，明代靈怪小說之一。演許旌陽得道擒蛟故事，明郭志

謙撰。有萬曆萃閣堂原刻本，六秋亭覆刻本，石印本。又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卷四十

「推陽宮樹樹妖」一篇，全收此書。

(註二〇)「十二真君傳」，顧人無考。宋李昉太平廣記卷十四「許真君條」引用此傳

。太平廣記，有明刻本，影印明刻本，覆刻本。

(未完)

或伊沙克，垂爾頓，或約翰遜博士(1838-1888)，英國十八世紀文學家，晚年作「詩人生

活」一書，評述英國詩人)，或讀讀維多利朝傳記文學家如特里汎倫或費魯特(都是十九

世紀英國傳記文學作家，特里汎倫的「馬卡萊爾傳記」和費魯特的「卡拉爾傳記」二篇傳

傳)等都是有名的著作。)等人的著作，然後再讀一下史脫來製的作品。你馬上可以看出

這些著作有兩種不同的作風。如果你讀其他國家的傳記文學，你可以發現同樣的情形。譬

如，在美國，可以把描寫華盛頓和林肯的傳記文學和新的傳記文學比較一下；在德

國可以把十九世紀初葉的傳記文學和羅維特格(1807-1881)德國最有名的傳記文學家)的

「凱撒傳」或「哥德傳」比較一下。至於法國，要比較是困難的，因爲傳記文學在法國還

是一種新興藝術，不過，我們好像正在以大量生產去彌補數百年來在新傳記文學上失去的機

會，最近三四年來像史脫來製作風的傳記文學正在一打一打地生產出來

說到第二個問題，人們不能明白指出傳記文學突然停止存在而新傳記文學忽然興

生的年代呢？我們也許可以引用英國大小說家維琴尼亞，伏而美(英國女小說家，一八八

二年前，在這次大戰時自殺，原因不明。）的話來回答。她說：「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前後，人物的性格已經變了。」「我不是說，」她這樣寫道：「一個人走出屋子，踏進花園裡，看見一株玫瑰花瓣了，二隻母雞下了一個蛋。不是的，變遷不是那麼突然那麼一定的。然而，無論如何，變遷却是變遷的了……」讓我們姑且定為一九一〇年吧。第一個變遷的證據在步得基（Boswell, 英國思想家）底著作裡可以找得，特別是他底反抗維多利亞時代宗教道德的自傳小說「輪迴」一書為最。蕭伯納底戲劇作品繼續這種痕跡。如果容許我舉一個單俗的實例，蕭子底著作可以充分說明人類生活的變遷。維多利亞時代的廚子彷彿是海邊的瓦礫，他底存在是可怕的，沉默的，真和真名而不可捉摸的；喬治王時代（一九一〇—一九三六年）底廚子却是新鮮的空氣和太陽光底創造物；或者在客廳裡外聲道響借日新開張（是英國大報日報之一）或者為他帽子的式樣而去請教別人。對於這個人類生活的變遷還不能證明麼？……全部人與人的關係已起了變遷——主人和奴僕，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人與人底關係一有變化，自然就影響到宗教，行為，政治和文藝。而末，我們姑且定為一九一〇年是這些變化的一個年頭吧。

如果能容許一個痛快一時的作家趁其誇大的言詞，那末在這段反文章裡却也存在不少真理。在其他國家，這個變化開始較晚，在一九一八年；然而，據我看來，文明人類的生活情況，無論歐戰，在過去十年（一九一八—一九二八）間就漸移默化地在轉變了，這是無可否認的。不過這個變化是好還是壞？這事情還得看將來的情形，然而，一個公正的觀察者將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傳記文學和小說（以及其他文藝上的各個部門）一樣，已深受這些變化的影響了。

2

關於第三個問題：新傳記文學有何等不同之點呢？它們的不同有兩種：動機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讓我們先談動機吧。老一輩的傳記文學家為什麼寫傳記文字的呢？我們可以從其中的一人找到回答：「傳記文學在我們面前展示偉人們底生活，使我們效法他們底德行，避免他們底缺點。潘魯太製底目的就在這道德的教訓。華爾頓底目的是雙重的——對高尚卑卑的死者表示尊敬，作崇敬他們底偉大而志在繼續他們的後繼者的教訓。——對庸碌底死者數年的友人寫傳記，他所寫的偉人底恩惠的傳記只是他朋友們底紀念碑而已。」蕭特尼，李（Thornton, 英國傳記文學作家）在他底「傳記文學原理」一書中曾以不釋心的語氣告訴我們：傳記文學是用以滿足人類紀念故人底自然本能的。這句話使我們想起了草和哀院廟作「狂想病人」裡的一段議論：「鴉片催眠入眠，因為牠底本質是誘眠性

的」。這種本能底說明使心理學成了一門容易的科學。然而，無論如何，大部份老一輩的傳記文學作者們，正像李所說的，是為了紀念那些人類大家中以人格和事業特出的偉人們而寫傳記文學的，這事實是不假。

此外，我們必須記得另外一件事實，就是有些老式傳記文學作者底動機，完全依照出版者底指定而定的。譬如約翰遜博士吧，他永遠沒有把撰寫英國詩人們底生活作為對人類的義務的。他被人指定要那麼寫，他就照人家的意思去寫了，而且寫得很出色，因為他有一付出色的寫本領，他不知不覺為所寫的傳記加上了生命和色澤。

在維多利亞時代，任何一個英國的大人物死了以後，他們底家屬就習慣地為他請一個作家，他們認為這個作家一定可以寫死去的英雄留下適當的實蹟。這情形，在美國也完全一樣。「任何一個市民，律師或法官，商人或作家死了以後」泰亦（Thornton, 美國作家。）這麼寫道：「如果他底有牧師，那麼這個牧師就有為他寫傳記的權利，否則他底太太，姊妹或弟兄們就是當然的傳記作者。」聰明人於是就在臨死前委定他的立傳者，正像委定遺囑執行者一樣。這種選擇往往陷入不幸。譬如卡拉爾爾選定了他親密而危險的敵人費魯特。拜倫無可抑救地被羅爾（John Galsworthy, 保拜倫指定的傳人。）所誤解了。康沙脫王子和馬齊主教（Boswell）却被兩個歌功頌德的傳人弄得十分可笑。然而也有選擇得當的，譬如：見孔司斐爾底遺言執行人委託行蒙尼本尼為立傳者，或曼納司家屬委託羅勃里，這都是合適的挑選。然而在老式的維多利亞傳記文學裡，主角底家屬所珍視的材料是尊嚴的財產。死者底私生活，他底日常的行爲，他底弱點，愚昧和錯誤決不提到隻字。縱使死者的生活裡有過顯著的惡德，這也只能含糊過去的。丁尼生說：關於拜倫底瘋狂一般人知道它有什麼用處呢？他給他們留下了殘廢的詩章，他們就應該對以滿足了。」傳記作者應給予一切可靠的資料；信札乃至個人日記，一切毫無顧忌地由他支配，然而這種絕對信任，使他不得不對死者忠誠地揚善隱惡。假定有一個寡婦，她小心地注視著死去的丈夫底肖像，她知道自己在那部傳記中將映於後世人們底眼前的姿態，那末，她底作品是顯而易見的——那是填滿了道德的書籍，一個作者批評：「我甚至不發懷疑，世上是不是真會有那樣的道德存在著了。」

自然，這種批評給予那些出色的作品是不公平的。要寫老式的傳記文學作難，可以寫上三大部書，加上脚註和附錄。那是現代傳記文學作者能夠發掘寶貴的無價的資源。有時這些作品甚至可以用為純文藝看待，脫離羅爾底「馬卡來傳」是一部可讀的著作。陸克哈爾底「司各德傳」和福斯透底迪根司傳都是向被稱頌的；它們確是充滿了有魅力的文獻的好書；然而我底毫無保留地對它們推崇備至嗎？這兩部書是漫長而雜亂的，相反地，

村文底素來傳我者，倒是一部完善的著作。

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作家就是一個出色的歷史家和作家吧，對他底英雄崇拜我還是不能不表示反對。一個社會上的人物，不管是藝術家也好，政治家也好，他時常帶着一幅假面具。我們在他身上可以發現兩重人格：一個是衆所周知的人格，或至低限度是他想叫社會知道的人格；另一個是他朋友所熟悉或他自己知道的（如果對他自己誠實）人格。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作家永遠描寫了假面具而拒絕去窺探假面具後面的生活。讀一下摩爾底拜倫傳吧，這部書只是拜倫底假面具吧了。沒有一個人胆敢去撰述迪根和萊克萊底真正的生活。誰曾經描寫過塞底實生活，像我們在那本不經意的小冊子「斯賓塞家庭生活」那麼寫得有人性和稍帶滑稽的作品。向來的傳統是如果他們觸破了假面具的嚴格的完整，他們就輕輕滑過了真實的事實。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作家都是摹仿的雕刻匠，而且他們中間很少是有本領的雕刻匠。

3

現在我們來講史脫萊契，他，我想，大家都同意吧，他是新傳記文學之父和大師。我們一眼就可看出他底與衆不同來。他不是一個英雄崇拜者。相反，他是一個英雄破壞者，一個破壞者。在他以前，維多利亞時代的大人物，都是英國文士們底聖人。戈登將軍是一個偉大的將領，偉大的軍人，被視為英國國民底聖人。維多利亞女皇把戈登將軍底聖像放在溫莎宮走廊的一口精緻的玻璃匣內。說到女皇自己，人們也知道她底滑稽的根性，然而，他們寧願不想這點，特別是不願提到這點。

於是史脫萊契寫了一部「出色的維多利亞朝人物」。誰也不會對這部書名表示不平。他所寫的男女都是出色的維多利亞朝人物。然而人們一體內容就知道那是一個含糊籠罩的書名。他用熟練的技巧描寫着馬寧主教，湯馬斯亞諾爾德（Thomas Arnold 英國大教育家及歷史家）和戈登將軍。他沒有寫下一個反對他們的文字；他永遠不加判斷；他始終保持着客觀的態度；然而他毫不隱瞞地整個兒把他們如實地描寫着。他把他們底信札和日記的片斷摘錄出來，用巧妙的方法托出不幸的犧牲兒們真正的私生活。

在史脫萊契底「維多利亞女皇」一書中我們找不到一句反對她的文句，然而從片斷的摘錄裡，流露出「一個活潑的肥胖女人，獨斷，驕傲，喜歡別人拍她馬屁，有時十分可愛，有時十分可笑，史脫萊契底文筆手腕是一個幽默大師的寫法。他永不在書中露臉；他永不對書中的人物加以判斷，他在地背後走，做效地底姿態，保持着嚴正的態度，從這種姿態裡獲得了喜劇底不凡的效果。事實上，他描寫女皇底習慣，他描寫地底一舉一動

，完全跟地底逼真。這一切小節創造了一個十分自然而充滿人性的印象。甚至政府文卷中的摘錄也給辛辣的幽默增加了強力的效果。

但是，把史脫萊契看做一個單純的偶像破壞者也是不公平的。同時，他也是一個深刻的心理分析家。作為一個畫家，他有奇特的畫法；他開始描上一個粗糙的肖像，然後一筆一筆加以修正，修了又修，修得複雜多致，而和實生活更加接近。他時常用這法表現法：「而且，而且，」或「還有——那是什麼呀？」——這方法使讀者得一個印象：他在追求一個不定的性格，正確在實生活中追求着不定的性格。

請回想康莎脫王子底奇特的肖像，「亞爾伯特，自然，彷彿他完全照着史脫萊契（公宮廷內的德國醫生，康莎脫王子底朋友）底期望而生活着的——道德，動盪，謹慎，體面。然而——那是什麼呀？——他的一切情況不很好啊。他懷着心病呢。」

「因為，一切事情，他都沒有獲得快樂。終於，爲了應付幾乎是病的嗜好他投身工作，那是悲苦慰藉而非治療……他憂鬱的原因是掩藏着的，神秘的，不可分析的，或許——這原因在他性格的深處植根得太深了，不是理性的眼睛所能窺見的。他底天性是矛盾的，這一點，凡是深知他的人，都把他看做一個不解之謎：他是嚴厲的，而又溫和的；他是嚴厲的，而又暴戾的；他渴望親熱，然而態度冷酷。他是孤獨的，然而並非起自從遠處遙遠與英皇室的贊新而單純地引起的孤獨，那是由於不被人所認出的優越感所生的孤獨，他有鬼袖子就走的種種理論家底堅持。然而，光說他是一個理論家也是不實的敘述；一個純粹的理論家往往令沉溺在內在的自滿而滿足的，可是他却一點也沒有這種情形。他希望得到什麼東西，然而他始終沒有弄到手。那是什麼呢？是言語絕對不可形容的同情嗎？是什麼特別的偉大的成功嗎？也許，那是兩者混合物，支配別人而被別人理解；征服別人，再用同樣的勝利的方式使人屈服，使人尊敬——這的確是極其可貴的！可是，這道理，他看下一下實際的環境，十分明顯地，那回響是如何微弱啊。誰是真正誠意地尊敬他的呢？在英國，有誰能夠尊敬他呢？而且，如果內在的優越性的溫柔並不可靠，那麼他還能從接觸和權力的嚴酷的途上希望些什麼呢？被放逐的現任的國士，在他面前顯示着的是一塊可怕的冷冰冰硬的土地吧了……他相信自己已失敗了，而開始失望悲苦起來。」

4.

人們不能過份崇拜藝術家底技巧，也不能過份重視逐漸成爲精神獨語的精神描寫的方法。許多當代小說家所愛用的意識的描寫也同樣被史脫萊契及其一派的作者們所描寫着。也許沒有誰在這一點上會比尼古爾遜（一八八六年初爲外官，後成文士）在他底「拜倫傳

應內發現出自己的情。我們大家都知道，藝術是藝術家自我表現的一條出路和一種方法。這「點」，特別對於小說家來得恰當。小說家通過他所寫的人物獲得了情感的解放，如果他們得不到解放的方法，這種情感會使他們萬分痛苦的。浦脫裏寫「輪迴」時所創造的主人翁，實際就是他自己的幻影。福樓拜被人詢問他底「波娃利夫人」究竟寫的是誰時，他回答：「波娃利夫人，就是我自己啊。」

在另一個現實人物的生活裡發現和自己相似的性格和理想，從而，描寫他底生活時把自己在活中遭遇的種種表現出來，這事是可能的。把我自己底作品來做個例吧，我會經過「那」雪萊傳」。說雪萊底生活和我底生活中間有什麼相似之點，那自然是廢話。雪萊是偉大的詩人，可是我却不是；雪萊是十九世紀初葉一個英國從男爵底兒子，我却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法國平民。然而，話雖這樣說，雪萊是個浪漫的克的人物，他以某種理想而開始生活，他打算以自己底理想立身處世，而發現了一個頑固對立的世界。這一點也同樣在我生活裡發生過，不過情形稍稍不同吧了。我帶着一個理想家的希望走出了學校，等到了實際的事業圈裡，發現自己青年時代的理想毫無用處了。這是十分痛苦的經歷，所以當我第一次讀到雪萊底生活時，我對他給予了同情，發生了要知道他更詳細，理解他一切遭遇的極大願望。詳細地說起來，我看到雪萊比馬得。安諾爾德（十九世紀英國批評家及詩人）筆下描寫的雪萊超逸的天使更富人性。超人不是我們的同伴，他和我們相去太遠，我們決不能理解一個超人。倘伴的是，實際的世界並沒有超人的存在。雪萊是個偉人，然而不是超人。我決不想把他寫成小丑。我太喜歡他，太崇拜他了；然而，我也決不想隱蔽他任何的弱點和小錯誤，因為我覺得造成他可愛的地方正是這偉大和人性的溶合。

我所寫的迪斯科利是同樣的誘因。迪斯科利也是一個企圖把理想在現實裡實現的浪漫的克的人物。不過，雪萊死得太年青，沒有時間實現他的理想；迪斯科利却把浪漫主義的理想和現實的事業合成一起，毫無悔恨而獲得了部份的理想之實現而逝世了。從這層面觀察，傳記文學就成了一個和小說同樣的一種藝術了，問題不在如何處理而在如何着手寫作的精神了。

7.

現代傳記文學的作家不管寫作的動機是由於史脫萊契的反動或羅德所分析的自我表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他們拒絕給寫假面具，他們努力去接觸現實的人生。這件事是好還是不好呢？有些批評家說：為什麼一定要取消英雄崇拜呢？說一個英雄同時是一個普通人，這事也許是實在的，可是為什麼要這樣說呢？使人類有一個比一般人出色

的人類典式的偶像，有一個使人類向上爬的偶像不是一件較好的事情麼？難道你不願讓英雄：暴露偉人底弱點會使一般庸眾更易滿足於他們的行為麼？布魯泰契也許是不忠實於所寫人物底實生活的，然而他創造了蒙泰泉（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法國散文家和道德家）和拿破崙。

不錯，這些話也許是對的；不過，舊式的傳記文學的弱點就在人家對他的不信。我們誰都知道摩雷（一六三八—一八九三，英國文人和政治家第一大戰時的反戰論者）筆下的葛拉德士吞（一八〇九—一八九八，英國政治家）並不是真實的人物。面對現實的人生而作實地描寫不是更合願望嗎？摩雷所寫的拜倫和真正的拜倫是兩個人；他滿身傲骨；和女人很合不來；他是他底劇詩的主人翁反抗世間的底奇妙的混血兒；他是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但同時却又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物。我始終懷疑，人造的信仰是不是一個好辦法，如果在完全內真實之外尚有任何偉大之點。不管他多少有點忠實得粗野我們對現代傳記文學作家尊重真實的態度是不能不給予稱讚的。

8.

現在我們來研究什麼是新傳記文學作家應該採取的方法吧。他底基本條件是他底目的在建築一部藝術品。歷史家毫無區別不加選擇地搜集了大批的文獻，寫出一部也許是有趣的書來，但是那部書相當沉重，不是一般人所能讀的自然，牠們決不能成爲藝術品。所以問題就在這裡：一部傳記應該是一部藝術品麼。

「藝術是根本的，」倍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說：「人工加自然。」這是說，事情受人類底思想所支配的。小說是做出來的；統一的與諧和的意識是做成小說的重要的一個部門。然而作家處理現實生活的當兒如何能使內容和形式調和一致呢？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我們決不能隨意變動。我們怎樣能夠給這個怪物一副嘴臉呢？作者在他所寫的人物身上選擇一段毫無可寫的漫長的時期，忽然在少數的月份裡發生了潮水一樣的事情。而且也有真正的事情開始，現實的生活却結束了。

然而，我們把肖像畫家做榜樣吧。他也是被指定了一個實物去用顏色和線條製造出一個讀和藝術品來的。他是怎麼動手呢？他加以選擇；他放棄一大批材料；他決不增加獨特兒所沒有的任何線條，他却用省略和集中顯者注意他面上的重要的特點而畫出了肖像。這正是傳記文學家所應該做的工作。他決不能添加任何東西，他底藝術是如何去省略。假定他有二百封信和一部極厚的日記做他的資料，他應該懂得如何運用其中少數的字句而傳達出一般的印象。

在何人底生活裡時常有隱微的讚和，歷史家必須去發現這種神秘的協調。他可以對某些題材加以有系統的反覆吟詠，如華格納（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德國著名作曲家）在音樂上所做的工作一樣。譬如在雪萊傳裡必須有水的題目；雪萊的一生水佔了個重要的部門。小孩子時他就被水迷住了，成人後他把生活消磨在一葉小舟裡。一開頭你就會感到他會瀕死的。作者應該把這種迫來的運命變成一個印象。在施斯頓和底生活裡，雨是詩的要素。無可容赦的，不絕的淫雨是宇宙裡折衷主義的一個象徵。孔雀在他底生命中也演著一個奇異的角色。隨情地處理這些題材，傳記文學家可以完成一種音樂地構成的傳記。

這種構成，當然，必須和尊重事實協和一致。嚴格遵守歷史的真實是傳記作家應有的本分，然而，在他蒐集了一切事實以後，他有省略其中若干事實的權利。

9.

還有若干規矩在實用已證明他們的功用，第一寫述傳記應遵守年代的次序。古老的傳記作家如布魯泰製之流沒有年代觀念。他們以事實的敘述做開始，然後，當他宣布了主人公的死亡後，又開始敘述他底遺事餘聞和性格的分析。於是又加上倫理的判斷。這種方法給人一種反覆的痛之感。塞爾頓和約翰生都從布魯泰製學來這個方法；他們都一開頭就告訴你他們底主人公是個偉大的人物。維多利亞朝傳記作家寫道：「這位大詩人生在一七八八年。」我想，這是不妥當的。一個人決不能生下來就是大詩人，如果他一生下來就是太人物，那末，他底生活不會使我們感到多少興趣的。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去觀察童年時代的拜倫，在倫敦郊外哈洛地方公立學校的童年時代的拜倫，在劍橋時代的拜倫，乃至去逐漸發現他怎樣演變成了曼弗蘭特和堂表安（拜倫詩作中的主人公）。

不用說，這個順年而開展的觀念是新鮮的。這由於我們現在相信個人思想的進化恰如民族的進化底事實而來的。像塞爾頓那樣的傳記作家並不感覺編年紀的需要，因為在他看來人底天性是不會有很大變遷的。一切藝術都互相受到彼此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勃魯司德（一八七二—一九二二，法國小說家）曾規勸我們避免描寫靜止的人物。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在開頭時十分討厭，但在結尾時却很可愛。另外一些人物，那順序却又是顛倒的。我們需要傳記作家和小說家一樣對生活忠實。「我底目的」，勞佛爾（一八七四—一九二五，美國女權詩人，「濟慈傳」底作者）小姐說：「是在使讀者感到他和濟慈彷彿生在一起，使他受環境在濟慈四周的同樣的影響，在他底腦裡移動着，守着一天從他底詩裡生長出來的生命。在傳記裡和在小說裡同樣：那些兩角應該以主角為中心而出現的。他們甚至不到主角發現他的那一刻不出現。」

第二個條規是避免道德的判斷。藝術和行動底基本區分就在：藝術創造一個並沒有實際事件發生的世界，在那世界裡，人就感到並沒有不道德的判斷之必要。麥翁底「哈羅來脫」一劇裡那些人物如果在實際生活中碰觸到一定是非常難受的，因為對他們必須設法贖付，然而我們在舞台上却坦坦接受，原因就在對我們沒有引起道德問題。假定有個藝術家給我們這麼一個印象：他所描寫的世界必須我們去實行和判斷，也許他是一個偉大的道德家。然而決不是一個大藝術家。傳記作家必須用客觀的公正的筆觸敘述他底故事。

第三個條規，應該把描寫主題的每個字讀一遍，搜集一切可靠的證據。現代新傳記文學作家描繪的不是死的立像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在官家的公文書裏他往往只能找到一個偶像。在個不相識的婦女底信札或日記裡許能窺巧看到他底一段逸史，忽然洩露了一個人的性格。他打算忠實，他務須求其詳盡。當然囉，問題又來啦，什麼是真實呢？一個人的性格真會真實嗎？請你回憶，惠特曼（一八一九—一九九二美國大詩人）底詩吧：

當我讀一部書，一部著名的傳記。

那末，那就是（我對自己說），作者所說的人底生活？

在我死去以後，也會有那樣的一個人來寫我底生活？

彷彿任何人都知道我全部的生活；

爲什麼呢，就是我自己，我時常想，我對自己底實生活知道得很少，或簡直一點也不知道。

惠特曼多少是對的。如果我們想到自己底生活，我們就會承認有些生活中重要的行事我們往往沒有任何實在的動機而完成的。也許我說了比我想更多意味的言語；幾個月後我們發現自己已捲入並未合乎初願的行動中了。這件事在拜倫是真實的。拜倫從未打算死在巖，甚至從未打算到希臘去。他曾經談過這個計劃，因為他生活得厭倦透了，因為他想這也許是解脫在意大利的煩膩的生活底一個方法。結果，時機來到，言語變成了行動，拜倫就到希臘去了。

傳記作家務必小心地避免把他底主角寫得結構十分完整。人底生活很少是依照意志而去逐一實踐的。一部份你還得時常把他留給環境去完成。一個「白痴」所講的故事，「沙士比亞說。在偉人生活底行動裡往往會有這樣白痴的行爲。如果你忽略了這命運底奇異氣氛，就失去了人類生活底真正的詩底要素。」

自然，避免過分方正地表現主角的一個最高明的技術上的方法是讓讀者通過了主角底友朋和敵人底不同批評而獲得。這種方法，傳記作家可以從現代小說家充分學到。讀一讀

關於透底「印度旅行記」：你會看見印度人眼中的英國人，英國人眼中的印度人，以及印度人眼中的印度人。同樣，我曾企圖去描寫葛拉德士吞眼中的迪斯賴利，迪斯賴利眼中的葛拉德士吞。這不能說，有一個葛拉德士吞，在無數人眼中有無數的葛拉德士吞，這無數的葛拉德士吞集中起來總能給予讀者一個適切的葛拉德士吞底意像。

10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應該加以討論：我們怎樣去選擇傳記文學的主角呢？薛特尼李以為傳記文學的主角必須相當偉大。這固見解早就受到反駁了。有些作家主張，如果能理解一個乞丐底複雜的心理現象，就可以寫一部比任何一部「凱撒傳」還要出色的書來。這話也許不錯吧；然而一種偉大的生涯却是人類靈魂的最好的食物。而且，乞丐底生活也實在很少偏僻。乞丐底生涯對小說家是很好的題材，但對一個需要文獻，信札和日記的傳記作家却很不合適了。能在他死後留下歷史底紀錄的，不是大思想家就是大專業家，有些時候，

人物雖然不很偉大，然而題材却充分偉大。這一定是被挑中的主角正是一件大事變中的中心人物。最好的例子是列維里底「喬治四世」一七六二——一八三〇，英國皇帝，有好色的馳名。在這部書中可以從悲劇的宏圖和主人翁底悲慘之間的對照得到詩底要素。
派謀一八四二——一九三三，美國教育家及倫理學家，在為他妻阿列史，弗利里，派謀一八五五——一九〇二，美國女教育家，所寫的傳記的結末，說：「假定我底遺憾地獲得準確無誤，那末活力會從此發生而沮喪的意氣會由此解除。」這一點可以應用到任何傳記寫作的傳記上去。這樣的著作可以使我們忍受生活的痛苦。他們能幫助我們去理解痛苦生活。卡拉萊爾說：「一部出色的傳記差不多和出色的人生同樣珍奇。」這是實在的，不過，「偉大的人物，用任何方法去處理都是有益的同伴。」
一九四三·七·二十六·譯完。

(原文刊日本英文「世界時潮」原作者係法國現代名傳記作家)

日本所藏的中國舊刻小說戲曲

王古魯

余於民國二十九年歲杪，得中日文化協會的資助，在東京開始攝取日本所藏中國舊刻小說戲曲的工作。每天夜以繼日，歷時數月之久，經過種種困難，一共照得一百多種舊影，雖是種種珍籍，足為研究中國板刻以及小說內容演變史的最大幫助。其中尤以四十回本的初刻本拍家驚奇聖本的水滸志傳詳林等，實為天壤間的孤本，都是在日光輪王寺慈眼堂所藏龍川時代黑衣宰相天海師(後證慈眼大師)的遺書中所獲得的意外的發見。現擬更把此項刻本照片中，全書插圖者，計有小說七種，戲曲散齣集三種，影印流布。以貢獻我國學術界。茲將所攝照片目錄以及影印十種刻本小說戲曲摘要分別錄後：

甲、舊影照片目錄

宋聖大曆三藏經持誦大食男爵藏(六頁)

- 元聖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內閣文庫藏(二頁)
- 元聖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內閣文庫藏(二頁)
- 元聖新刊全相泰併六國平話內閣文庫藏(二頁)
- 元聖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內閣文庫藏(二頁)
- 元聖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內閣文庫藏(二頁)
- 按經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內閣文庫藏(六頁)
- 按經演義帝王御世有夏商傳內閣文庫藏(七頁)
- 新刊按經演義開衍經通俗志傳宮內省圖書寮藏(二十頁)
- 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十七頁)
- 新編陳眉公先生評點春秋列國志傳內閣文庫藏(一六頁)
- 新刊列國志內閣文庫藏(六頁)
- 新編全像孫龐鬥志演義內閣文庫藏(四一頁)
-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一〇頁)
- 京板全像按鑑香齋兩漢開國中興傳志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三頁)
- 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宮內省圖書寮藏(七頁)
- 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宮內省圖書寮藏(八頁)
- 新編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內閣文庫藏一名赤帝餘編(一七頁)

-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內閣文庫藏(一四頁)
- 新刊京本校正演義三國志傳評林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四頁)
-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香齋三國志通俗演義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夏振宇本(二〇頁)
- 新編全傳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長谷溫博士藏(二八頁)
- 名公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初刻本東京文理大學藏(五五頁)
- 名公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內閣文庫藏二刻本(二五〇頁)
- 李卓吾先生評三國志無窮會藏蘇學本(三八頁)
- 李卓吾先生評三國志德川侯爵家藏佐文庫藏吳顯明本(六五頁)
-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香齋三國志通俗演義內閣文庫藏因日校刊本(二二頁)
- 續三國石珠演義宮內省圖書寮藏(二〇頁)
- 續通俗全傳梁武帝西來演義宮內省圖書寮藏(三頁)
- 新刊出傳補訂參史經唐勇志通俗演義魏評岩男爵家藏嘉文庫藏世德堂本(一五頁)
- 新刻按演義全傳唐書志宮內省圖書寮藏(二二頁)
- 新編全傳通俗演義隋煬帝史宮內省圖書寮藏瑞堂本(三五頁)
- 續刻玉鏡堂批點演義南北朝宋傳宮內省圖書寮藏(二六頁)
- 全傳兩宋南北傳內閣文庫藏(二二頁)
- 新刻按演義全傳大宋中興岳王傳內閣文庫藏(八頁)
- 新刻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內閣文庫藏(二二頁)
- 新刊出相補訂參史經兩宋志通俗演義魏評內閣文庫藏(二〇頁)
- 新刊出相補訂參史經北宋志通俗演義魏評內閣文庫藏(二〇頁)
- 續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內閣文庫藏(七頁)
- 皇朝英雄傳內閣文庫藏(九頁)
- 皇朝中興英雄傳內閣文庫藏(九頁)
- 承運傳內閣文庫藏(二頁)
- 新刻全傳三寶太監西洋記內閣文庫藏(一七頁)
- 新刻全傳香註征羅漢通俗演義前田侯爵家藏神閣藏(二五頁)
- 新編出傳通俗演義羅漢丹忠錄內閣文庫藏(二五頁)
- 近世演義平傳內閣文庫藏(六頁)
- 新編點點通俗小說內閣文庫藏(一五頁)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八期 日本所藏的中國舊刻小說戲曲

- 樵史演義無窮會藏(一三頁)
- 清平山堂話本內閣文庫藏(二頁)
- 孔淑芳雙魚扇傳內閣文庫藏(一七頁)
- 蘇長公章臺廟傳內閣文庫藏(一一頁)
- 張生彩鸞燈傳內閣文庫藏(三〇頁)
-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內閣文庫藏(二七頁)
- 古今小說內閣文庫藏初刻(五〇頁)
- 喻世明言內閣文庫藏(三三頁)
- 警世通言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兼善堂本(五三頁)
- 警世通言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石武四郎博士藏(五〇頁)
- 醒世恆言內閣文庫藏葉敬池本(四五頁)
- 醒世恆言內閣文庫藏衍慶堂本(九頁)
- 醒世恆言東京文理科大學藏衍慶堂本(一五頁)
- 尚友堂刊二刻拍案驚奇日光慈眼堂藏四十四本(一五頁)
- 尚友堂刊二刻拍案驚奇內閣文庫藏(一八頁)
- 八洞天內閣文庫藏(九頁)
- 新刊京本全傳包公判百家公案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一八頁)
- 新編國朝名公神斷詳情公案殘本內閣文庫藏(三頁)
- 新編國朝名公神斷陳眉公詳情公案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三頁)
- 新編明公神斷明鏡公案殘本內閣文庫藏(五頁)
-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內閣文庫藏(七頁)
- 新編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日光慈眼堂藏(三頁)
-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六頁)
-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內閣文庫藏(五三頁)
- 全傳金瓶梅內閣文庫藏(一五頁)
- 金瓶梅詞話日光慈眼堂藏(二〇頁)
- 玉嬌梨小傳內閣文庫藏(七頁)
- 飛花詠內閣文庫藏(一五頁)
- 好傳東京文理科大學藏獨處軒刊(六頁)
- 櫻粉錄東京文理大學藏(七頁)

- 天許齋批點宋三運平妖傳內閣文庫藏(五六頁)
- 歐陽修內閣文庫藏(三五頁)
- 墨客齋手校平妖傳內閣文庫藏(一五頁)
- 新刻鐘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內閣文庫藏金閨計戲陽刊藏(二七頁)
- 新刻鐘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上圖下文本無影戲藏(二五頁)
- 新刻出像官樣大字西游記日光慈眼堂藏世德堂本(一二頁)
- 新編全像西遊記內閣文庫藏(一〇頁)
- 西游記道書內閣文庫藏(二三頁)
-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內閣文庫藏(一九頁)
-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內閣文庫藏(二五頁)
- 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記傳日光慈眼堂藏一名西遊釋厄傳(二頁)
- 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內閣文庫藏(三頁)
- 新編晉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內閣文庫藏(五頁)
- 魏唐代呂純陽得道飛劍記內閣文庫藏(五頁)
- 魏五代羅真人得道咒書記內閣文庫藏(七頁)
- 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內閣文庫藏(四頁)
- 韓湘子全傳內閣文庫藏(一七頁)
- 新編楊慈教傳東遊記日光慈眼堂藏附金闕仙卷樓刊(二四頁)
- 錢塘漁隱譚師語錄內閣文庫藏隆慶年刊本(五頁)
- 譚以後史日光慈眼堂藏明刊本(二頁)
- 譚以後史日光慈眼堂藏明輝寶館本(三頁)
- 儲胡應內閣文庫藏(三四頁)
-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白回本內閣文庫藏明客觀堂刊(三四頁)
-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日光慈眼堂藏(五頁)
-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本內閣文庫藏(二頁)
- 一百廿回水滸全傳內閣文庫藏世德堂本(四五頁)
- 一百廿回水滸全傳內閣文庫藏世德堂本(四〇頁)
- 李卓吾先生批評水滸全傳三十卷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文研究室藏不分回(八頁)
- 新刻芙蓉集錦情林東亞帝國大學支那哲文研究室藏(八頁)
- 京本新刻公認情林東亞帝國大學支那哲文研究室藏(一四頁)

重刻蘇東華記內閣文庫藏(三頁)
 全相燕京筆記內閣文庫藏(三頁)
 玉茗堂評註昇州先生雙異錄內閣文庫藏(一五頁)

二、影印十種日本小說戲曲摘要

- 一、古今小說：此書為研究明代短篇小說之重要資料，日本現存二部，內閣文庫藏初刻本，前田侯爵家藏覆刻本。兩處原書均有缺葉，現用內閣所藏原刻本(明天啓刊本)為主，而以前田侯爵家藏本補其殘闕，共中精圖共四十葉。
- 二、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明容興堂刊本，蓋圖無用虎王廟故事。評者以個人意見旁鈎許多擬刪存疑，試與其他明本比較，則受此書影響之處，尚可有出，官為研究水滸傳演變史之良好資料也。此書中士已佚，日本亦僅此一。
- 三、全像京本水滸傳評林二十五卷，為日光慈眼堂所藏世德堂本相續編大師(天海)遺書，明萬曆雙慶堂刊本(覆本)，書分三層，上評中圖下文。
- 四、新刊京本春秋五刻七雄全像列國志傳評林，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覆本)，內容自武王伐紂起，其他如元朝中盛傳之伍子胥臨潼關等故事，不見此書中。明萬曆三台館本，書分三層，上評中圖下文。
- 五、鼎鑪全像唐三藏西遊釋厄傳，日光慈眼堂藏世德堂本相續編大師遺書。明萬曆三台館本。書分三層，上圖下文。
- 六、詩鑪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一名英雄譜，內閣文庫藏，明崇禎三刻本，三圖一百幅，刻工極精。書分二層，上層百十回水滸，寫刻。下層三國志(覆本)。
- 七、京本全像按經評釋兩漢開國中興傳誌，德川侯爵家藏左文庫藏。內容以流一本東西漢不同。其系經承受元朝平話而評書續集一脈，係明萬曆刊本(覆本)。上圖下文。
- 八、鼎鑪真油新調樂府八能奏演六卷，內閣文庫藏，簡稱八能奏演。明萬曆刊本(覆本)。書分三層，上下兩層均為所選戲曲，中層為散曲小曲等。所選戲曲散曲之末中見者錄者，有木梳記，金簡記，飯後記，綉球記，昇天記。原書有殘闕處，極難。
- 九、新刊京本青衫時調詞林一枝四卷，內閣文庫藏，簡稱詞林一枝。明萬曆刊本(覆本)。書分三層，上下兩層均為所選戲曲，中層為散曲小曲等。未見者錄者，有珠珠記，調弓記，三桂記，奇逢記，寶水記等，此書彌足珍貴。
- 十、鼎鑪時興漁歌歌令玉谷新編五卷，內閣文庫藏，簡稱玉谷新編。明萬曆刊本(覆本)。亦為三層式。以上二書格式同。未見者錄者，有思賢記，六喜記，錦裝記，樓邊記等。與上述二書同為研究明代戲曲之資料也。



勝任愉快

遲分

黃昏的時候，我愛沿着西單北

大柵的馬路，瀏覽舊書攤，我的目的常常不是尋覓「宋版」「明本」以及利用印刷術鑄造的文字，我是搜索一些前人——自然愈古愈好不過前二三年不發古的，亦未嘗不可入選——手抄的什麼東西；如日記，札記。或賬本之類，比如你看見：「某日買肥鴨一隻用鈔五吊二百文」。

不覺得好玩嗎？當如今非用二十來元，不能買一隻瘦鴨的時候。前些日子，我在書攤中，無意中，發見小巧的日記本，裡面筆跡惡劣，而文字也欠通順，然而在沙石籠罩中，才有真實，這裡包藏着不少希罕的材料。

這是某小號池池一位警察先生寫的幾篇日記，很好的一篇報告文學，我把它潤飾一下，發表在這

裡。

至於這篇日記的年代，倒是個問題，日記本上僅有月日，而無年份，似乎無從考證，也許是二十年前，也許是十年前的，也許是六七年前，我不願推敲。

讀者們，如有考古癖，請你們自己考證吧！

六月十五日

想起來，應當感激我的父親，同時，不由得，該詛咒那個第一高等小學校老校長，從前我會羨視過我的父親，尊敬我們的老校長，因為父親目不視丁，談吐粗野，老校長文質彬彬，講起話來，常常引經據典，如今，我該怨恨這老古董而應崇拜我的父親了，因為父親是「時代英雄」（曾任營長），教給我

巧，無一不是實用的，而那老校長告訴我的，全是一套騙人的謊言，我疑心他教給他自己兒子的話，一定與給學生們所說的不一樣。

比如，我畢業的時候，他勸我去北京考中學，我自付自己的功課，連個分數除法還弄不清楚，有些胆怯；我說：

「恐怕考不上吧！」

老頭兒，弄着額下鬚，微微笑着說：

「北京中學多如『汗牛充棟』又像『過江之鯽』，考不上好的，不妨『降級而求』，聽說××私中及××私中祇要繳費，無不有求必應」。

記得當時，我的同班王二且也在旁邊，他對校長的話頗不為然，說：

「與其上那種野雞中學，還不

如白天種地，晚上自修呢。」校長搖搖頭。

「不然，我以為求學與吃飯一樣；雞鴨魚翅，山珍海味；固然為我們所希望的，可是得不到的時候，麩子麵烙餅也得勉強吃呀！考不上好的，壞的也得吃，梁××，你父親當過營長，還不送你上中學嗎？」

當時我對老頭兒的話，認為是神聖的格言，跑回家去，慫恿母親向父親求情，要求考中學，父親聽了大發雷霆：

「尿泡尿，照照自個兒，是不是那種材料，我教你去當兵，我不認識一個大，可也掙了一份家當」因為母親堅持的反對，我未得去當兵，想了個折中辦法，投考了縣城裏的警察訓練班，三月畢業，便是正式警察了。

算來，如今過警察生活，雖僅三五月，可是人生的幸福，我覺到已嘗到十分之七八。

父親說過：「人生的目的，是求『名』『利』『權』，我在這縣城裡穿着新新的制服，雪白的手套，騎着大喇叭，「嘎咕嘎咕」的自行車，馳騁東西大街，確不知道我是「梁××」！本城有名張百萬，那回乘着紅圍子雙套轎車，遇見我，還得緊由車箱中鑽出來，連連拱手：梁兄！梁大哥，恕我下車了！」

要是在北京當個最精雜中學裏的最精雜的學生，爲了出入校門，買個糖菓吃；還要選號房看門的要脅呢！那有這種威風！

說到「利」警察的薪金，每月離區區五元半，可是「外找兒」，那個月也可撈到二百多元，這是「私烟館」「賣局」「燒鍋」「暗娼」「斗行」，「趕腳的」，以及各行商會，每月送給我們的「經常費」，已與應任職的京官，相差無幾了。

何況我們還有其他呢？就按口

腹說，豬肉舖，在下午三四點鐘，新煮得的「豬頭肉」我常常「啃」他兩大碗，一擦嘴；「記帳吧」！老掌櫃不但陪着笑臉，唯唯，還得趕緊雙手獻上一枝「哈德門」，燃着火柴。

燒鍋裏的「二鍋頭」，我們可以跑到「漏子」底下，自個兒去接，要裝一瓶子，便是一瓶子，要裝一罐子，便是一罐子。送給縣老爺喝的酒，說不定也許多少捧捧上一些涼水，我們所喝的可是真純地道的「二鍋頭」。

就按今天說，我到五生文具店去布貨，可巧，他們由天津運來的貨，正在開箱子，我無意中，檢起「日記本」弄着玩，那面圍圍的三掌櫃，慌忙由「帳桌」抽屜內，掏出一個精緻的玻璃盒。

「要寫日記嗎？挑管自來水筆，這盒水筆是我自個由天津帶來的不算櫃上的，所以帳目未有此項」。我寫日記也是受這管筆的蠱惑。

說到「權」，最好在城門口值班的情形，作證明，只要你是穿便衣，不掛徽章的，我會可把你脫

成赤條條的來查檢，設若你有一點不禮貌，不馴從，冲着腦袋，便是兩個耳光，如果遇到我的不高興：還可奉送你一個。

「不服查檢」！
先把你關起來。

蚊子嗡嗡，釘的手指發癢，不能寫了。唔！我何不去中西藥房拿瓶「蠅必立死」！

六月十八日

同屋的「小猴頭」，將有「花燭之喜」，他的臉上，總是笑洋洋，班長說：「他是雙喜臨門，一來娶個漂亮太太，二來小猴頭特別走運，這回的「份子」收到的特別多，就僅我的勢力範圍內，北門內外商家住戶已送到二千三百多元，南城雖不在我的管轄之內，可也要送個客情少不了千兒八百的」。

實則：小猴頭這回份子收到的多，並不在「運氣」的關係，而是他曾發表過某種宣言：

「我是第一回娶媳婦，可從來沒有向你們打過秋風，誰要不識時務，教敷衍衍的，就等我給他們個

顏色看看」！

這樣一來，誰敢不「傳獻區區」「畧表敬意」呢？

班長對這回份子過重，的確有些眼紅，因爲上月他侄女出嫁，才共總收到二千來元，爲什麼班長，還不如一個弟兄呢？據我想是班長一向爲人有點老實，他口口聲聲的說：

「兄弟們，不要爲難他們，給點就算了，況且，我一年內，已經辦過三四回事了。一回我祖父死，二回我外婆死，三回，這三回侄女出嫁……給點就算了」！

實則，班長的侄女出嫁倒應當多收點份子，侄女出嫁就本城辦事，比不得祖父死，外婆死來得美觀，來得虛無飄渺！有人說，他的祖父在他未出世之前早作了古人。等我結婚時，我一定做法小猴頭，鑿言：

「我是真真確確的第一回結婚敷衍衍的不好……」！

六月十九日

今天早晨，小猴頭向我與老馬作一個揖，求我倆與他當「伴郎」

，本是他早已定好，小七及老吳兩人做伴郎，不知他聽了誰的鼓動又想要四個雙伴郎，覺得兩個伴郎還不夠排場，不好聽兒。

在城門值勤下班後，我與老馬商量伴郎的衣服問題，老馬主張讓「小猴頭」去想辦法，我說「何必呢？我們到三福綢緞店去看看」。

在三福櫃房中，品着一毛一包的香片，吸着大前門，司帳先生哈的只談天氣，一會大掌櫃又叫人端西瓜，幾塊西瓜，便把老馬的嘴塞住了，在他向盞盞中吐西瓜子的當兒情的向我說：

「走吧，看提了！」
我搖搖頭，擠擠眼，我揮着大芭蕉葉向大掌櫃說：

「我們那小猴頭快要娶媳婦了」
大掌櫃欠欠身子說「早知道了」
「轉身只向司帳說「份子送去了沒有」？他誤會我們是來代小猴頭催份子的，司帳的也不明白我們的來意，他慌忙的答道：

「早送去了四十元的份金，一

聯綢帳」，故意報告給我們，我把眼皮冲着屋頂上那盞剛開的電燈「真糟糕，他教我哥倆當伴郎」！
「好啊，爲朋友湊湊熱鬧」司帳的一陣哈哈。

「好什麼」？我沉下臉「我們都沒有藍袍青馬褂，掌櫃的，您說穿着警察制服當伴郎行不行」？
司帳的很狡黠，已經懂得我的意思了。

「笑話笑話，那有穿制服的道理，你們兩人每人來一件海藍紡綢大褂，一件青羽毛紗的馬褂吧！」
學徒送過幾匹紡綢，我們也無法去挑選，胡亂拉了一件大褂，馬褂料。

臨行，老馬說「先記帳吧，等發薪時再來還錢」，司帳笑迷迷的說，算了吧小意思」，我沉下臉：

「幹麼算了」？我向口袋摸索，表式拿錢，司帳趕緊握住我的手：「不要見外！您爲朋友幫忙當伴郎就不許我們爲朋友幫忙，送二件衣料嗎」？
我點點頭，彷彿「情不可却」

，我們要一定給錢還似乎不够交情，不講面子，回來，老馬連連稱讚我：

「辦的漂亮」！這點辦法，我是由父親那裏學來的。

六月二十一日
從今天起，城門口又加添一種檢查工作，預備一根三尺多長的竹竿，作爲檢查每天早晨出城的尿桶之用，真是討厭的事。

我們這縣城中，大糞是很珍貴的，原來是自由買賣，農民可隨便向城內來挑運，自新縣長蒞任後，看到大糞的賣買，也有不少的油水，實行官辦，由所謂糞科處理委員會，由各茅房中運出，再賣於農民，不許私自運賣出城。

官家收買，定價頗低，每桶僅僅五分錢，而賣價頗高，合五毛錢，於是乎，走私之風甚盛，大糞雖有統治辦法，而便尿是自由的，一般投機者往往在尿桶之內，盛上半桶糞，糞糞科處理委員會說確有此類情形，所以總局今日下令預備竹竿，遇尿桶過，要搗其底，查查有否固體物。

我們三人，今午在城門下，每人褲子皆弄上不少的尿，不過也無大關係，只是洗衣坊的老王又要破費些錢子。

六月二十三日
今天辦了一件爽快得意的事，這愉快的心情，很彷彿一些說部上所說的一個弱女子忽然鬪勝了父仇還了累年宿願，那樣的興奮。

在小學時，我曾受到老校長侄兒「壞三」的欺凌侮辱，他常常打我一拳，擰我的耳朵，偶爾還在我的臉蛋上「咬乖乖」，那些猥褻行爲，動武，我不如他的腕力，講理，校長是他的伯父，我有口難辨，度情付勢，我只好容忍。

意外的，今日賜給我一個機會，正午，太陽正得意洋洋的時候，我在城內值班，老校長借着我「壞三」進城來，遠遠的便向我彎腰，點頭打招呼，我把頭抬起來，欣賞着青天，故作不見，這他兩人走近，我把眼珠變成固定的：

「嘿！站住」！我用着最大的嗓門。
「你不認識我嗎？梁……」老

校長要套交情，我未等他道出我的名字，我便又喊道：

「這個年青的舉起手來！」

我隨着檢查壇三，先教他脫下小襪，太陽晒着他的背，其次是解褲帶，脫鞋脫襪，教他赤足站在熱紅紅的石階上，我用手槍把敲敲他的頭。

「吐出舌頭來！」我也不知這道命令有何用處，

我深知壇三一向是偏強剛愎的，我希望他有一點反抗，便可借詞扣押他一天半天的，不料他一言不發，順從的很，我感到不滿足，乃拿起檢查糞桶竹竿，冲着他的肛門，通了三下：「看看這裡邊，有沒有私帶！」

他還是服從的，我轉而向老頭



我從家鄉跑出來，已經將近二十年了。

鄉下的故事

子，老頭子把眼鏡摘下來，細細端我。

「你的確是梁……」原來剛才他還懷疑認錯人呢！

「的確是什麼？我睜着眼『這裡六親不認，我們不能『因私廢公』，『徇情濫職』！」

雖說我不徇情，可是我對這老頭兒，並無若大的嫌隙，所以僅僅解開衣鈕摸摸了事。

六月二十四日

昨日接到父親一封信——又是拜託陳伯伯寫的，問我在這裡能不能「勝任」？並說×埠近招警察，問我有意到「大地方」去否？如願去，陳伯伯可寫八行與某個局長推轂。我當即作覆，說：我在這裡不但「勝任」而且「愉快」，不想去×埠，更不想去其他的地方，這縣

城是最好的地方！

按當警察說，這裏也許是最理想的地方，我們的職務，是悠閒的，遙道的，比如你在茶館裏喝足了茶，到大街上，或集市裡，溜達溜達便是「巡邏」比如到糧店去吃熬魚貼卷子，順便叫他們填張表。便是「查貨」。

這裡很少看見汽車，偶爾有之，也是在荒野公路中行走的長途汽車，它是不進城的，洋車僅僅二三百輛，自行車雖多，可是自太陽下山後，就很少見車輛的蹤跡，自然路口街頭用不着「交通警」所以除了在城門口值勤，很少有站立的機會。可是在城門口站守，又是最有趣味的工作，最有權威的工作，比方，你遇到賣蜜挑的進城，你可任

意吃幾個樹熟兒，往往桃子上還滴着清清的露水，多麼新鮮可口啊！

又如前日對付「壇三」的一齣把戲，聲勢赫赫，威風凜凜還想到站立的疲倦嗎？

真像的說，我們的工作，處處不離趣味，「勝任而愉快」一句話，是最好說明這種情形的。

誰願跑到通都大邑，冒着嚴寒酷暑。站在車馬之中，當機器人，管那綠燈呢？況日還有什麼「校閱」「加班」「考勤」一大堆麻煩呢！

這裡一切是好的，假如我再找着一位合心合意的女人，就更滿足了，人生的幸福就可說達到十分之十了，現在還差二三十分！

一九四三，七，九，於北京

楊 鮑

中間雖然也會返鄉兩三次，但每次頂多也不過住上三兩天；因而

對於家裡三十歲以下的人都不大認得了。

當初所以要跑出來，只不過是因爲跟叔伯們一時嘔氣，發誓不再

依賴他們，「吃自己底飯，流自己底汗，便跑出來自己創辦；如今，混了已經這多年，在外邊賺出來一個「家」。當初剛到此地時，只是單身一人，一套鋪蓋。

叔伯們也不再小看我；偶而下衛（天津衛）來，便來拉我；在我家裡吃，在我櫃上睡。

還是去年事，在五月份前十八天；二伯從家鄉來，領着一個少婦，有三十多歲的樣子，看去像是面熟，但究竟是多年不回家，想不起她是誰來了，二伯說：

「這是你廣祥大嫂，廣祥知道吧？南院大娘的那個兒子，你在家時，你們不是常在一塊嗎？還跳過高馬路？」

二提到廣祥，我便想了起來；我從家裡跑出來時正是他剛娶媳婦不多天，那時新媳婦才十六歲。他們家是賣油炸饅子的，買賣挺好，聽說賺了不少的錢。廣祥底母親我也熟了，是個極精明的人，很會過日子，從來是輕易也不捨的花一個錢。於是我說：

「大娘好哇！」

「好！」她回答我：「給您捎個好。」

「廣祥哥好哇？」

「……」她噙着淚，眼眉稍稍

一擠，眼淚便在眼睛裡含着了；二伯對我使個眼色，便把話頭接過去：

「希提啦！廣祥有點災害，廣祥大嫂子底腕子叫棍子給打穿了，後是領她到醫治的，你想想看，有甚麼醫院能有……」

於是我就領着她去到一家市立的醫院，她一個人住在院裡，動手廣祥；我底二伯便回來。途中我問起便先搖搖頭，咬着牙花子，嘆了一口氣之後說：

「就不過是爲了一點錢，一點錢，哼！把命就攔裡了，哪個上算？」

「怎麼？命攔裡了？」

「叫他姪兒給弄死的。」

「文起？是誰？」

「就是小二黑。」

「呵！二黑子。」我想起來叫二黑子的那個孩子，我離家時他才四五歲；小時我愛抱他，常常就尿我一褲袖子。

「怎麼會弄死了廣祥呢？」

「說來話長……」

說着已經走到了我家裡，妻已經把晚飯預備好；孩子們圍着二伯

喊爺，吃飯時孩子們一勁往二伯碗裡添菜，他喜歡的了不得。

飯後，我吓唬着孩子睡了覺。湖上一盞茶，二伯坐在炕頭，抽着旱烟，呼嚕呼嚕地。

「到底二黑子是怎麼回事呢？」

二伯緊抽了兩口烟，喝一口茶，咳嗽兩聲；精神貫注地把這個故事說得詳詳細細：

「那是好幾個月以前的事了，是在正月裡吧！連燈節也剛過。」

「小黑子找他叔叔借錢，大概是要一百塊錢；說來也是，廣祥這二年錢也掙些個了，掏出一點又當個零呢！說正是他媽底意思，你還記得那財奴吧！一個子也是好的，這些年底老毛病。」

「你知道二黑子這些年可够樣兒啦！小夥子練得好的身子骨，三句話不來就講打架，誰也不惹他的；總在寶局裏，來不來就跑到鎮上玩甚麼姑娘去了。」

「廣祥也是，不給他錢也就罷了，偏偏又申斥他一頓；那天我正到他們家去，剛走到窗根底下，就聽他們鬧起來，廣祥連拍桌子帶踢腳的喊着……」

「我們老王家還有你這孽種，把你養了這麼大，哼！廢物點心，

你說，你有他媽的甚麼能耐，玩玩樂樂，跟你爸爸一樣；你知道你爸爸是怎麼死的嗎？吃喝嫖賭，長壽病死的。你知道你媽媽怎麼死的？生叫你爸爸氣死的。你，你這狗食，哼！再這樣下去你給我滾蛋，

「二黑子聽了這話可忍不住了，給他叔叔上去就是一個嘴巴子，嘴裡還罵着……」

「你他媽的混蛋，不給錢他媽的就不要了，少說廢話。」

「我這時已經趕進屋裡去，廣祥可上了火了，回手就操起小板子來，照着二黑子就打去，嘴裡還罵着……」

「我打死你這臭××的，××的。」

「二黑子一看知道不好，就跑了出去；我把廣祥攔住勸他消消火，廣祥死不依活不饒的，非要他命。」

「你打起來了？我把你送個講理的地方去。」

「廣祥他媽也是連罵代罵的，衝着窗外頭……」

「從今天起，你甭想再到我門上來，再來吃這口飯，不養活你這喪盡天良的……」

憶宏告君

平白

平日喜歡讀尺牘筆記之類，但自己却很少寫。疏懶成性，尤其近年來，除非不得已，簡直不肯提筆寫信。繼續了十五年總算不曾有過一天間歇的日記，也是越寫越短了。繼入中年，便如是枯槁貧乏起來了，往往會引起許多無名的悲憤。無聊到了極點，有時翻出舊日友人所寄的信札來，却也如白髮老人對着他自己被抱在母親懷裡時候所攝的照相一樣，難免隔世之感了。

所藏友人信札中最多的，同時也覺得最珍貴的，是宏告君所寄。長者達五六十頁，短者却不過數行，但每個字每個字對我都有一種力量。甚而至於使我感覺得，自己今日還能保存一些熱情，對於自己的生活態度，還能不失去嚴肅，出於宏告君之所賜者頗多。

宏告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那時候我自己便喜歡寫一些不通的文章，投到報屁股上去刊載，雖然每月底帶了圖章到報館去領取稿費的時候，便復感受到壓迫，而且每次總還要被號房大爺勒

索去十分之二乃至十分之三的扣頭，餘外還總得受到幾句教訓，譬如到得太早了或是太晚了，沒有問號房而直接往會計課跑了或是號房正忙沒有功夫去傳達而催得太頻繁了之類，不免異常狼狽。

但是寫稿子的時候，却也就忘了那許多，常常一寫寫到深夜，買了一些吆喚到門口來的硬麵餅，或是元宵之類吃了才睡。然而宏告君却祇是很篤實地和外一家以教科書發財致富的書店經理的少爺補習英文，並為那家書店編校英文讀本。每月祇不過領到十五元乃至二十元的苛刻的報酬，有時候對要被藉詞發給乃至減發，但那時却也已足夠一個中學生的衣食之費了。我們中間的通信，也是從那個時代開始。談人生，談宇宙，談學問，談瑣事，也談幻想。不過，對於許多事情的意思我們却總不一致。不久，宏告君考入了西郊的清華大學，專攻西洋文學。我呢，想學國文學，考上了師大，這是使宏告君對我失望的第一次。兩年，終於因他的不斷的勸勉，我也考了清華的插班，轉入清華的外國語文系讀書。重復同學起來。宏告君對於所選修的每一門功課，都十二分努力，幾乎每門的成績都是B（九十分以上），除了下午在運動場和游泳池可以看見他並不忽畧身體的鍛鍊之外，差不多總是埋頭在圖書館裡用功。一面，還是因為生活的關係，不斷寫些文章，登在那時候兩僧，從文，孟實等先下所主編的刊物裡，却無一不是很結實的著譯。但結果印行的却祇有「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屆獲得

者」一本，出版以後，宏告君在持贈我的那一本扉頁上寫着這樣的題記：

平白：只有你知道這本書是怎麼出來的，如果不惜小題大做的話，我早把牠吐了。關於感謝你的話，不容易說，也用不着說了。還是讓我埋怨你一句罷，真的，沒有你這種種的好意，何至於讓我丟這個人呢。

二十一年十一月

雖只是短短的幾句話，也多少可以看出宏告君的矜持和認真來了。然而我自己在這個時代，却益發使宏告君感到失望了。約摸是從這個時候起，我便養成了許多至今改正不過來的壞習慣，譬如星期六便喜歡進城回家，一直要到星期一下午有課的時候才趕回學校去，喜歡逛市場，繞着書攤，買閑書，聽雜耍，愛晚睡晚起，懶散疏忽，沉於空想，不修邊幅之類。為這些，諷刺勉勵的宏告君不知寫了多少信規諫過我，然而効力不但沒有，有些時候我甚至故意違抗，把他的傷心看作是我的勝利那樣驕傲着。

大學畢業以後，我東渡繼續求學，而宏告君則開始當了教員。六年前的今天，我從日本回到故鄉，宏告君則從服務學校所在的南京到了距離我鄉不遠的蘇州。寫了好幾封信，勸我和他們一起去，卜居戰火籠罩着的上海，徘徊了一個多月，在緊張萬狀的空襲之中，從成千累萬哭喊織為一片的南市的車站送走了和我同道歸國的葉君和其他幾位友人西去之後，終於再冒了險難

開了稍烟的上海，買輪北上，這是在接到宏告君最後的一封信的一星期之後的事情。

一裝裝了普通定員二十倍以上的難民的輪船（聽說五年前已經沉在海底了），除一二等之外，已經無所謂輪船。在擠上船後不到半個鐘頭之內，隨身三件小行李中的一件，便不翼而飛了。所裝預備在船上食用的麵包罐頭之類和幾本書，也損失了還不要緊，連宏告君的幾封函札，也一併失去，却覺得異常可惜。

回到故都來以後，和宏告君便完全斷絕了通訊。聽說他也遷徙了好幾個地方，仍舊是那樣的熱熱，繼續着他的勝業，而且彷彿是越來越年青似的。回顧自己，則寒暑數易。什麼也不會做出來，只是頭上添了幾絲白髮而已。嗚呼，若無宏告君，我真將從茲老下去乎。

故園

一葉

離鄉日久，故園的影像，漸已模糊，又以人事的勞碌，把過去種種記憶，都塗抹上深厚的烟霧，漸漸的這種種存在的影像，也要化為烏有了。

。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爲着再有記憶，果真沒有記憶，固然是一種癡傻人物，然而，心魂麻木，也就不會有什麼刺激或反應了。所以我近來常常故意忘掉一切，故園，也是我極力想要忘掉的，事實上也就快要完全忘掉，然而，奇怪，她好像多年的蔓生的荊棘和葛藤一樣，縱經野火摧燒，牛羊踐踏，到時候依舊萌芽滋長。哦，是怎麼也割不掉心田上的蔓草啊，是怎樣畢竟難忘的故園的影像啊，在我將要還鄉之前，又逐漸的向記憶的領土中擴大了。

我的故園，是在一片平原大野中一所靜謐的農村的中心地域，牠是位於一道長街的中段。房子建在平地上，周圍伸向野原中，沒有山，前面却臨着一道小河。這兒，是我們高祖以來聚族而居的老宅。以後落到我祖父手裡，二十多間的房子，特別的北房一列七間，在鄉村中，是最爲稀少的。我記得小時候你這所老屋中，春天的太陽，暖溶溶的照在玻璃窗，全院靜靜的像一張棋盤。沒有什麼變動，傭人們都往由裡去了，這屋中，只有我祖母，父親母親以及我，雞啼了，纔知道日午，耕田的犂，一架，兩架的回來了，暫時打破了沉寂。到了冬天，有時候寒風猛吹，凍結了，北國的鄉村，然而在屋裡，偎著火盆取暖，聽着母親的講那個感動人的故事，得意忘形，風雪却像隔着一個世界似的，一點也不感覺枯燥。

這屋子特別可紀念的，要算是屋角的一棵老榆樹，不知道有多少年歲，可是特別高，不但可

以作爲我們的家的標幟，並且可以作全村的目標。記得每逢從驛站歸來。行近我們的村一二里時，父親便指點說，「快到家了，你沒看見那棵老榆樹嗎？」但是這棵老榆樹，後來因爲牠半身的「不幸」，也許是象徵着家運的衰微，病害叢生，只有一兩棵高枝兒活着，有一年，因爲父親的不高興，竟致把牠鋸倒了，後來提起來，母親總以爲不應該是的。

我們的園子，也可以說是我們的場圃，和住宅隔一條路，位在道南，牠是差不離六七畝大的一所場圃，東西稍狹，南北較長，場圃便是河岸，那片地，也是我們的，在那裏栽着許多的楊柳樹。從我個人說起來，這園子，便不亞於天國的伊甸園，我自極小的時候，以至十來歲時候——小學時代，每天都和一群表姊妹們在園子裏玩，因爲那時候，弟弟妹妹都還小呢，却有六七位姑表姨表姊妹，和我年雖都彷彿，很快樂的很真摯的在這裡度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園中滿種菜蔬，春天到來，蘿蔔花，白菜花先開了，便有一羣蝴蝶飛來，菜畦的蝴蝶，都是很美麗的，就好像西施——絕代美人，却偏出在亭蘿村裡。接着便是桃花，杏花，櫻桃花，珍珠梅花，一直到牽牛花，扁豆花，百合花，草芙蓉，金鐘，銀鐘，首級，節節高，鳳仙，雁來紅，野菊花，一直開到老秋。母親最喜歡薔花，這些草花，又比較容易培養，小滿園裏除了種菜以外，牆角牆根，幾乎全爲花朵填塞。記得那株大杏樹結杏子的時候，

我總喜歡拿一本唐詩坐在杏陰下讀着，有時那仰臥地上，看那天空白雲的變幻，忽而絕島孤帆，忽而重峯疊嶂，忽而如羊如狗，忽而似老人，似童子，似帶刀荷槍的武士，有時候本來一片雲彩也沒有，却由空際發現拳頭大的小白點，由此白點，逐漸擴展，便生出無數的巧雲。有時半天雲彩，却被風吹得漸漸消滅，無影無踪。我記得靠着南牆，有兩棵櫻桃樹，端午節前後，結實纍纍，一顆，一顆像鮮紅的珍珠。那時我已向遠地求學，每逢過節回來，母親必爲我特爲摘了一大盤子櫻桃，說「外處賣的，不如家裡結的好」，我記得在杏樹旁邊，還有兩棵桃樹，但是桃子總結不好，因爲樹下常常生那種硬殼的甲蟲，把桃根都嚼爛了，桃樹也就漸枯萎。有一天我同母親看着好幾隻甲蟲，在那裡正蠕動着，母親告訴我：「這叫『鐵甲將軍』。你看牠身上的盔甲多麼厚。」由此，我對於這種甲蟲，總叫牠做「鐵甲將軍」。記憶着母親贈給這無知蠢類的偉大徽號。

到了秋天，園子的前半，是用「石礮礮」壓平了，圓得像明鏡一樣，預備着「打場」這時禾穀都成熟了。金黃色的穀穗，褐紅色高粱，以及玉蜀黍，大豆，都用車載回園子裡，堆成長方形，和圓錐形的堆子。因爲我家每年，都要種着二三百畝的莊稼，所以秋收上場，穀糠，高粱糠，豆糠，都相當的大而且高，很有些巍然的氣象。秋天，是農民的黃金時代，在那時，也就是我家的黃金時代。因爲種地多，打糶多，也就象徵着

進款多，雖然是小孩子，也跟着大人一樣的喜悦跳躍。我愛看那四套馬的大車，一車一車的把莊稼往園裡載着，我愛看傭工們在那裏噓而又噓的「卸車」「上垛」「鋪場」「翻場」「起場」「揚場」，所謂鋪場就是把穀穗，或高粱穗等等，鋪在空場上，翻上一圈，然後用馬或騾曳着石礮碾周迴的軋着，由是而翻起來，最後乘着風用木墩從高處裏揚，剩下的子粒，堆積得如同小阜，然後裝在口袋裏，送進倉門。就是所謂翻場等等了。我愛聽那石礮碾軋的聲音，尤其是五更夢醒，在枕上就聽見這種清脆的響音！我愛看那馴良的聽命的一頭一頭的騾，馬，蒙着眼睛，向着圓周式的路線，周而復始，却永遠也跳不出那個圈子。我愛看那立在場中心牽着繩繩，拿着鞭子指揮者的得意面孔與微笑。當傭工抗着口袋走到倉門，我願意跟着母親，在一扇小窗前坐着，拿着半破的荻蘆心，一邊用手指甲在那上邊，刻着一道兩道……的記號，爲的是計算着今年秋天，我們一共收穫了多少糧食。

這時候，在場圃還有什麼最美麗的點綴呢？有的是後半部地區，栽種的白菜和蘿蔔，裹綠參差，和前半部地區的金黃色黍黍兩相對照。還有牆根的野菊，冒着寒霜，開放着瑣碎的黃花。還有，那群螞蟻，牠們也知道秋天的寶貴，饒是在那硬而光的場圃，牠們還穿好多洞穴，全體總動員來爭着搬運穀粒和豆粒，牠們自然想不到一切的人世滄桑，而且更想不到牠們的主人以後會

有什麼榮枯變化！

光陰雖然由童年催逼我到中年，但對於故園，我仍時常有留意徘徊的機會，當我在各地裡瀟浪的時候，每逢年節歸來，必要到園中散步，對於那青苔的菜壟，爛爛的野花，叢叢的果樹，都抱有無限的歡欣和快慰，在這裡，我可以永遠追溯我的童年，也可以不時的喚起我家運興隆憤懣，縱然在寒冬積雪之時，我也要一度踏着荒蕪的曲從一步一步的對着這清寒的風景，作那種茫無邊際的幻想，構造那未來的美麗的夢。

但是年頭逐漸增加，園圃也好像有些衰老，不知道爲什麼原故，我在最後幾年每次回家，到園子來看看，一切風景却還依然，只是感覺着有些不甚痛快，後來我發現了，原來那幾年裡種地漸少，沒有牲口了，在春天，我們用不着種那麼多的菜蔬，因此隙地添多，到秋天，因爲沒有那些收穫的黍黍，隨而空場更大。這些對於幻想有傷的荒蕪隙地，越發添多，我心裏不痛快的成分就越發加大。然而故園還是故園，我在遠行南歸的時光，仍然時時夢到牠的影像。直到十年以後，我因看父親的病，從遠方歸來，纔知道因爲家庭經濟破產，把自己的宅子和這所園圃，在這年春天統統賣掉了。當我到家的第二天，就和母親，在宅裡周望了一回，這兒是我小時嬉玩的地方，這兒是我小時讀書之所，一窗一戶，一椽一瓦都和我有深厚的情感。牠們就好像我身上的肢體和髓一樣，固然是我的，但從今後却無情的割

斷了。固然和我是不可分的，但而今而後，牠們已和我分離了。我步進經年封鎖的南屋，其中，擺滿了凝積灰塵的農具，還有些木板繩索，我記得十歲時候在這裡拴過秋千架，和同伴們打過秋千，我睜大了眼睛，凝視着，周圍的事物。啊，這些無生命的事物，也都閃出千百隻眼睛來叮視着我，看，牠們也不忍得和他們的多年的主人離別啊！我恍惚間看見牠們對我作無聲的隕泣，我眼角一酸，再止不住淚水，母親也跟着落淚了！

父親是剛強到底的人，在賣這所園子，曾經幾度咬牙發狠，在臨作契約的時候，父親還說，「有了置，無了棄，是兒不捨，是財不散」表示很果決很慷慨，實際上是孕藏着無限傷心，與萬分的不得已。因為經過種種變亂，不得不棄產還債。可是這是百年以來祖遺的一所老宅，並且是父親一手經營擴展的故園。然而這老宅遺故園，終於把牠賣掉了，世間事最大的傷心與痛苦，就是明明捨不掉而偏要捨掉，更大的傷心和痛苦，就是把這捨不掉的更應勉強的捨掉了，却偏要裝作愉快的笑臉。父親從賣房子那天就是神思不屬，又受了多少意外的打擊，終於沉臥病中，賣掉了宅園，創傷了父親的心，也等於把父親的靈魂帶走了！

我再向園圃巡視，那兩棵桃樹，早已死掉，只有一棵枯瘦的杏樹兩株叢亂的櫻桃，許多的花，因為母親看護父親的病，來不及培養，都荒枯了，只有生長力最強的牽牛花，尚在牆角憔悴的

活着，

些木根來支柱着。這園子那像從前的園子，從前具有靈魂，而今只有軀殼，連軀殼也殘缺不完了。我因剛在故宅哭過，到了園中，已經無淚可掉，只有對着蔓草荒樟，來癡癡的佇立，作長時間憑眺！

在臨行前夕，我陪父親到園中，爺兒倆對坐在草地上，夕陽照到父親瘦削的病臉上，父親的凝澀的眼光，把園中的各處，巡視了一遍然後幽幽的說：「這牆都快倒了，收拾不起，賣了，就賣了吧？」停一會又說：「這地方也不見得好，將來我病好，在南河沿地，給你們蓋新房子吧」父親所說的南河沿，就是園子南牆以外一帶栽着樹的地方。因為父親平生頗有好士喜功的樣子，我又有一套田園計畫，平常我們爺倆，一談起話，便合拍，並且嘵嘵不休。我們常講：「將來把南牆拆斷，一直把園子伸展到河沿，把河水也引進來一部，蓋造水亭，遍栽花樹，並建造別墅，作為一家退隱之地」母親每逢聽着我們這段話，就微笑說：「爺倆吃飽飯了，又說玄起來了！」啊，實際上，我最大的傷心並不是故園的易主，而乃是父親的逝世，因為父親在剛賣房子的時候，就張羅要買木料在南河沿造房，其後因為一病擱置，父親若不死，我相信能在故鄉再建新宅，父親一死，這種希望便完全斷絕了！

我在那天晚上，算是對故園作最後的憑吊，也算是和父親最末一次的晤談。因為半年以後我

丘墓了！

今年，再過幾天，我又要還鄉，父親逝世已經三個周年，母親回里，亦有半載。我要回去，我應當回去，然而一邊急於回去，一邊又有點心怯，我是怯見我那故園！因為母親去年回去，是賃着人家的房子，那舊宅，舊園，早已歸新業主佔有了！但我回鄉，怎樣也不能不從那兒經過，然而當我經過時，我說怎樣？我是哭呢，或是默弔。人生的夢太長，愈來愈覺得討厭，我倒是盼牠快醒呢！

七月二十日寫於北京

雨夜

紀瑩

步着泥濘，我緩緩地向黑的地方走去，雨有如粗的絲條，像鞭子樣的打着我的身體，腳下的水，嘩啦，嘩啦的響着。雨夜的天空是沒有星羣的。

雨夜對於我好像是特別恩惠似的。因為我喜

歡黑暗，但我也喜歡絕對的光明，我怕徘徊於明暗之間，在久旱之後，有了這一場大雨，我覺得這是值得慶幸的事。在遙遠我好像看見一羣無告的人們在忍受着無涯的痛苦和飢餓，我又看見成千累萬的人們手裏拿着的空碗，如今它們變了，他們是那裏有希望而且歡樂，我知道人們會有一頓飽飯吃了。我感謝這雨，我將怎樣的感激呵！那些如我一樣貧病的人們呵，我們能不和這

雨夜而歌頌麼？
失眠枕上我看見一裸光明的籽粒在健康的成長着。
雨夜帶給我以有熱力有希望的幻想，幻想縱然是個夢，但對於這甜美的夢，我已感到異常的知足了。
靜悄悄地，有細細的腳步聲，我怕看晴空里的星星了，那些曾經給過我以許多記憶的星星呵

，讓我渴想着千里外有真誠的友人在疾病里掙扎着，我彷彿看見他那瘦弱的臉。
如今，我是什麼都沒有了，有的：只是窗外
的雨聲，和打在窗紙上的沙沙聲，而其中最使我安慰的是：人們不至於再忍受飢餓的痛苦，我看見每個人臉上那堆着一片的美。
我的心好像坦然了許多，我有不能告訴人的新的喜悅。
一九四三，七，最末的一天。

會員動靜

會員曹原在新民印書館出版之長篇小說「貝殼」，獲得第一次大東亞文學獎，(此項文學獎係由亞細亞文學者大會內設之審查委員會所設，而於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最終日之全體會議席上發表，無正賞，僅對中日滿三國作家作品六篇授與次賞，袁厚氏獲得其一)袁厚氏適參加本會日滿文學團體團列席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一「貝殼」入賞，付予滿北文藝界莫大之興奮，當代滿北文藝作家粉粉所感，期待甚殷。

又此次中國方面提出受賞候補者共五名，即：上海之予且(代表予且短篇小說集)北京之袁厚(代表長篇小說貝殼)及梅娘(代表短篇小說集魚)，林格(代表散文集遠人集)莊損衣(代表詩集損衣詩鈔)云

前滿洲文藝聯盟委員，滿洲文化協會理事少壯武德武德報社之約任該社編輯部資料課長，於日前已辭去在滿各職來京，並加入本會為會員。

幹事徐白林代表華北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之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終了後，並由教育總署派道在東京文部省留學，半年後，始可歸國。

會員張金壽短篇小說集「京西集」已出版。

會員林格自九月起受新民報社聘，負責編輯新民報半月刊文藝篇幅。

會員焦榮吉本年於師範大學畢業後，現任職於新華中學教員

會員張島現完成長篇小說三部為白河，泉，鹿，將於各刊物分別發表。

會員曹原近出版長篇小說「線上」由藝術生活社出版。

會員任安現為天津商會半月刊編文版，執筆人有楊鮑蕭強宋汎佐卿等。

幹事王則赴津任職武德報社天津支社通訊部主任並對本會天津支部會務援助一切。

會員穆穆近於上海主持一純文雜誌「文運」即於本月內出版。

會員趙今吾退職武德報社編女雜誌主編，並在職麻業改進會副秘書主任職。

會員辛嘉近以近作散文隨筆多篇集成「辛嘉隨筆集」於滿洲興亞社出版。

會員杜白雨即於滿洲興亞社出版詩集「秋風集」。

會員陳慶近兼任慶豐月刊主編。

會員司空彥前赴河北一帶視察，歸來後發表旅途雜筆多篇。

會員金光輝退職婦女雜誌編輯，並任職河南開封市新民會會計主任職。

本會受滿洲青少年文化社委託，推舉會員梅娘，呂奇，共鳴，司空彥，王則，真夫，沙里袁厚等以上作家多篇作品發表於該社出版之「青年文化」月刊內

會員司徒威，舒申，上官等，沙里近為昌黎縣公署教育月刊執筆作品多篇。

半夜 (五幕劇) (二)

陳 綿

第二幕

佈景同上，六個禮拜以後，下午六點半鐘，邵太太同着一位女朋友從樓上惶惶地下來。

邵太太 不對，不對，你聽我慢慢告訴你說，別看我這麼好玩，燒菜做飯我可不讓人！我告訴你你是用花生油啊，一定得讓油熱地冒一會兒烟，以後再把蔥花兒攪在裏頭，等到蔥都快糊了再攪肉絲，肉絲可不要炒得太熟，隨便炒幾下你就把醬油倒上，這時候要能「噹噹」地一聲這個鍋算是燻好了，以後煮麵或是煮片兒湯都行，要是講究攪點冬菇，蝦米，油菜，白菜什麼的都行，我們北邊都是這樣的作法。

女 友 這回我明白啦！怪不得我弄的不好吃呢！

邵太太 你怎麼弄的？

女 友 我攪了油以後就攪醬油，以後跟着又攪肉，又攪蔥，又倒水，作出來總不是燻作的那個味兒。

邵太太 那當然不會有味兒了！最要緊的是油要熱熱的，醬油要最後攪，攪醬油的時候非得要「噹噹」的響一聲，要不然這個鍋是不會燻得好的。

女 友 好了，這回我會作了，噯，我聽說那個電影明星楊龍也在這兒住，是真的嗎？

邵太太 是的，他搬來快兩個月了。

女 友 你見過他嗎？

邵太太 何止見過啊！我們熟極了！他剛搬來的第二天就跟我說話，問我貴

姓？問我們先生做什麼事了呵，和氣極了！

女 友 你既然跟他那麼熟，你可以不可以跟他給我們要兩張電影院或是戲院的免票呢？

邵太太 那還不容易，今天晚上我見了他就給你要，啊！作片兒湯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就是麵不要和得太硬（這個時候羅太太用皮帶牽着一個極考究的狗從街門進來上樓，邵太太滿臉堆笑地，）羅太太您剛回來啊？

羅太太 是的，出去走走，令郎還在四中哪？明年該畢業了吧？

邵太太 對了，明年暑假畢業，等畢了業還得請羅太太給我個事兒。

羅太太 一定，一定，羅先生總會幫忙的。

邵太太 那麼我先謝謝您啦！

羅太太 不用謝，再見吧，邵太太（上樓去了）。

邵太太 再見，羅太太！

女 友 這就是羅局長的太太吧？

邵太太 對了，人好極了！她還請我到她家裡吃過飯呢，呵，那家裡才叫闊呢！吃的那東西我都叫不出名字來！（有個男人帽子戴得很低，大衣的領子往上翻着遮蓋了大部的臉，急急忙忙地從樓上跑了下來，從大門出去了，）奇怪，這是什麼人？我沒有見過啊！（一個小孩，像是戲院子裡面的工友，從外面跑了進來，急忙地上樓，劉福從門房裡走出來。）

劉 福 噯，噯，你不知道用人要走後面的樓梯嗎？

小 孩 我知道，可是我等不及，你知道楊先生屋的電話為什麼沒人接嗎？

劉 福 那我怎麼知道？不過反正我知道他在家，沒出門！

小孩 楊先生今天早晨說戲院要是排戲叫我們給他打電話，我們打了兩回了，可是老沒有人接，現在大家都來了，就等他一個人啦！他還說過，今天下午一定不出門的。

劉福 那也許是他睡着了，你什麼時候打的電話？

小孩 就是剛才打過的，叫了兩回都沒有人接！

劉福 那麼好，我跟你一塊上去瞧瞧！（他們坐着升降機上樓去了，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邵太太把她的女友送到門外，現在她回來了，也打算坐升降機上樓，等了一會兒，升降機老不下來，她着急了，）真糟糕這個電梯老出毛病，上去就下不來了，（揚着頭向上喊）喂，你們倒是下來不下來呀？（升降機果然就下來了，劉福慌慌張張地走出升降機跑出門去了）。

邵太太 這個老劉真是瘋了！什麼事啊，這麼忙！不用你美，我上去也不把電梯放下來！（她坐升降機上去了，一會兒工夫以後劉福帶着一個警察進來了，隨走隨說，走到升降機門，因為等它不下來，就從大樓梯上去）。

劉福 我拼命地敲門可是裡面不答應，我明明知道他在家，他屋裡還點着燈呢。

警察 在幾樓？

劉福 在三樓。

警察 那咱們從樓梯上去吧！你準知道他在家嗎？也許他出門了呢。

劉福 不能，不能，他出門的時候總要到門房看看；問問有信沒有什麼的，一定沒出門！（學生甲，他是邵太太的兒子，不是一個什麼好學生，他的朋友也是一個很好修飾的青年一臉的痞道，但是擦着很厚的雪花膏）。

學生甲 你還沒到我家裏來過吧？

學生乙 來過一會了，你怎麼不記得？上回同小王……

學生甲 跟小王？

學生乙 是啊，你怎麼忘了？那天不是在門口還碰見羅曼麗嗎？

學生甲 啊，我想起來了！

學生乙 喂！憑良心說，小邵，你跟羅曼麗，你們倆有什麼事兒沒有？

學生甲 天地良心！我就沒跟她說過話。

學生乙 喂？這個電梯怎麼還不下來呀？

學生甲 誰知那個王八蛋上去又不放下來；討厭極了！

學生乙 那咱們從樓梯上去吧！

學生甲 再等一等吧，我真懶得上這幾層樓梯。

學生乙 你剛才說你沒跟羅曼麗說過話，我真有點兒不相信！你說她沒跟你說過話我倒有點兒相信。

學生甲 你這是什麼意思？

學生乙 什麼意思？像你這樣的，又跟人家住在一個樓裡會不想法兒跟人家說話？不過人家不理你就是了！

學生甲 真的我沒跟她說過話，你別看我平常挺衝，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兒，一見了她我就沒膽子了，你知道，那個電影明星楊龍，他也住在這兒，搬來有一個多月了，有一天可真把我氣壞了，我親眼看見羅曼麗跟他點頭，還笑不勁兒的樣子，真把我氣壞了！

學生乙 那誰讓你沒長着楊龍那樣的腦袋呢？那麼說，你是害了單思病了？

學生甲 那你倒可以放心，沒那麼傻！告訴你說，二十世紀的男性就不知道什麼叫單思病！算了，不等了，上樓梯！（街門外有一輛汽車停住了，進來兩個穿白衣的看護）。

看護甲 （隔着玻璃向門房裡看了一眼，）門房沒人，他人大概是從樓上打的電話。

看護乙 對了，是的，他是從楊家打的電話，他還說讓我們到了就一直上去，三樓第一間門，（一個醫生也隨着進來，他們走向升降機門）。

醫生 既然沒有電梯我們就走上吧，晚了也許來不及了，（外面人羣

滿，好像把門圍起來了，有許多人說話的聲音。

警察的聲音 請大家散一散！（兩三個警察二位便衣的偵探，前面一個警官帶着走了進來，謝先生，房產經理人，好像聽見了外間雜亂的聲音，從樓上下來。）

謝先生 什麼事，什麼事？諸位找誰？

警官 我是本段警長，您貴姓？

謝先生 賤姓謝，我是這兒的房產經理人。

警官 怎麼，電梯壞了嗎？

偵探 電梯在上頭，嘿，樓上有人沒有？請把電梯開下來！

謝先生 諸位，到底什麼事啊？

警官 這個樓房的房東是那位？

謝先生 這兒的房東是羅化奇羅局長。

警官 呵，不錯，不錯的，局長在幾樓住？

謝先生 局長住第一層，到底有什麼事？請您……（外面的嘈雜的聲音越發地大了）

發地大了！

警官 請您把大門關上吧！（這個時候醫生同看護從樓梯下來）。

醫生 呵，警長您來了！現在救護車是沒有什麼用了。

警官 怎麼？

醫生 現在人已經是不行了，據我看他是半點鐘以前死的，他在地面上躺着，頭上中了一彈，現在是法院的事情了，好吧，警長，再見！（醫生同看護走向大門，謝先生也跟過去）。

警官 嚶？你那兒去？

謝先生 我去給他們開門，（看護及醫生走出大門）。

警官 好！（向兩個警察）你們兩個在這兒看門好了，任何人都不要放他

們出去，（電梯下來了，警官同偵探乙坐升降機上樓去了，偵探甲

同兩個警察看着大門，其餘的從樓梯上樓去了。）

謝先生 （向偵探甲）先生，我是這所房子的經理人，既然這裡出了什麼事

，我想您總應當告訴我，到底出了什麼事？

偵探甲 剛才有人給區裏打電話說，楊龍，楊先生，那個電影明星讓人用手槍打死了！

謝先生 什麼楊龍讓人打死了？這是那兒的事！誰把他打死的？

偵探甲 楊龍在你們這兒住了多少日子了？

謝先生 嚶，住了多少日子啦？嚶呀，您問我他多咱搬來的吧！您瞧，真把我給吓糊塗了，簡直想不起來了，您瞧我這個人真奇怪，一受驚

怕我就什麼都糊塗了！您等等，讓我靜靜地想一想，呵，想起了，他

搬來大概有一個多月了，就說差不多兩個月吧，對了，差不多兩個

月！

楊先生這個人怎麼樣？我是說他不常為人怎麼樣。

偵探甲 人是好極了！那沒什麼說的。

謝先生 常有人來找他嗎？

偵探甲 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的沒多少朋友到他這兒來，可是究竟

是不是有很多人找他？那也……那我也說不定，就許我瞧不見

的時候來一大幫子人找他，這事問門房的老劉他倒許知道。

這楊先生夜裡沒在家裡開過跳舞會打牌什麼的？

謝先生 沒有；至少；至少我是不知道，我是沒有聽人說過，從他搬進來我

們就留着他的神呢，打算找岔兒叫他搬家。

那為什麼？剛租了他為什麼又要讓他搬家呢？

謝先生 是因為他的名氣太大，怕是有許多人找他亂的慌，所以自從我們上

頭知道他是電影明星，很瞞怨了我一頓，說我不會辦事，果然我們

上頭有眼力，他就真出了事了嗎！這真得怪我不好。

什麼，上邊兒？誰是你的上邊兒？

偵探甲 上邊兒就是說我們局長，局長太太的意思。

謝先生 到底是誰說的不願意租給他？是你們局長，還是局長太太？

偵探甲 平常租房子的時候也就是跟局長同一聲。

謝先生

偵探甲 那麼這回呢？

謝先生 這回也是羅局長提來着，不過……

偵探甲 不過怎麼囉？

謝先生 不過，後來太太知道了很不願意？

偵探甲 呵！（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冊子，在上面寫了幾個字）

謝先生 您要是沒有什麼話問我了，我可得上去報告我們局長知道，您想這

個事兒可太糟心了！本分兒太太就瞞着我說不該租給這種人，現在

果然就出了這麼大的凶事，讓我怎麼對得起上邊兒，您想這事對

房東沒有什麼關係吧？別回頭因為這個還得給我們上邊找麻煩，那

我可更對不起上邊兒了？

偵探甲 （似乎就沒聽見他這一套演詞）他用着幾個人？

謝先生 他只用一個人，老關，（這會兒街門有人按鈴，警察把門開了，兩

個法院的技術人員走進來，一個拿着照像機，一個提着一個小提包

，他們見了偵探甲打招呼）。

偵探甲 老關現在那兒？

謝先生 大概聽說他是兩頭跑，戲園子裡有事他就就在戲園子裡，園子裡要是

沒事他就在這兒侍候楊先生，我倒聽見過他兩回，挺老實的一個人

。

偵探甲 二樓第一個門，你們二位從樓梯上去吧，電梯在上面呢，沒下來，

（正說話間警官同門房及戲院報信小孩同下）。

警官 呵，你們來了，你們快上去吧！（向偵探甲）你也上去看看吧。

偵探甲 是，不過我有事要報告警長，（他把警官領到離衆人稍遠的地方，

低聲秘談了一會兒）。

警官 好，知道了，你上去吧！

偵探甲 是，（陪着兩個技術人員上樓去了。）

警官 謝先生，您要到樓上去報告貴主人是不是？

謝先生 是，您要是沒什麼問我了，我想就上去報告他老人家去。

警官 那麼，謝先生請您就上去吧，見了貴上羅局長就提本區吳巡官給您

老人家請安。

謝先生 呵，是了，是了，吳巡官，一定替您說到！您既然認識我們局長，

那就好辦多了，沒別的，一切請您多幫忙吧。

警官 這沒說的！回頭見，謝先生，（謝先生從樓梯急忙地上樓去了，巡

官在沙發上坐下，拿出一個本子寫，問門房），您姓劉是不是？

劉福 是的，我叫劉福。

警官 侍候楊先生的老關，你見過他嗎？

劉福 常見，他不斷地到我門房來聊天，挺好的一個人，他怎麼會沒在楊

先生家裡呀？

小孩 老關在戲園子呢，戲園子排戲的時候他總到戲園子來幫助，楊先生

這兒除非給他收拾收拾屋子，並沒有什麼事，楊先生每天吃飯都是

到飯館子去吃，老關雖然也會作飯，可是一個月裡也不過給他作兩

三回飯。

警官 這個老關是在楊先生這兒睡，還是在戲園子裡睡？

劉福 （同時）老關在這兒睡。

警官 他侍候他有幾年了？

劉福 這我可不知道，沒有聽他說過。

小孩 老關侍候楊先生可多年了，回頭他要是知道了，不定怎麼哭呢！他

們主僕之間的感情太好了，就跟一家子人一樣。

警官 （向一個警察）你在戲園子傳姓關的立刻就到區署裡去，（看牆上

掛的房客表，你們這裡還住着一位大夫他在家那嗎？

劉福 不知道他在家不在家，這會兒他也許出診去了，您要有事我可以看

看去。

警官 他同楊龍都是住在三層樓上，是不是？

劉福 對了！

劉福 在三樓關着門，我們這兒怎麼能夠聽得見啊？

警官 我是說你收拾樓梯的時候碰巧也許聽得見。

劉福 沒有，我收拾樓梯也是在早晨，下午沒事我向不上樓。

警官 請你到上頭看謝先生回完話了沒有，回完了，讓他立刻就下來。

劉福 是，（上樓去了）。

警官 （問小孩）楊龍在戲園子裡大家對於他怎麼樣？

小孩 楊先生的人緣非常的好，就是外面的女朋友太多，我們經理時常說他，前些日子還有兩個女人到戲園子去找他，要同他打架呢！（謝先生從樓上下來了。）

警官 呵，謝先生來了，我們到區署裏去吧！

謝先生 （恐懼地）怎麼？您要叫我到區署去嗎？

警官 不要害怕，謝先生我是因為還有許多話要同您談談，您見過局長了嗎？

謝先生 沒有，局長沒在家，我只跟太太說了一說，太太人真好，也沒有責備我，我最後悔怎麼做了這麼一件荒唐事，給上邊兒招了這許多麻煩。

警官 好了，來，（帶着謝先生同戲院送小孩一同走出街門，臨出門

同他們要居住證，把他們的名字號碼都記下來。

若門警察 是，（向警官行禮，黃升從後樓門下來。）

黃升 劉爺，太太叫你哪！

劉福 不行呀，我這門房沒有人呀！

黃升 不要緊，我在這兒給你守着。

劉福 好吧！

黃升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呀，劉爺？

劉福 你問我，我問誰去？（門房從後樓門上去了，這時候街門有人按鈴，又有汽車關門的聲音，警察把門開開，羅局長進來了，警察向羅

行禮。）

羅化奇 怎麼回事？為什麼街門關着？你們二位是……老劉！

黃升 （從門房出來，）局長，老劉太太叫去了。

羅化奇 今天這是怎麼回事兒！

黃升 您知道三樓住的那個電影明星楊龍，讓人在腦袋上一槍打死了，剛

才區上吳巡官來了，把謝先生帶走了。

羅化奇 呵？奇怪！（他急忙地坐電梯上樓去了。）

閉幕

編輯

▼本欄「
事務報告」，均
「編輯與戲園」之編
譯。

▼本會

「編輯

」，編

譯，茲特

，預定

來月歸國，出席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之華北代表諸位亦須下月中旬返燕，除上
述各位允為本刊執筆外，並邀得與會代表
同行之羅步南先生及「駱駝祥子」之日文
本譯者竹中伸先生二位執筆。此外更承我
國出席大會之華中代表諸位先生熱心寄稿
。至本期付印時，已接到多稿。茲特預告
如次：

一，章克標先生：藝文斷想，二，柳
雨生先生：奈良隨想，三，周然先生：
說話難，四，謝希平先生：第二屆文學者
大會以後，五，陳聖士先生：歸國雜詩。
以上統於下月第九期上發表。

「電影與戲園」各篇。
▼預定本期刊載之趙今吾先生譯查爾
斯蘭之「第一次到教堂去」，以篇幅廣
臨時抽出，改在下期發表。
▼本期所刊「華北日本作家短篇創作
特輯」，承燕京文學，長谷川宏及久米宏一
二先生執筆並承王真夫，王介人，梅嶺三
位先生翻譯，謹此申謝。（編者）

兵器與戰爭

譚偉

戰爭與領域，分爲海陸空三種，現在先說海的方面。

海軍有四個要素，就是船，人，基地，空軍四種。普通以船爲主要，而又以噸數決定其強弱，但這已是落伍的看法，就舊的觀念講，是以主力艦的噸數爲強弱的標準，這種看法，若干戰爭已經證明其錯誤。

船可以分爲五項，主力艦，航空母艦，驅逐艦，巡洋艦，潛水艦。在十五年前的海戰觀念，認爲主力艦在海上無可阻擋亦稱爲無畏艦，但是自從第二次歐洲戰以後到現在，已經由實際中證明航空母艦，最低也有同等重要。而且有時航空母艦的決定戰爭能力已超出了主力艦。

德國的潛水艦數目較強，但他

的主力艦，航空母艦，巡洋艦較弱。英國的驅逐艦因爲較少的關係，一九四二年會因此遭遇着最大的苦惱，美國也同樣，認爲這種不能平均發展的偏于一方面的現象，爲其最大的危機。

主力艦普通以二萬到四萬噸爲標準，最小的有法，義，蘇，的兩萬三千噸，最大的現存的是三萬五千噸。又德，英，美，日本都正在建造四萬噸以上的主力艦。至於主力艦的主砲一般是在十一到十六吋的口徑。

德國有一萬噸的袖珍戰艦，但這並非真正的主力艦，因爲在凡爾賽條約的時候，各國對德國加以限制，其最大艦不能超過一萬噸，所以德國便在受條約限制中的一萬噸之內，盡量產生其最大威力，可是這樣雖然有了最大的砲火力，但是結果却有頭重腳輕之弊雖然牠可以制壓同等噸數的巡洋艦。

關於這一次大戰，各國的戰艦的性能和沉沒數，因爲沒有可靠統

計，所以不能確言。

據所知者，美國在戰前有十五隻，後來有六隻，共二十一隻，正在建造中的有六隻。

英國方面，原有十五隻，被擊沉者五隻，還剩十隻，新建者有五隻，現仍有十五隻。

日本據官方發表，一共是有十隻。大本營發表沉一隻，現在還有九隻。

德國在戰前有主力艦二，袖珍艦三，又完成了三萬五千噸的二隻，被沉二隻外，應該還有五隻。

法國在戰前是四隻，又造成的四隻，不過因爲作戰中被沉五隻被英美搶去三隻，已經一隻不到了。

蘇俄原有三隻，德國官方宣佈已炸沉其二，現在所餘若干，却無人知。

至於列強的主力艦，因爲各國的國策不同，所以各有各的特殊作風，比如義國，他的主力艦最重速度，意國的主力艦，有的是有三十

四到三十五節的速度，可是速度雖強，有時不能不犧牲裝甲。英國注重續航力，速度和裝甲完全適中，德國是特別注重防禦力，俾斯麥和空軍交戰受到激烈的砲火而仍不沉，便是因爲防禦力，特別強的原故，日本戰艦則注重砲火，炮較別的国家多。

航母最小的有七千噸，最大的有三萬三千噸，一萬噸大小，三萬以上又過大，大概以二萬餘噸爲最合適，義國和德國在以往都沒有航母艦。航母最大的缺陷是裝甲不能十分完備，在海上的安全性較小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安全性，因此航母總是遠離艦隊，至少要距離前線三二百里，雖如此，如果被敵人發現，縱不被擊沉，仍有傷毀的危險。這是因爲航母裝甲過薄，子藥庫易被炸傷而易起火。航母吃水較低而又要使其高浮水面，所以不能裝過厚裝甲設備，航母的安全性雖適量，但是列強仍然是拚命製備，這原因是因爲海上空軍重要，海上艦

關於巡洋艦，重巡洋艦有時在八千噸左右，輕巡洋艦有時在一萬噸左右，所謂輕巡，是以炮火為標準，八寸炮為重巡洋艦，六寸炮以下為輕巡洋艦，它的用途除代主力艦作戰外，尚有保護商輪，偵查海面的責任。

巡洋艦各國也有各國的特殊性，日本的重巡是有十門八吋炮的裝備，英國和德國都用八吋的八吋炮，美國有九或十門的八吋炮，英國為保護其殖民地的關係，所以特別注意續航力，意艦注重速度，德國則速力，炮火，續航力各項平均發展，日本據官方宣佈共有三十九隻，現在繼續製造多少尚不知，美國五十九隻，沉十一隻，英國有八十七隻，沉二十五隻，意國二十三隻，沉六隻，德國十五隻，沉了四隻。

驅逐艦稱爲一切附雜的海上工作，它每年至少的壽命是只有四千，最多的兩千潛水艦，續航力，它的

現代戰爭有三英雄，就是潛水艦，坦克車，轟炸機，德國所以富於作戰力，就是因爲特別注重這三點，第一次大戰，德國以此幾乎使英國破產。一九四一年英國曾遭遇最大危機，但因美國打破國際條約，用種種經濟上的辦法挽救了英國的命運。

德國的大量製造潛水艦，而且訓練有素，平時至少有一百多隻在海上隨時活動。

其次，兵艦如無航空機保護，決不敢出動，主力艦製造須三年，值七千萬美金，假如以此數目去製造飛機可以造成二百架轟炸機，比如馬來戰，擊沉英國的主力艦值數萬萬，但以六人所駕駛的價值十萬元，三架飛機換來，實在是重輕分明。

另外，夏威夷的空襲，美國已承認被擊沉戰艦五隻，但是擊沉五隻戰艦，只用了二十幾隻飛機。戰鬥機的續航力較小，列強現在盡量發明長距離的戰鬥機。戰鬥機普通有八門機關槍，每分鐘可發一千二百個子彈，如果有八架則每

一國人的作戰能力。

最強的戰鬥機可帶四門機關炮六個機關槍。關於飛機各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美國重速度與裝甲，英國重炮火與裝甲，德國重大量生產。

戰鬥機注重爭取高度，德國的製造戰鬥機，便特別注意速度，轟炸機重續航力，德國最近聽說研究特殊長距離轟炸機，以飛渡大西洋轟炸美國本土，但就事實而論，轟炸機的存油過多，影響轟炸能力，在技術上是尚須研究的。

所談時間已經很久，有機會再談。

戲劇雜談

陳綿

方才聽到譚先生講演，增加個人許多知識，不過，一個國家的強弱，雖然武器的進步很有關係，但是文化的設備，也是對於敵國的一種精神的武器。個人平日俗務很多，臨時才想起以「戲劇雜談」隨便

聯想到精神的武器也應該注意到它的設備的週密，現在就法國的文化設備說一說。

首先想把法國的著名劇場音樂堂加以列表以便給諸位一個概念，可以知道他們對文化的設備，是如何的周密，這樣一比較，就可以知道我們和外國相差的程度了。

關於歌劇方面：

大歌劇院 Opera

中歌劇院 Opera Comique

Triarou

Gaité Lyrique

(這兩個是一種專名詞

，類乎中國的高壽山

一類的院名。)

國家第一劇院 Comedie Française

國家第二劇院 Odeon

民衆劇院 Chatelet

關於一般歌劇院

巴黎樂堂 Champs de Paris

瘋牧女 Folie Bergone

馬幼樂堂 Concert mayol

巴黎笑劇院 Bouffe paraisier

關於話劇方面：

奇幻劇院 *Voltaire*
昂瑞劇院 *Aurélien*
文藝復興劇院 *Renaissance*
沙拉白納劇院 *Vauvillain*
關於俗劇院方面：

這種劇院多設在大街上故稱大
街派專門在大街上演一些輕浮劇，
多為巴黎故事，大略舉出，有 *Pat*
laine Copain, Marquis Hui, Bossadantur
關於正統派，也稱最新派，專演
「般有意義的戲劇。」

老鶴編劇場 *Vincent Colovier*
工作劇場 *Onore Atelier*
工場劇院 *Montparnasse*
天堂劇場 *Brida chevpu*

此外有專演雜要的劇場，有 *Hilae*
Alcazar, Madeleine。
還有演說劇場，*Stile des Societ*
Argne。

學者會劇場 *Senfote de lue*，冬天
馬戲劇場 *Zogor-lhac*，還有音樂堂
Concerts，作家組織的很高級有詩
意的有三個，最老的是夜遊者歌堂
Chant omni，此外還有 *Pera, Chak N*
the，總之可分作歌劇，話劇，舞劇
，音樂堂，雜耍場，馬戲場，詩歌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八期

暑期學術講演大會講演記錄

場，演說場等。

此外還有一種劇場，他們耗費
很大工夫，對於極有價值的事件，
作最落的介紹，比如把三十年以前
的時裝做一種介紹的演出，觀眾看
了三十年以前的時裝式樣，非常可
笑，這在藝術上是很值得提的事
。講到法國的劇壇，一時恐怕不易
詳盡闡述，擬就上邊所列舉的各項
種類中，取其最著名的一劇，做一
個介紹。

歌劇注重的部分是音樂部分，
有所謂前奏曲，這裡面包括感情，
情緒及本劇的主旨。國家爲養成民
衆對音樂的愛好，不惜巨資而創設
好的劇院，專門演一些文學上最有
名的劇，所以如果欣賞法國戲劇
，必須到國家第一劇院，他演出的
劇本，都是最優秀的劇本。

民衆劇院，也是國營的劇院，
它在法國稱爲最大佈景最變幻的
劇院，類如山崩，大隊開發石礦，
交手仗……都能演出，所演的都是
十分富鼓勵人民冒險精神的劇本。
民間劇場有正統派和大街派，
正統派所演大抵和國營劇院相同，
所演都是大家庭裏的糾紛，社會改

革一類的事情，至於大街派所演的
都是偏重於桃色的或社會上奇怪案
件，迎合某種觀眾，所演都是使外
國人對法國社會的瞭解一類的劇，
還有一種新派，專門演新的劇本，
如托爾斯泰等的作品都有上演，也
演中國的獨佔花魁等一類的戲。

歌舞劇實際是 *Revue* 也就是雜
劇，現在的新國民讚歌，和他很接
近，如同武術，相聲……都加進
去。法國的「再見吧，巴黎，」就
是描寫巴黎民俗的一種劇本，音樂
服裝方面，都很講究。

在巴黎，各種藝術都很發達，
中國的磁器以巴黎模倣得最像，甚
至巴黎的磁器和我們的江西瓷的山
水圖畫一樣的精緻，我看見過有一
個雜劇，在開場之詩，有一間客廳
，客廳有一隻瓶，瓶上畫着一個巴
黎革命前的公子和佳人，男的是白
而寬袖的衣服，漆皮鞋，女的是穿
着很寬的裙子，有柔軟而如波浪的
頭髮，這時客廳裡的燈光一暗，大
家都注意着美人，美人越來越大，
漸漸和真人一樣的大小，燈光忽然
亮了，美人竟從瓶裡走出來，而且
跳舞，這時隱隱好像有人語嘈雜的

聲音，美人好像很慌張的又緩緩走
回到瓶裡去。

還有佈景方面，有的可以容全
身六七里長的船，有各種買賣商店
，有客廳有廚房，有游泳池，並有
碼頭上嘈雜的聲音，遠遠地看見船
越走越近，使觀眾覺得很驚異。

歌舞劇大多是以娛樂使人逃出現
實而在沉醉中享受快樂，忘掉苦
惱。這種戲的觀眾，非常多，可見
觀眾心理不應以悲哀去強迫的，但
是巴黎所演的歌舞劇，也不是使觀
衆萎靡，大多數的劇本，都是以愛
國家的故事爲主題。

有一個諷刺叫「再見吧，巴黎
！」也很有趣，這戲裏是說以先
巴黎的電話接線生多爲女性，打電
話的人，如果聲調柔和，是可以很
快的代爲接線，倘若聲音粗壯，小
姐們故意不爲代接或多方遲延，這
個劇本就諷刺着這件事。法有這樣
一句俗話是「*Voilà Voilà*」意思是放
到水裏去。這個劇本的開頭第一幕
是巴黎塞納河的佈景，這時候有一
個青年在納涼，忽然又有一個漂亮
的小姐也來在河邊，這個小姐雖然
很美，但是臉上有許多愁容，青年

